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

OBRAS ESCOGIDAS DE
V.BLASCO IBÁÑEZ

林一安 主编

茅屋

汤柏生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

OBRAS ESCOGIDAS DE
V.BLASCO IBÁÑEZ

小说以巴伦西亚农村为背景，写了两个悲剧：一个是农民巴雷特走投无路，杀死地主萨尔瓦多以致家破人亡；另一个是以比门托为代表的农民把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报复在一个和他们一样可怜的外来农民巴蒂斯特身上，酿成更大的悲剧……

ISBN 7-5313-2384-2

9 787531 323846 >

ISBN 7-5313-2384-2/I·2087

定价：12.80元

I551.44
1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林一安 主编

集

茅屋

汤柏生 译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藏书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95059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屋/〔西〕伊巴涅斯著；汤柏生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11

ISBN 7－5313－2384－2

Ⅰ. 茅… Ⅱ. ①伊…②汤… Ⅲ.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Ⅳ.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797 号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y publica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翻译出版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LA BARRACA

本书根据 Aguilar,S.A.de Ediciones,1970年版本译出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128千字　印张：6½　插页：2

印数：1—5000 册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单瑛琪　　责任校对：赵跃金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384－2/I·2087　　定价：12.80 元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中文版前言

（西班牙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

西班牙作家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最有意义的六部作品现已中译面世。我谨借此篇幅，表达我无比欣慰之情。

这位小说家是巴伦西亚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他的生平和创作，确实蕴藏着吸引中国读书界关注的丰富内涵，而这一点，也正是他的作品出版多年以来在世界上经久不衰的原因。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从事的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他写富有巴伦西亚地方色彩的小说，也写历史小说、社会抗争和革命运动小说、世界性题材小说，还写游记等等。他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勤奋工作的一生。他带领慷慨大度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以低廉的价格，把世界文坛古典和现当代优秀作品奉献给各个社会阶层。他创办了《人民报》，并以人民的名义，率先向民众传播共和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他又是一位不倦的社会活动家，周游世界，给我们写下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其中有不少篇幅是涉及中国的；他一如既往，笔走龙蛇，文情并茂。字里行间，闪现出他敏锐的观察眼光。他也曾多次当选议员，为政治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以至备尝流

亡之苦。总之，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塞万提斯之后无人可以企及的。他的作品题材丰富、篇幅浩瀚，令人感到作家鲜活真切，历历如在目前。因此，国际社会对这位举世公认的巴伦西亚作家极为器重，对作家在鼎盛时期显示出的丰富想像力、绘声绘色及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深感敬佩折服。

今天，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依然是一种莫大的乐趣。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又有多少声名显赫的作家赶潮流，趋时尚；然而曾几何时，这股浪潮就把他们冲得销声匿迹。创作了《芦苇与泥淖》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却从未被人遗忘，他的作品总是一版再版。这是作家经久不衰的充分证明，也是作家毋庸置疑的价值的体现。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位赋有多种价值的人物；也许正如曼努埃尔·巴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要把他划分到（不少所谓的文学专家就很喜欢这么划分）哪个特定的时期，定位成哪种风格的作家，是极其困难的。他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作家，但也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代表作家。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甚至像左拉或邓南遮一样，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九八年一代作家。九八年一代作家多持批判态度，希望西班牙进行深刻的改革，重获新生。他深受千百万读者的喜爱，享尽了种种风光荣耀，也遭到世界上权势人物的追逐；然而，归根结蒂，他是他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这不能不招致人们的妒忌和不解。

由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不懈努力，如今，中国读者得以欣赏作家六部极为重要的作品。《启示录四骑士》是一部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战火的长篇小说，作家浓墨重彩，描

绘了二十世纪伊始的这幅世界图景，反对德国侵略，同情协约国。《茅屋》、《被判刑的女人》以及《稻谷与马车》是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写得最精彩的三部作品，写景状物，极为真切。他对菜园和果园的观察，对巴伦西亚地方氛围的渲染更为透彻，对被盘剥的农民的同情更为真诚。《大教堂》是一部发生在托莱多的、社会意义和革命倾向极其典型的作品，而《碧血黄沙》这部小说，像作家许多其他小说一样，曾多次搬上银幕。作家运用他那支擅长丹青、烘云托月的生花妙笔，描绘了西班牙斗牛的引人入胜的场面，并将故事在异国情调中铺陈展开。

在向译者及出版社谨表祝贺之际，请允许我祝愿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六部作品不断再版，终古常青。这对于不畏旅途劳顿、风尘仆仆的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来说，是一次重游这么多年以前他所敬重并留下足迹的中国的新机遇；而对于读者而言，则是鉴赏作家超群才华的一次新的体验。最后，我相信，这次重逢将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也许，这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巴伦西亚作家的小说还会在中国开辟新的天地。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五日，北京

（林一安译）

西班牙民族魂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总序

林一安

布拉斯科其实是中国读者的老相识。这应该感谢前辈翻译家们的艰苦发掘和辛勤耕耘。上世纪二十年代伊始，这位西班牙文学巨匠的作品，就陆陆续续地从法文、英文，甚至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并引起读书界和创作界的浓厚兴趣了。四十年代曾经在我国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碧血黄沙》，就是根据布拉斯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西班牙斗牛士离奇而不幸的遭际激起了人们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拉斯科漫游神州之际，曾经积极推荐西班牙文学的鲁迅先生还特意撰文向读者热情介绍了这位当时在中国尚鲜为人知的作家；虽然，先生用的译名是作家的母姓伊巴涅斯。

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lbáñez)出生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的巴伦西亚市。父名加斯帕尔·布拉斯科，母为拉蒙娜·伊巴涅斯，家庭从商，比较保守。一八八二年，早慧的布拉斯

科·伊巴涅斯中学毕业，进大学攻读法律，接触新思想，并开始练笔，发表作品。一八八三年，离开守旧的家庭，告别故乡，只身来到马德里，为著名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冈萨雷斯任记录员，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翌年，回巴伦西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办报撰文，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一八八八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正式取得律师资格。此后，政治活动更为活跃频繁。一八九四年，创办并主编《人民报》，发表大量政论及文学作品，招致多次官方传讯、放逐。由于作家领导开展民主共和活动，声誉日增，曾连续七次当选议员，但也因思想激进，猛烈抨击旧制度，曾被捕入狱三十余次。晚年，曾环游世界，考察各国政情，还在阿根廷创办“塞万提斯”及“新巴伦西亚”庄园，以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为缺钱无地的农牧民提供维持生计的劳动场所。一九九八年三月，笔者应巴伦西亚自治区议会主席曼努埃尔·塔兰孔·范多斯先生的盛情邀请，赴巴伦西亚访问，参加一年一度盛大的法雅节即模拟人像篝火节，曾结识同样也应邀来访的一位阿根廷小姐。据她自我介绍，她就是现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庄园的主席或曰村长！可见，这位作家的想法虽然天真，然而却是认真的，因为，在布拉斯科谢世七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他的庄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有效地运行！人们是记得并尊重这位毕生替民众着想的作家的。

布拉斯科才思敏捷，满怀激情，且笔勤不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巨大财富。他写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也写学术专著、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道或游记，几乎年出一书，甚至二书。其全部著作，逾中文千万字，恐为世所

罕见。其主要作品有：以故乡巴伦西亚为背景，描绘当地风土人情，刻画底层民众苦难及世事沧桑的小说《稻谷与马车》（1894）、《五月花》（1895）、《巴伦西亚故事集》（1895）、《茅屋》（1898）、《被判刑的女人》（1900）、《橙园断情》（1900）、《芦苇与泥淖》（1902）；抨击旧制度、鞭笞教权、反映劳苦大众生活酸辛的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酿酒厂》（1905）、《游民》（1905）、《生存的意愿》（1907）、《碧血黄沙》（1908）、《死者发号施令》（1909）、《船蛸》（1914）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情协约国、谴责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小说《启示录四骑士》（1916）、《我们的海》（1918）、《妇女的仇敌》（1919）、《大家的土地》（1922）等。此外，布拉斯科尚著有散文随笔集《幻想、传说与传统》（1887）、《巴黎：一个移民的印象及西班牙革命史》（1893）、《置身艺术之国》（1896）、《旅途追忆》（1904）、《东方之旅》（1907）、《墨西哥军国主义》（1920）、《一个小说家的环球旅行》（1924—1925，三卷本）等。

由于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布拉斯科于一九〇六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年获“巴伦西亚之子”荣誉称号，一九〇九年获阿根廷文学院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〇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他的乡间别墅逝世。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家遗体由西班牙共和政府隆重遣回巴伦西亚安葬，其时民众倾城出动，参加葬礼，以寄托他们对这位有西班牙民族之魂崇高声誉的作家的哀思和怀念。

尽管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受到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在他文学创作的成熟时期，作家本人认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格，与他的“文学之父”已然毫无共同之处。从布拉斯科作品总的倾向来判断，应该说这是作家颇为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

布拉斯科的笔触的确是写实的、悲壮的、尖锐的，甚至是残酷的。他描摹巴伦西亚景色旖旎的田园风光，甚至用特写镜头让我们仔细地看到他无限深情地拍摄的芦苇、泥淖、水塘、茅屋、稻谷、橙林、鳗鱼、鲜虾乃至田鼠；他也揭露高利贷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压榨，刻画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以及他们无助而又无奈的呼唤；他渲染斗牛场上血染黄沙的惨烈，同情勇敢然而愚昧的青年铤而走险的不幸遭际；他也愤怒谴责教会的伪善与卑劣，为迷途的人们而深深惋惜；他批判资产者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又控诉旧制度的罪恶和反动……总之，布拉斯科无论写景状物，抑或叙事绘人，均能力透纸背，引人入胜。作家倾心表露了他的爱与恨。他热爱巴伦西亚的一切，热爱西班牙的一切，对祖国的壮丽河山，他无不激情满腔地讴歌赞颂；他也痛恨所有的邪恶，痛恨所有的暴行。对此，作家极尽暴露、揶揄、讥刺、挖苦之能事。布拉斯科写出了巴伦西亚乃至西班牙民众的苦难，写出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企盼，更写出了他们的灵魂。因此，不少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认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被阅读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巴伦西亚民族之魂，西班牙民族之魂。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集的所有作品，全部译自西班

牙文原文。我们的前辈翻译家鲁迅、戴望舒诸先生若地下有知，我想也会感到欣慰的。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太阳宫

致 读 者

我在我另一本书的前言中曾谈到，我是怎样在一八九五年年中，在一次反对殖民战争[①]的示威游行后，不得不逃离巴伦西亚的。那次游行由于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变成了骚动。

我被认为是这一事件的涉嫌主谋而受到军事当局的追捕。我躲了几天，更换了好几个藏身的地方，与此同时，我的朋友们在为我安排秘密搭乘一艘开往意大利的轮船。

我的那些藏身之地中，有一处是在靠近码头的一家酒店楼上。这酒店是一位共和派青年的产业，他和他母亲一起居住。

我在一间低矮的阁楼里蛰居了四天，甚至不能在临街的窗口探头看看，因为这条街上来往人很多，警察和宪警一直在城里和城郊搜寻我。

我被迫待在一间里屋，完全孤独一人。我阅读了酒店主人的全部藏书，书不多，而且读来索然乏味。后来为了解

①指当时西班牙殖民政府镇压古巴独立革命而发动的战争。

冈，我想写点东西，我只得使用主人能为我提供的少量工具：一瓶紫墨水权充墨水，一枝像小学里用的红杆钢笔，三本印了蓝色横格的信纸。

这样，我用两个下午写了一个关于巴伦西亚果菜园区的故事，我给它题名为《摩尔人式的复仇》。那是一个关于我童年时许多次看到的，在巴伦西亚郊外公墓那地方，强制荒废的农田的故事，这些农田在几年前被用做扩建城市的房基地。这故事讲述农民和产业主之间的一场斗争，斗争的起因是一起悲剧性事件，后来又酿成多次冲突和暴力事件。

我该去乘轮船的时间是一个深夜，我化装成水手，把我所有的个人用品和一小卷两面都写满字的手稿都留在了酒店。

我在意大利流浪了三个月，又回到西班牙，一个军事法庭判了我好几年监禁，我被关了一年多，受尽极为残忍严酷的故意的折磨。在给我减刑后，他们把我放逐到马德里。这无疑是为了把我置于当时政府更方便的监控之下。最后巴伦西亚的人民选举我为议员，这样由于议员的豁免权我才免受种种新的迫害。

我的竞选活动主要是在露天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一天下午，在我同海员和码头搬运工谈完话，结束了我的演讲后，我照例同成千上万的听众握手还礼的时候，在听众中我认出了那个曾经把我藏匿在他家里的年轻人。

我一定得跟他一起去酒店问候他母亲，并看看曾经作为我避难所的那间小屋。这些善良的人们一面动情地回忆起我寄寓他们家的往事，同时他们拿出我寄存的所有物品。

这样，我重又获得了《摩尔人式的复仇》这篇故事，当

天晚上，我重读了一遍，兴趣之大如同我另写了一则新的故事。我最初的意图是把它寄给马德里《自由党人报》，因为该报几乎每星期刊登一篇我撰写的故事。后来我想应该把这篇未免有点枯燥、简短的故事扩展充实改成一篇小说，于是我就写出了《茅屋》。

当时我在主编巴伦西亚的《人民报》，但这张战斗的日报境况十分拮据，由于聘请不起一位负责电讯的编辑，主编必须得工作到清晨，或者说，要工作到编辑完最后的几份电报，报纸排好版面，最后上机器开印。只有到此时，经过通宵单调的报业工作而疲惫不堪的我，才有可能从事小说家的创作工作。

在黎明浅紫的光线下，或在一轮旭日朝气勃勃的光辉下，我写出了我这部十章小说。我从来没有体力上如此疲劳又如此专注和坚毅热情地工作过。

我舍弃了原来《摩尔人式的复仇》的题名，把它用在我以后写的另一篇故事上。我觉得给这部新小说用现在的书名《茅屋》更好些。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在《人民报》上，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的那些勇敢的朋友们——《人民报》的读者们，只想到共和国的胜利，他们随时都见到近在眼前的果菜农，那些粗鄙人物之间的争斗不可能引起他们太大兴趣。

我出版界的一个朋友——弗朗西斯科·森佩雷，当时他的事业刚刚起步，还只是一个销售打折书的书商。他出了一版《茅屋》，总共印七百册，售价一比塞塔[①]，发行的成绩

①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

也不大。我相信售出不超过五百本。

我由于忙着为我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工作，并不注意我作品的出版命运。几个月之后，我收到巴荣纳中学的教授埃雷尔先生的一封信。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埃雷尔先生曾经把邓南遮[1]和其他几位意大利作家的作品译成法文，他在他祖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要求我准许他翻译《茅屋》，他解释说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了解到我的小说：有一天过节，他从巴荣纳去了圣塞瓦斯蒂安，在等火车回法国的时候，他感到闲散无聊，便走进了一家书店，随便买了本书，坐在一家咖啡店的平台上读了起来。他挑的那本书就是《茅屋》。由于读得津津有味，埃雷尔先生还差点误了火车。

由于大多数西班牙人特有的对及时复信心不在焉的态度（我姑且不把它称做别的东西），我对这位先生的来信竟没有回复。他再次给我写了信，由于我作为宣传鼓动家生活的种种事件缠身，我仍然没有复信，但是埃雷尔先生意志执著，他一再地给我写信。

“我一定得给那位法国先生回信。不能过了今天。”每天早晨我都这样对自己说。

但每每有政治性会议、外出旅行或后果麻烦的革命事件，使我不能给我未来的译者写信。最后我总算能给他简短

①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记者。十六岁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早春》（1879）。当其最著名的小说《死的胜利》（1894）问世时，他已声名卓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从法国回到意大利，投笔从戎，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成为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受到墨索里尼赏识。后隐居加尔多内—里维埃拉，写回忆录和忏悔书。

地写几句话，同意他翻译那本小说，之后我再也没有记起他。

一天早晨，马德里各报根据巴黎来电报道说，共和派议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所著小说《茅屋》的译本已经出版，取得极大成功，法国一流的评论家都褒扬这部小说。

《茅屋》一书曾经在西班牙出过一版，印刷六百册（仅售出五百册，而且大部分是在巴伦西亚销售的）。书出版后，当时的评论家只说了那么几句应酬的话，现在倏然一跃成了著名小说。优秀的记者米格尔·莫巴将《茅屋》在《自由党人报》连载发表，后来开始一再地再版，目前合法印数已高达十万册。我所以说合法是因为在美洲未经我同意这本书已经印出了许多版，继法译本之后，用欧洲所有各种语言出了其他的译本。如果加上国外众多版本，发行量肯定会超过一百万册。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在文学上一举成名和物质上得到好处的年轻人，应该思考一下这部与我的名字紧密相联的小说的经历。那些爱好评定等级的人们，一旦给某个作家定格，由于思想上的怠惰，他们再也不把他从他们给安置的位子上挪动分毫，不管我再写出任何东西，我永远是“那个杰出的《茅屋》的作者”。

《茅屋》成书出版后卖出了五百册，我的亡友森佩雷和我平分了作品结清账目后的纯利七十八比塞塔，而且还要感谢当时的印刷费用比现时低廉得多才能获利这个数目。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一九二五年于（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芒东

第一章

在清晨湛蓝的光辉下，从地中海那边显露出一幅宽阔的光幕，肥沃的平原懒洋洋地舒展开它一望无垠的身躯。

夜莺以婉转的歌声使温暖如春的秋夜倍添生气。此时连最后几只夜莺也已感到倦意，但仿佛受到黎明强烈的光线的刺激，迸发出它们最后的啼啭。从茅屋草篷顶上飞出一群群麻雀，恰似一伙被人追赶的淘气包。在这批空中小流浪汉清早的嬉戏下，树冠开始颤颤晃动。它们扑扇着羽翼的衣衫使整个天空都骚动不安。

闹腾了一夜的种种声响渐渐消歇：沟渠的潺潺流水声，芦苇丛的窃窃私语声，守夜猎犬的汪汪吠声，都慢慢消逝了。

果菜园区醒了，它的呵欠声越来越响。公鸡的喔喔啼声，从一家茅屋到另一家茅屋之间此起彼伏，互相唱和。各村子钟楼喧闹发出的钟声和远处依稀可见的巴伦西亚幢幢塔楼里响起的晨祷钟遥相呼应。厩舍里传出不协调的动物协奏曲：马的嘶鸣，羊的咩咩声，猪的哼哧声，其他牲畜醒来时发出的嘈杂声，它们感到了黎明时分充满扑鼻而来的草木馨

香的清新空气的爱抚，都想到田野里去撒欢儿。

天空饱和着阳光；所有的阴影仿佛被新开的垄沟和茂密的树叶所吞没而匿影藏形。在清晨蒙蒙的雾霭中，一排排桑树和果树，随风波浪起伏的芦苇，大片大片的菜地酷似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头巾，精耕细作的红色土地，渐渐展露出它们湿润又靓丽的轮廓。

大路小道也都生机勃勃，成排成行的黑点在游动，宛如一队队蚂蚁向城里缓缓前进。从旷野四处传来车轮的辚辚声，唱着懒散的歌曲，时时被赶牲口的吆喝声所打断，驴子这种四条腿的贱民时不时发出愤怒的叫声，好似拂晓嘹亮的号角声划破静空，又似在抗议天刚亮就压在它身上的笨重劳动。

青蛙扑通扑通跳入水渠，搅动了宁静清澈的浅红色水面，蛙声也随之消失；跟着响起了鸭子扑打翅膀的嘈杂声，它们浮在水面游动，犹如象牙的战舰仰起神话般的船首，摆动着蛇形的曲颈。

生机随着阳光弥漫整个原野，渐渐侵入茅屋和田间庄园。

各家大门打开，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葡萄架下，出现了一些白色的身影，他们展开双臂伸着懒腰，又把双手搁在脑袋后面，遥望阳光明媚的天际。牲畜栏都已敞开，向着城里放出奶牛、山羊群和拉粪肥的骨瘦如柴的马群。在遮掩着道路的层层矮小的树丛间，回响着奶牛的颈铃声和其他铃铛声，可这些悦耳的铃铛声却时时给驱赶倔强的牲畜的“吁！驾！”有力的吆喝声所打断。

在一家家茅屋的门前，去城里的人和留下来种地的人在

相互打招呼问候。

“早安，愿上帝赐福我们！”

“早安！”

在这样互致问候时，这些血管里流着摩尔人血液的人保持着固有的庄重态度，因为只有说到上帝时他们才用庄严的语调。但相互问候之后，假如过路的是个陌生人，大家就沉默不语；假如是个熟人，他们就委托他在巴伦西亚为老婆或家里捎带点小东西。

这时，天已经大亮。

夜里潮湿的田野和潺潺流水的沟渠蒸发凝成的薄薄雾霭已从天空散尽。太阳就要出来了。云雀们欣幸新的一天的到来，快乐地在浅红色的垄畦间跳来跳去。淘气的麻雀，栖息在依然关着的窗台上，啄着木棂，用它们惯于吃白食的流浪儿的尖声怪气向屋里的人喊道：“起来吧，懒虫！快下地去干活，供我们有得吃！……”

托尼，方圆左近的人都叫他比门托[①]，他的老婆佩佩塔刚回到他们的茅屋。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正是青春年华，只是由于贫血的折磨，脸色苍白，肌肉松弛，不过她依然是全果菜园区最勤劳的妇女。

天刚破晓，她已经去了趟市场。她半夜三点起床，带着托尼头天擦黑儿摘好的几箩筐蔬菜，仗着她是果菜园区土生土长，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儿沿着小道走到巴伦西亚去。她丈夫为摘这些菜，嘴里不时对他为之付出艰苦劳动的多舛的命运又发牢骚又骂骂咧咧，此时这位她为他付出高昂代价的好

①比门托（Pimentó）在巴伦西亚语中意为“小辣椒”。

丈夫还在暖烘烘的卧室里，躺在双人大床上，裹着乱成一团的毯子，发出浓浓的鼾声。

那些趸批买进蔬菜再转手卖出的菜贩子都很熟悉这个瘦小的女人。天亮之前她就赶到巴伦西亚的市场，坐在她的箩筐边，披了一条破旧的薄毯子在瑟瑟发抖。她不自觉地用羡慕的眼光凝视着那些能喝一杯热咖啡来抵御清早寒气的人们。她以驯服的牲畜般的耐心等待着主顾买菜给她钱，这笔钱是她经过复杂的计算核定用来养活托尼和支撑这个家的。

她卖掉菜之后，又朝她家茅屋急匆匆跑去，渴望尽快赶完这一小时路程。

她又投入开发她仅次于蔬菜的第二产业：卖牛奶。她牵着一头毛色金黄的母牛的缰绳，转回城里去，腋下夹了条小鞭子和为顾客盛牛奶的锡制量杯。母牛尾巴的后面紧跟着一头淘气的牛犊，如同一个多情的追随者须臾不离。

“阿黄”①，这是由于母牛一身毛色金黄而给它起的雅号。“阿黄”柔情地哞哞叫着，它虽然身上披着一块粗麻的牛披，但由于清晨寒气的侵袭，它还在瑟瑟发抖，不时用它湿湿的眼睛回顾那落在后面的茅屋和它那气氛凝重的牛栏，仍然在想念那发出芳香的稻草，陶醉在未足的睡意之中。

佩佩塔用她的鞭子赶母牛快走，时间不早了，晚了顾主们会有意见的。母牛和小牛犊正沿着阿尔博拉亚一条路路的中间嗬嗬一路小跑。这条路很低，满是泥泞，深深地印着道

① “Rocha”在巴伦西亚语中原意为“红的”，这里根据她的毛色，暂且译为“阿黄”。

道车辙。

沿着两边的高坡，络绎不绝地走着一排排香烟厂女工和缫丝女工。她们一只手臂挎着篮子，另一只手臂来回甩动着。她们都是果菜园区的闺女，正去工厂上工。她们裙子摆动的绰绰声飘洒下一片粗犷豪放的童贞。

田野上弥散着上帝的祝福。

朝阳如同一张硕大的红色圣饼，从那些遮蔽地平线的树林和房屋后面冉冉升起，从水平方向，放射出万道金色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群山和城里的钟塔楼渐渐抹上了一层玫瑰色；天空飘动的朵朵浮云也尽染红，宛如胭脂红的丝棉团；一路上的水渠和水塘恰似养殖着无数火鱼，翻腾跳跃。在各家茅屋里，响起了扫把扫地声和陶器的撞击声，以及各种各样早起收拾屋子打扫卫生的声音。

在斜坡下的水渠里，女人们弯着腰，在洗衣服，身边放着盛衣服的篮子。在田间小径上，深灰色的兔子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跳来蹦去。在金黄色的粪堆上，公鸡在它卖弄风情的嫔妃们的包围下，唱出它好吃醋的苏丹王的一声长啼：喔喔喔！眼睛充满怒火，鸡冠和肉垂因震怒涨得通红。

佩佩塔对这种天天见惯的景象无动于衷，只是继续走她的路，而且越来越快。她饥肠辘辘，两腿酸痛，由于贫血，或许是因为她月经违反自然规律，经期拖得过长，内衣已给虚汗湿透。

劳动大军像雪崩似地涌向巴伦西亚，挤满着一座座桥梁。郊区进城的工人们肩头都挂着一个带午饭的小口袋。佩佩塔赶过这些工人队伍，在消费品收税站停了下来，花掉每天都让她心痛的几个子儿，取得她的护身符，随后进入荒漠

似的无人的街道。“阿黄”颈铃发出田园情调的叮当声赋予这些街道以生气，使那些仍在睡的资产者梦见绿茵茵的草原和牧人伊甸园的风光。

这个可怜的女人的主顾们散居在全城各处。她得走遍大街小巷、如同在曲折交错的街道间穿行朝圣，在一家家紧闭的门口停下来，敲敲这家的门环，又拉几下那家的门铃，接着总还得喊出尖锐刺耳的叫卖声：“牛——奶!”很难相信，这叫声会从她可怜扁平的胸腔发出。于是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佣人，穿着拖鞋，两眼浮肿，手里拿着奶罐下来接取牛奶，或者是看门的老太婆，身上还披着原先去做早弥撒的披肩来接奶。

八点钟，佩佩塔在向她所有的主顾送完牛奶之后，来到了渔民区[①]一带。

这儿她也有生意可做，所以这个可怜的农妇大胆地走进了这些肮脏的、此时还死一般寂静的小巷。一进这些巷子，她心里总不免有些不安，她虚弱的胃本能地感到恶心。但是，她一个忠贞又病魔缠身的女人的精神善于克服这种印象，她怀着某种虚幻的高傲和一个纯洁女子的骄矜继续前进。虽然自己身体虚弱和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比别的女人高尚，想到这些她聊以自慰。

从那些门窗紧闭、四周悄然无声的房子里散发出毫不掩饰、嘈杂的淫荡生活的气息：那是一股腐烂腌肉的恶臭，混杂着酒气和汗臭。从这些门缝里，似乎透出醉鬼们在经过一夜肆意调情行乐之后，沉沉死睡中断断续续发出的粗野的呼

①巴伦西亚的一个贫民区，有许多妓院。

吸声。

佩佩塔听到有人在叫她。在一道狭小的楼梯门口，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向她招手。姑娘长得很难看，袒露着胸脯，只有那即将消逝的青春还有点魅力；她两眼湿湿的，发髻歪斜，双颊残留着昨夜涂的胭脂斑痕：活脱脱一个漫画式人物，一个蹩脚小丑。

佩佩塔这个农村妇女紧闭双唇，用嘴做出一种既骄矜又轻蔑的表情，表明她们之间泾渭分明。她这才开始去挤“阿黄”的乳房，把奶挤进姑娘给她的奶罐里，而这姑娘却一直在凝视着这村妇。

“佩佩塔！”她用一种犹豫不定的声音叫了一声，好像她没有把握确定是否就是佩佩塔。

佩佩塔抬起了头，第一次定睛看了看这小女人，同样好像疑惑不定。

“罗莎莉奥！……是你？”

没错，正是她，她伤心地点点头，表示肯定的答复。而佩佩塔立刻表现出很惊讶。她在这儿！……那么老实清白的父母的女儿！……主呀，这多丢人！……

这个妓女出于职业的习惯，她企图用玩世不恭的微笑，以一个看透生活奥秘又对一切都不信任的怀疑主义态度，来对待大惊小怪的村妇发出的惊愕。但是佩佩塔一双清澈的眸子，凝视的眼光，最终使她感到羞愧；她低下了头，好像要哭出来似的。

她并不是一个坏女孩，她曾经在工厂里做工，在一家人家当佣人，但是，最后，她的几个不堪忍受饥饿的姊姊给她做出了坏榜样，她就堕落到了那里，有时候受到亲热相待，

有时候得挨嘴巴子，直到她被糟踏至死。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了父亲、母亲，家庭就此完了。所有罪过都在那个地主，都在那个萨尔瓦多[1]老爷身上。此时他一定在十八层地狱受着火焚。啊，这个强盗！……他把好端端一个家庭弄得家破人亡！

佩佩塔忘掉了她冷漠和保留的态度，转而和姑娘一起感到愤怒。确实如此，千真万确，全是那个吝啬的守财奴的罪过。这件事全果菜区都知道。上帝呀，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可怜的巴雷特大叔是多么善良的人啊！要是他抬起头来看见他的女儿们成了这个样，那会怎么样呀！……果菜区的人都知道她们可怜的老父亲两年前就死在了休达监狱里；她们的母亲，那位不幸的老妇人在医院病床上受尽了折磨。十年中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谁曾经告诉过她和她的姊姊们，在家过惯了王后一样生活的她们竟会是那样的结局？主哟！主哟！把我们从一个坏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吧！……

罗莎莉奥从她的谈话中得到了鼓舞；和她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一起，她好像恢复了青春活力，她回忆起了过去，她原先黯淡无神的眼睛闪耀出了光彩。她们家的茅屋怎么样了？那些土地呢？依旧荒废着，真的？……这一点让她高兴；让那个恶棍萨尔瓦多老爷的两个儿子难受！让他们气死，活该！这是惟一能使她得到安慰的。她非常感谢比门托和那里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阻止了别人进去耕种法律上属于她家的

①萨尔瓦多（Salvador）西班牙语意思是“救世主”，作者给这地主起这个名是有其用意的。

土地。如果有人想霸占它，解决的办法是人所共知的……砰！就是一猎枪叫他脑袋开花！

姑娘情绪激动；她眼睛里闪烁着凶残复仇的怒火。在这个像挨惯了鞭挞的牲口般的妓女的内心，一个果菜园区的女儿在复活。自从她一生下来，就看见了挂在门背后的那支猎枪，在节日里她闻到那火药味感到十分惬意。

谈过了令人伤心的往事之后，罗莎莉奥萌生了好奇心，问起那里所有的人，最后落到佩佩塔自己身上。真可怜！看得出她并不幸福。她还年轻，但只有那对天真无邪又怯生生的少女的明亮的大眼睛还能反映她的年龄。她的身体已骨瘦如柴；她还不到三十岁，可在她嫩玉米色的黄头发中，已出现了一绺绺白发。比门托给了她什么样的生活？他还是天天那样醉醺醺的，又逃避劳动？是她自己找了他，而且不听大家的劝告嫁给了他。他也确实是个很帅的小伙子；每星期天下午，在“干杯”酒店他和全果菜园区最懒的二流子打台球的时候，大家全都怕他，服他；但是在家里肯定是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丈夫……尽管说到底，所有的男人都是一路货。这一点她很清楚！他们全都是不值得一顾的狗！姑娘呀，可怜的佩佩塔身子骨坏到什么地步了！……

穿过狭窄楼梯的空间传下来一个雌老虎惊雷般的吼叫声：

“埃莉萨！……快把牛奶拿上来，先生正等着呢。”

罗莎莉奥不禁自己笑自己。现在她叫埃莉萨，你不晓得吧？她干这一行要求她改名字，而且讲话要有安达卢西亚口音[①]。她还

①指假冒安达卢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为西班牙南方一省，据说那里的妇女很漂亮。

用乡巴佬的口气模仿那个看不见的悍妇的腔调说话。

但是她，虽然她很愉快，她得赶紧回去。她害怕楼上那些人。她要是耽误了，那个粗声吼叫的人或者等牛奶的先生会让她吃苦头。她一再叮嘱佩佩塔有机会走过那儿就上她那儿去，两人可以一起回忆果菜园区的事情，之后她就飞快上小楼去了。

“阿黄”困乏的铃铛在巴伦西亚的街道上响了一个多小时。它干瘪的乳房挤出了它最后一滴淡而无味的奶，这就是它所吃的可怜的饲料，一些卷心菜叶子和残渣的产物。最后，佩佩塔才踏上转回她家茅屋的路。

可怜的农妇带着和罗莎莉奥相遇的印象伤心地走着，沉思着。她回想着那吞没了巴雷特大叔和他全家令人恐惧的悲剧，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从那时起，这个可怜的农民的祖先曾经耕种了一百多年的田地就撂在大路的两边，任其荒废。他的茅屋，没人居住，也没有一只仁慈的手修补一下屋顶或给墙上的裂缝糊上一把泥灰，茅屋就慢慢倾塌了。

十年来不断有人走过那片废墟，竟然没有人再注意过它，就连佩佩塔自己也好久没有注意到这所旧茅屋。只有那些男孩子才对这茅屋有兴趣，他们继承了父辈的仇恨，钻进荒地上的荨麻丛，去投掷石块，弄得这座被遗弃的住房千疮百孔，砸破了关闭着的门上的木板，或者用土和土块，填没在老朽的葡萄树下打出的水井。

但是，那天上午，佩佩塔受刚才她们见面的影响，她又注意起这片废墟，甚至走在路上停下来，要更好看看。

巴雷特大叔的田地，或者更确切地依她的说法，是“犹

太人萨尔瓦多老爷和他一伙被革出教门的继承人”的田地，是在经过辛勤耕耘、前景喜人、富饶肥沃的果菜园区中一个悲惨的污点。荒废十年已使土质变硬，从被遗忘的土地的深处长出了各种寄生植物，长出了上帝为惩罚农夫而培育的各种蒺藜荆棘。一片杂乱交错、奇形怪状的矮矮的灌木林密密地覆盖在那些田地上，掀起阵阵奇异的绿色波浪，间或点缀着只有在废墟和墓地才生长绽放的神秘又罕见的花朵。

在这片小小的密林的浓阴下，各种令人作呕的虫子，似乎受到这浓阴的庇护和安全保障的鼓舞，竞相繁殖生长，甚至泛滥到了邻近的田地，其中有脊背皱皮的绿色蜥蜴，甲壳有金属光泽的硕大的屎壳郎，腿短而多毛的蜘蛛，以及溜到附近水渠里游动的蛇类。这些小东西就在那里生活，生活在这片美丽和精心呵护的沃原之中，形成了另一个世界，彼此互相吞食；尽管它们给邻近的居民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居民们还以某种恭敬的心情尊重它们，因为在果菜园区的人看来，比起埃及的七灾[①]，降在那些该诅咒的田地上的祸害也就算不了什么。

既然巴雷特大叔的田地永远不会再属于人类所有，就该由那些令人讨厌的小虫子、小动物在那里筑窝栖息，而且越多越好。

这些荒芜的田地凸显在美丽的沃原上，就像华美的绿色天鹅绒披毯上的一块油渍。在田地中央矗立着的那所茅屋，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所倒塌的茅屋，它茅草的屋顶已开膛破

①指《旧约》《出埃及记》所载上帝降在埃及的畜瘟、疮痍、雹灾等七大灾害。

肚，透过被风雨侵袭打开的裂口展露出被蛀蚀的木头屋架。

墙壁经雨水冲刷暴露出生土做的土坯，只剩下昔日粉刷时留下的些许淡淡的白色斑斑点点。大门已给老鼠啃咬得从底下破裂，一道道裂缝一直从下到上。两三扇小窗子完全敞开着，经受疾风的摧残，窗板只靠一个合叶挂住在窗框上，只要一阵猛烈的狂风，随时都会掉下来。

那片废墟使人精神上痛苦难受，压抑人们的心胸。仿佛天一黑，从这所被废弃的破房子随时会跑出几个幽灵；从屋子里面会发出有人被杀害的惨叫声；而整个一片荆棘丛犹如一块裹尸布，它底下掩盖着数百具死尸。

观看这些遗弃的田地只会产生恐怖的形象；和附近精耕细作的红色土地相对照，更凸显出阴森悲惨的景象；那些红色的土地上栽种着一行行整齐的蔬菜和树木，而秋天赋予小树的树叶淡茶色的透亮。甚至鸟雀也逃避这些死一般的田地，也许是因为害怕在荆棘丛底下蠕动的丑陋的小动物，或许是因为嗅到了倒霉的气息。

如果在那破败的茅草屋顶上还能看到什么，那就只有身披丧服色羽毛的乌鸦和老鹰在盘旋着，它们一挥动那黑色邪恶的翅膀，就使满树欢乐地瑟瑟摆动的树叶和林中淘气的啾啾啼鸣的小鸟都哑然无声，果菜园区一片寂静，仿佛方圆两三公里内连麻雀都不存在。

佩佩塔继续往前走，朝着她家白色的茅屋走去，这所茅屋就掩映在隔几块地的树丛间，但是她不得不在路边的高坎上站住，让一辆看样子从城里来的满载什物、一路颠簸的车子过去。

她瞅了一眼这车子，引起了她女性的好奇心。

那是一辆可怜的农业用车，由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一个高个儿的男人走在它旁边，帮它克服坑坑洼洼难走的路，一面嘴里吆喝着，手里鞭梢挥得噼啪响，催赶着牲口。

这人农夫打扮，但是他头上包头巾的式样，穿的灯心绒的裤子和衣服上其他各种细节表明他显然不是果菜园区人，因为本地人的装束已经渐渐染上城里情趣。他是某个远处乡村的农夫，也许是从本省腹地来的。

车上堆满各种各样家用什物，堆得像座金字塔，高出了车帮的横木条。这是一家人举家大迁移。有破烂不堪的褥子、用玉米叶乱塞的草垫子、茅草藤[①]编的小蒲团、平底锅、炉子、盘子、篮子、绿色的床边脚凳，一切都堆放在这辆又脏又破旧一副可怜相的车上，充满迫于饥饿、绝望大逃亡的味道，似乎不幸的命运一直紧紧跟随着这家庭，寸步不离。在这杂物堆上有三个相互依偎抱在一起的孩子，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在观察周围的田野，恰似第一次拜访一个国家的地质勘察队员。

一个女人和一个少女步行跟在车子后面，仿佛监视有什么东西会从车上掉下来。那少女颀长瘦弱，身材苗条，像是那女人的女儿。在这匹老马的另一边，走着一个约莫十一岁的男孩子，每当车子在难走的路段停住的时候，他便帮上一把。他脸部神情严肃，显出他已是个惯于向贫困作斗争的小伙子，而别的像他这年龄的孩子都还在玩耍嬉戏。一条脏兮

①Esparto：细茎针茅，产于西班牙、北非等地，可供编绳、制鞋、造纸等用。小说中多处出现以这种茅草藤编制的家具。

兮、喘吁吁的小狗断后。佩佩塔靠在她的母牛背上，看着他们往前走，好奇心越来越大。这些可怜的人要上哪儿去呀？

这条路是去阿尔博拉亚大路的岔道，不通往任何别的地方。再往远里走，这条路就消失了，如同被通向各家茅屋的数不清的支叉小路、田径所吞没。

但是她的好奇心却看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啊，圣母哪！这辆大车离开了大路，穿过那座用树干和土筑起的快要倒塌的小桥，走向那些该诅咒的土地，钻进了巴雷特大叔的田地，车轮压倒了人们敬畏的荆棘丛。

一家人跟在车子后面，面对如此贫穷悲惨的景象不禁大为惊讶，议论纷纷，但是他们依旧朝着被毁坏的茅屋径直走去，就像一个人具有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佩佩塔不想再看下去了。现在她真的朝她自家的茅屋奔跑过去。她一心想早点赶到家，就抛下了母牛和小牛犊，而这两头牲畜依然安闲自得地继续走它们的路，就像一个对他人的事漠不关心的人，就像是它们已经有着安全可靠的厩舍。

比门托正躺在他茅屋的一侧，懒洋洋地抽着烟，眼睛盯着放在太阳底下涂了粘鸟胶的三根小木棍。有几只鸟绕着木棍周围在盘旋。这是值得爷们儿从事的玩意。

当比门托看见他老婆神色惊异、可怜的胸脯起伏喘息着朝他跑来，他改变了一下姿势，以便她听清楚些，提醒她不要走近那些小木棍。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偷了你的母牛？”

佩佩塔，又激动又疲惫，几乎说不上两个完整的字。

巴雷特的地……一大家子人……去那儿种地，要住进那茅屋。她亲眼看见的。

比门托这个用粘鸟胶捕鸟的好手，这个好逸恶劳和让方圆左近恐惧的人，听到如此意外的消息，再也不能保持大老爷儿们那种冷漠的庄重。

“他奶奶的！”

他那笨重、肌肉发达的躯体，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再等听更多的解释，拔腿就跑了出去。

他老婆看见他穿过田野，一直跑到紧挨着那些该死的田地的一片芦苇丛。他在那里跪了下来，把身子伏在地上，就像一个进行埋伏的阿拉伯人，从芦苇之间窥探着。过了几分钟，他又跑了起来，消失在迷宫似的田间小路上。这每条小路都通向一家茅屋，通向一片田地，那里人们正弯着腰，挥动着他们的锄头，一亮一亮放出钢铁耀眼的光芒。

果菜园区仍然是一片欢乐，光辉灿烂，流水淙淙，风声飒飒，沉湎在旭日喷泻的金黄的瀑布下。

但是，在远处，回响起人们的说话声和呼唤声，消息被大声地从一块地传到另一块地，整个原野因警觉、惊奇、愤怒而颤抖，如同岁月倒转到几个世纪前，人们奔走相告：在海滩边刚刚出现了一艘阿尔及利亚的战舰，正在寻找女人，要当做货物走运①。

①几世纪前，常有些阿尔及利亚的海盗船出没，在巴伦西亚一带掳掠妇女。

第二章

收获的季节到了。巴雷特大叔欣赏着分布在他的地块上不同作物的画面，一种不能抑制的骄傲之情油然而生。瞧着高高的麦子，菜心叶片带着卷曲花边的卷心菜，横卧在地面露出绿色背脊的甜瓜，或者那些半掩在茂叶间的辣椒和西红柿，他赞美他的田地的厚爱和所有他的祖先的辛勤劳动，是他们把这地耕种得比果菜园区其他的地都好。

他的祖父、曾祖父、祖辈的血都流在这里。巴雷特家族五代人都生息在这里，耕种同一片土地，把地都翻了个个儿，用灼热的粪肥调理了土地的五脏六腑，小心翼翼地不让它生命的浆液衰减，用锄和铧犁爱抚梳理过所有那些土坷垃，没有一片泥土没有受到他家族血汗的浇灌。

这庄稼汉深深爱他的妻子，甚至对她给他连生了四个女儿而没有生下一个可以帮他干活的儿子这种荒唐事，他也都原谅她；对他的四个女儿、四个上帝的天使，他一样地爱护备至，她们就坐在茅屋门口唱着歌，缝着针线打发日子，有时也钻进地里干点活，让她们可怜的老爸稍稍休息休息，但是巴雷特大叔最大的激情，爱中之爱，还是对这些土地。在

这些土地上，他的家族单调又默默无闻地演绎了他们的家族史。

许多许多年以前，彤巴大叔，那位为阿尔博拉亚的一个肉店老板看守羊群的几乎双目失明的老人，出去闯天下，参加弗拉伊莱游击队，向着法国人发射弩炮[①]。在那年代，这些土地是属于圣米格尔教会的。那些教士们是一些和善的先生，长得胖胖的，面色红润，说话风趣，他们显得并不急于收地租，只要在下午他们出来走过茅屋的时候，巴特雷的祖母殷勤招待一下，他们就满足了。巴特雷的祖母当时是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用深杯的巧克力和果树上最早成熟的水果来款待他们。更早更早以前，所有那片土地的主人是位大人物，他临死的时候把他的罪孽和不动产都交付给了教会；现在，唉！这些产业都归属于萨尔瓦多老爷，一个巴伦西亚的小老头，那是巴雷特大叔的灾星，甚至连做梦也梦见他。

这个可怜的庄稼汉把他的种种痛苦都瞒着他自己家人。他是一个有勇气又品行端正的人。如果说星期天他也到周围邻里聚会的“干杯”酒店去消磨一会儿的话，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人家打台球赌钱，或者听到比门托和其他果菜园区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不合时宜和粗鲁的话，憨厚地付之一笑罢了，但他从来不走近柜台去掏钱买一杯酒。他腰带上的钱包总是紧紧地拴在肚皮上，要是有时喝上一口，那总是某个赢钱的主儿东，请所有在场的人喝酒。

他的痛苦他都藏而不露，人们只见他笑眯眯，老老实

①指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军队侵入西班牙时，西班牙人民组织游击队进行抵抗的历史事件。

实，平平静静，一顶蓝色的帽子压到了耳朵边，这证明他外号起得好[①]。

他干活干到两头黑，当整个果菜园区还在沉睡的时候，他已经在地里，借着凌晨依稀的亮光，在侍弄他的地，但他越来越确信，他种不动这些地了。活儿太多了，而他就一个人。要是哪怕有一个儿子该多好！他找过帮手，雇几个人，可是这些人干活少，还偷他东西；他撞见他们日上三竿还在马厩里睡懒觉，最后就把他们辞了。

由于受崇敬祖先的思想影响，他宁肯在他的土地上累死也不愿意把一部分地转租给别人种。可他实在拼命也不能把全部地种下来了，只能让他肥沃的土地一半休耕不生产，力求种好另一半地，来养活他一家人和给地主交租。

这种拼命努力是为应付日常生活需要，在跟自己虚弱的身体进行无声的、绝望的又顽强的斗争。

他别无所求，只希望他的女儿们对他的种种烦恼忧虑一无所知，希望在家里没有人意识到老父亲的困境和悲伤；别去扰乱这所住房里四个挨肩儿的姊妹从早到晚不断的笑声和歌声所营造的神圣的欢乐。她们已经开始惹起果菜园区小伙子们的注意，她们披着新的鲜艳的丝头巾，穿着细心熨好、窸窣作响的裙子，出席各个村子的节日活动，或者清早醒来，光着脚，穿着衬衫，走到窗口，透过窗缝去观看谁在那儿唱“黎明颂”、谁在那里弹吉他向她们献殷勤，而这期间可怜的巴雷特大叔为着勉强平衡他的预算，不得不从他的父亲铢积寸累攒下的一小把黄金中，拿出一盎司又一盎司，来

①巴雷特（Barret），巴伦西亚语，意为“小帽子”。

堵住萨尔瓦多老爷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吝啬鬼的嘴，但他还不满足于压榨巴雷特大叔，常常叨叨现时日子多么不好过，税收让人震惊地一个劲儿增加，必须提高租金。

再没有比巴雷特碰到的主人更坏的了。他在全果菜园区臭名远扬，因为在这一带很少有一块地段没有他的地。每天下午，裹在一件一直穿到春天的破旧的斗篷里带着一张乞丐似的肮脏的面孔，穿过一条条小道去看访他的佃户们，身后总招来人们敌意的指责。他有着吝啬鬼那种渴望每时每刻守着他的产业的顽固性，以及高利贷者对处理不完的欠账扭住不放的劲头。

果菜园区的狗老远看见他就汪汪狂吠，仿佛见到死神在走近来；孩子们愠怒地对着他瞪眼；男人们都躲起来免得痛苦地向他请求原谅；女人们则从茅屋出来走到门口，眼睛看着他，嘴上准备好假话来求情，请求萨尔瓦多老爷耐心等一等，用她们的眼泪回答老爷的怒吼和威胁。

比门托作为一个勇敢分子，他关心四邻八舍的不幸，是果菜园区的游侠骑士，咬牙切齿地说要狠狠揍他一顿，然后把他扔进水渠里凉快凉快，但是吝啬鬼的受害者们自己却都劝阻比门托，说萨尔瓦多老爷多么了不起，他天天上午都去法院，他又有一些很有权势的朋友。同这样的人打交道，穷人总是吃亏。

在萨尔瓦多老爷所有的佃户中，巴雷特是最好的；尽管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他从没有欠老爷一分一毫。这老家伙把巴雷特树为所有其他承租人学习的榜样，而对待巴雷特则极尽其残酷压迫的能事，这老实的庄稼汉越是逆来顺受，这老家伙就越是苛刻要求，同时他又感到很高兴，能找到这样

一个人，使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充分满足其压迫和掠夺的本性。

最后，他还是提高了地租，尽管巴雷特表示抗议，甚至痛哭追述他家族世世代代做出的功劳，他们在这些田地上付出了血汗和生命，才使这些土地成为全果菜园区最好的田地，但是萨尔瓦多老爷坚定不移，寸步不让。是最好的地吗？那么就应该交得更多。

巴雷特还是付了提高了的租金。他宁愿流尽他的血，也不愿放弃这些慢慢耗尽着他生命的土地。

他已经没有钱可以摆脱困境，他只拥有地里出产的东西。他完全一个人孤军奋斗，对自己的处境瞒着不让家里人知道，在他妻子和女儿面前，他还得装着微笑；她们劝他不要那么拼命，但是可怜的巴雷特以最大的蛮劲疯狂地投入工作。

他废寝忘食。他总觉得他种的蔬菜没有邻居家的长得快，他想把所有的土地都让他一个人种下；就在夜里，他也要摸索着干活；哪怕只有一小片下雹子的云朵，也会使他惶恐不安，惊惧万状；他这么个如此善良、如此老实的人，甚至会趁毗邻的农家不注意，偷偷用他们一部分灌溉用水。

如果说他家里人都瞎了眼似的茫然一无所知，可是茅屋邻近居住的人家却很清楚猜到了巴雷特的境遇，大家同情怜悯他的逆来顺受。他是个和善温顺的人，不会板起面孔违抗那个可恶的贪心不足的老财迷，而这个吝啬鬼却慢慢悠悠地吸吮着他的血，一直到把他完全吞噬掉。

事实就是如此。这个可怜的农民，发了疯似的狂热劳动压弯了他的腰，弓背曲腰像个八旬老翁，全身只剩下一把骨

头，两眼深陷。那顶正切合他绰号的别具特色的帽子已经不仅落到他的耳边，而且趁着他日见消瘦，一直往下落到了肩上，恰似套在行将熄灭的生命上的凄怆的熄烛罩[①]。

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是，这种无法支撑的过度劳动也只够他付给那个贪得无厌的吃人魔鬼一半地租，他疯狂工作的后果很快就见分晓，巴雷特大叔那匹瘦马，在大叔拼命的努力中一起跟他吃苦的牲口给日以继夜的劳动累垮了。它要拉着满载蔬菜的车上巴伦西亚市场，紧跟着，没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出出汗，又得套上犁种地。它不曾丝毫有意违抗它可怜的主人，最终决心死了。

可怜的庄稼汉真认为自己是无可挽回地完了！他绝望地瞧着他那些已经无力再耕种的田地，瞧着那些一畦畦新鲜的蔬菜，城里人不关痛痒地消费这些蔬菜，根本不会想到为生产这些蔬菜一个可怜人在同土地和贫困持续不断的搏斗中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

但是，上苍是从来不抛弃穷人的，它通过萨尔瓦多老爷的嘴对他讲，上帝许多次使祸变成福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让人讨厌的奸诈之徒，这个贪婪的高利贷者，当知道了巴雷特的不幸之后，以父亲般的和令人感动的仁慈给他提供援助。他需要点什么去另外买头牲口？五十杜罗[②]够吗？他就是来帮助他的，以此证明仇恨他，说他坏话的人是

①欧洲教堂里有一种熄烛罩，有一根长柄，顶端是一个铁制尖帽，套在蜡烛上，火即熄灭。

②杜罗，西班牙银币名，一杜罗合五比塞塔。

多么不公正。

他借钱给巴雷特，只有一点小小的要求——生意总归是生意——要求在一张纸的底下签押，纸上讲到利息、复利、债务的责任，关于这后一项列举了家具、农具，一切这个庄稼汉在他茅屋里所有的东西，包括畜栏里的大小牲畜。

巴雷特拥有了一匹年轻健壮的新马，他深受鼓舞，以更大的积极性重又投入劳动，在那些土地上没命地干，可是随着他体力日渐衰弱，他种的土地好像在逐渐生长，变成一块红色的裹尸布把他包裹起来。

他地里的收获大部分给一家人吃掉了，剩下的拿到巴伦西亚市场上出卖，所得的几个钱也各处打点花掉了，永远也凑不够必要的数目去满足萨尔瓦多老爷的贪欲，让他无话可说。

巴雷特大叔想还清债又还不了这忡忡忧心，终于在他身上激起了某种叛逆的本能，在他笨拙的思想中产生了模糊杂乱的求正义的念头：为什么这些田地不是他的？他所有的祖辈都把生命留在了这些土地上，这些地是用他家族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要不是由于他们，要不是由于巴雷特家族拼命卖力，这些地就会像海滩一样荒芜，但他的主人，那个没有心肝的老家伙，尽管不会拿锄头，一辈子也不曾为劳动弯过一回腰，现在却来向他勒紧枷锁，用几张字据要他死。基督呀！人世间的事是怎么安排的呀！

但是这种种叛逆的念头只是昙花一现；他很快又恢复到农民逆来顺受的性格和对产权传统的和到了迷信地步的崇敬。应该劳动，做一个诚实忠厚的人。

这个可怜的人，认为不付地租是最不体面的事，重又干

他的农活，但越干越疲惫，越衰弱乏力，从内心感到他的精力在慢慢崩溃，相信自己不能长此奋斗下去了，但是当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放弃他祖辈的巴掌大一块土地的时候，他感到义愤填膺。

圣诞节要付半年地租，但他只能给萨尔瓦多老爷交一小部分。又到了圣胡安节[①]，但他连一分钱也交不出。他老婆在生病，为付医药费他已经卖掉了结婚时她的嫁妆——一对令人肃然起敬的耳坠和珍珠项链，这也是全家的财宝，为了这些传家宝将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常常在四个女儿之间引起争论。

那个老财迷寸步不让。不行，巴雷特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作为一个好人（尽管大家不信他），他不能同意一个农民奋不顾身地耕种超过他力量的土地。他不会容许这样下去的；这是良心问题。由于有人曾经建议他重新出租，他就通知了巴雷特尽早放弃这些田地。对此他也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他自己也一样穷呀！因此，他还提醒巴雷特他曾经主动借钱给他买那匹小马，这笔钱加上利息累计一共是……

这个可怜的农民接到让他离开这些土地的命令时，恐慌得不知所措，他原先竟然没有注意到他欠的债加上可观的利息已高达几千雷亚尔[②]他身体的虚弱，多年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苦斗造成的内耗突然间都表现了出来。

这个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汉子竟然像个小孩一样抽噎起

①每年六月二十四日为圣胡安节，是瓜果成熟、庄稼收获的季节。

②雷亚尔：旧时西班牙通用的银质辅币，一雷亚尔等于四分之一比塞塔。

来。他所有高傲的意气，他的摩尔人的庄严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跪倒在这小老头面前，求他不要抛弃他。他是把他当做自己的身生父亲那样看待的。

但是，可怜的巴雷特认了个好父亲！萨尔瓦多老爷并没有丝毫松动。他表示很遗憾，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也一样穷；他必须设法养活他的子女……他接着说些虚情假意的话来掩饰他的残酷。

这老农已经不耐烦再求情了。他好多次去瓦伦西亚他主人家，跟他谈到自己祖先的功劳，谈他自己对这些土地拥有道义上的权利，求主人耐心等一等，宽限一下，他抱着痴迷的希望，保证说租他会交的。最后，这吝啬鬼终于给他吃闭门羹。

绝望却使巴雷特获得了新生。他恢复了果菜园区农家子弟的气概，当他相信他在理时，他变得高傲、刚强，难以驾驭。主人不愿意听他的话吗？拒绝给他一点希望吗？……那好吧，他就在他家里等着；如果哪个家伙想要什么东西，就让他去找他好了。看有哪个好样的，能把他从他的茅屋撵出去！

他还是继续在地里干活，但他心存疑虑，总是用忧心忡忡的目光注视附近路上走过什么陌生人，就像一个防范随时会受到一帮强盗袭击的人那样。

他们传他上法庭，他不出庭。他早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就是利用人们之间的是非纠纷坑害好人。如果他们要强抢，就让他们上这儿来，上地里来找他。这些田地是他身上的一块块肉，他将像保卫他身上的肉一样捍卫这些土地。

有一天，他接到通知，下午法院将审判他，把他从这些

土地上驱逐出去，而且查封他茅屋里所有的一切财物，用来清偿他欠下的债务。当天晚上，他就不能在茅屋里睡觉。

这对可怜的巴雷特大叔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他不相信地置之一笑。他认为对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对那些从来不交地租的人来说，这也许可能；可是他，一向从不拖欠，在此地土生土长，只不过欠了一年地租……怎么可能呢！难道他生活在野蛮人中间，没有一点慈悲心，也不信宗教?!

但是那天下午，当他看见路上走来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先生，就像几只不祥的恶鸟翅膀一样的胳膊下夹着些卷纸，这时他不怀疑了。那是他的敌人，要来掠夺他。

他感到身体里有一股盲目的勇气，就像一个摩尔商人，可以忍受一切侮辱，可当有人来侵犯他的财产时，他会气得发疯。巴雷特立刻跑进他的茅屋，一把抓住挂在门背后那支始终装满弹药的旧猎枪，跑到门前葡萄架下，把枪举起贴着脸瞄准着，准备给第一个把脚踏进他田地的披着法律外衣的强盗吃两颗子弹。

他那在病中的老婆和四个女儿跟着奔跑出来，发了疯似的叫喊着，抱住他，用双手拽住枪管，竭力想夺下他手中的猎枪。这一群人呼天抢地地大叫大嚷，扭成一团，在葡萄架一个又一个柱子间争夺着，抗争着，使得邻近茅屋里的人开始纷纷走出家门，怀着焦急不安和生活在人烟稀少地方的人们休戚相关的心情，蜂拥奔跑过来。

结果比门托把那支猎枪夺到了手，并且小心地把枪带回了他家。巴雷特跟在他后面紧追，但是被几个年轻小伙子有力的手臂抱住、拽着，他竭力要追上比门托，向这个阻止他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蛮汉发泄他的满腔愤怒。

“比门托……你这个强盗……还我猎枪！……”

但是这个勇敢分子却慈祥地微笑着，他对自己跟这个狂怒的老人表现出谨慎和长者风度感到很满意；就这样他把巴雷特一直引到他的茅屋，在屋里他和朋友们看守着巴雷特，劝他不要犯傻。你得多加小心，巴雷特大叔！那些人是搞司法的，穷人一沾上官司准吃亏。冷静点，长点坏心眼，事情才好办。

与此同时，那几只黑黑的恶鸟在巴雷特的茅屋里写着一张又一张的纸片，冷漠无情地翻腾着家具和衣服，甚至连马厩和鸡圈也造册登记，而巴雷特的妻子和女儿们在绝望地呻吟啜泣，一群人拥挤在门口，惊愕恐惧地注意着查封的各个细节，设法劝慰这可怜的母亲和女儿，悄悄地咒骂那个犹太人萨尔瓦多老爷以及那帮甘愿听命于这么一条狗的家伙。

到了傍晚，巴雷特情绪颓丧，在经历了狂怒的危机之后，他看了看脚边的几小包衣服，听见了一只装着他农具的口袋发出的金属的响声，仿佛陷入了梦游状态。

“爸！……爸！”几个可怕的声音抽噎着呼唤。

那是他女儿的呼叫，她们投在他的怀抱里；在她们后面，是他可怜的生病的妻子，她发着高烧，浑身在颤抖；所有周围的邻人，给这悲剧吓坏了，他们拥进了比门托茅屋，从屋里面一直到昏暗的大门外面，挤满了人。

巴雷特一家已经被永远撵出了他们的茅屋，那些穿黑衣服的人给茅屋上了锁，把钥匙也带走了，只给他们留下掷在地上的几包东西：旧衣服和农具，这些是惟一允许他们从他们家拿出来的东西。

说话声时时因为呜咽而哽塞，父亲和女儿们又相互抱成

一团。佩佩塔，茅屋的女主人和其他几个女人一起在哭，不停地咒骂那个贪婪的老头儿，直到比门托及时进行干预才停止。

有的是时间去谈论发生过的事；现在大家吃晚饭。真活见鬼！不值得为一个贪婪的家伙那么唉声叹气哭哭啼啼！要是他看到了这情况，他那副坏心肠不知该有多高兴！果菜园区的人都是好人；大家都爱护巴雷特大叔一家人，就是只剩一片面包，大伙儿也和他家分了吃。

这个破产农民的老婆和女儿同几个女乡亲走了，上她们的茅屋去过夜。巴雷特大叔留在这里，比门托看护着他。

两个男人坐在茅草藤编制的小凳子上，在油灯下一支接一支抽着烟，一直待到夜里十点钟。

这位可怜的老人好像疯了。面对现在显得是老好人的勇敢分子比门托的种种考虑，他只是干巴巴用一个字来回答，是或者不，要是他开口说话，也就是始终重复那句话：

“比门托……把猎枪还我！”

比门托则略带惊讶地微笑着。这小老头，全果菜园区过去都把他看做是个憨厚的人，现在突然间变得如此凶猛使他吃惊，把猎枪还给他！马上还给他！从他两道眉毛间鼓起的眉心可以清楚地猜出他决心要消灭那个让他破产的肇事者。

巴雷特对这小伙子越来越生气，甚至因为他拒绝把他的武器还他就骂他强盗。他没有朋友；他们都是些忘恩负义的的人，和贪婪的萨尔瓦多老爷是一路货。他不想睡在那里，他会在那里憋死的。他在他的工具口袋里翻找，拣出了一把镰刀，把它插在腰带上，就从这所屋子跑了出去，而比门托也没有想阻拦他。

在这时候，老人不可能做出什么坏事来。他要愿意，就让他露天睡去。于是这个勇敢分子就关上了茅屋门，自管上床睡觉了。

巴雷特大叔径直朝他的田地走去，如同一条丧家之犬，开始围绕茅屋来回转悠。

茅屋给封上了！永远封上了！那些墙是他祖父砌起来的，他自己年年都粉刷修理，即便在昏暗中也清晰地显示出三个月前他的闺女们新粉刷过，一片皎洁雪白。

鸡舍、马厩、猪圈那是他父亲盖的；那么高耸，那么苗条秀丽，两端各安一个小十字架的茅屋顶，是他自己重新修的，换掉了那个四处漏雨的旧屋顶。

他自己亲手做的东西还有井栏、葡萄架的柱子、周圈的篱笆墙以及篱笆顶端石竹花和紫茉莉的花卉冠饰，而所有一切都将成为别人的财产，难道是因为本该如此？是因为人们就喜欢如此？

他从他腰带包里寻找点烟用的火柴。他想点着这屋顶的茅草，让魔鬼把一切的一切都带走！无论如何，这是他的东西，这一点上帝知道得很清楚，与其眼看自己的庄园落到贼人手中，不如自己先把它毁掉。

但是，正当他要放火烧他的老屋的刹那间，他突然有一种恐怖感，仿佛他所有祖先的尸体都出现在他面前，他赶紧把火柴扔在了地上。

进行破坏的渴望继续在他头脑中翻腾呐喊，为了满足这种欲望，他手中拿着镰刀走进了那些他曾经付出辛苦的田地。

这些没良心的土地，他种种不幸遭遇的根子，现在让它

们得到应得惩罚！

摧毁活动进行了整整几个小时。他用脚踩倒了爬满柔嫩的豆角和豌豆等绿色攀援茎的竹架子；在疯狂的镰刀下蚕豆散乱地倒下了；一排排莴苣和卷心菜在锋利的钢刀的砍击下，就像被砍下的脑袋滚到了远处，周围撒播着它们头发般的叶子……谁也别坐享他的劳动成果！他砍着，发疯似地用脚践踏，大声发誓，咆哮着诅咒毒骂，这样一直干到快天亮；直到最后，劳累困乏平息了他的怒火，他扑倒在一畦地里像一个小孩那样痛哭起来，他想到往后大地将是他终生的床铺，他惟一的职业将是沿街乞讨。

旭日最初的光芒刺灼他的眼睛，一群小鸟享用他昨夜破坏留下的残余，美餐一顿，在他头边跳来跳去，欢快地叽叽喳喳叫着，这才使他醒来。

他站了起来，劳累和潮湿使他感到周身麻木。比门托和他老婆在老远的地方喊他，邀他去吃点东西。巴雷特却轻蔑地回答他们说："强盗！扣下了人家的猎枪还这样！"他随即沿着去巴伦西亚的大路走去，可是冷得全身发抖，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上哪儿去。

他经过"干杯"酒店门前，就走了进去。附近的几个赶大车的和他搭话打招呼，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邀请他喝一口，他赶忙接受了。他正想要吃点东西来抵御钻进他骨头的寒冷。一向那么节制自己的他，竟喝了一口又一口，喝下了两碗白酒，这两碗白酒就像烈焰的火苗一样落进了他空乏无力的肚子。

他满脸通红，随后又变得像死尸一样苍白，两眼布满了血丝。他向同情他的车夫们表示感谢和信任；他似乎成了一

个幸福的人，称他们为我的孩子们，向他们保证他不会为这点小事忧虑。他并没有完全丢光。他还有家中最美好的东西：他祖父传下的镰刀，那是一件珍宝，哪怕用五十法内加[①]土地他也不肯交换。

他从腰带上拔出这把纯钢锃亮的弯弯的镰刀：一件精心锻造、刀口极薄的农具。据巴雷特自己讲，它可以在空中把一片卷烟纸劈断。

车把式们付了账，吆喝着他们的牲口，在往城里去的大道上渐渐远去，一路上回响起车轮的吱嘎声。

老人在酒店里继续逗留了一个多小时，独自一个人自言自语，可以发现他头脑不正常；直到店主看透了他的精神状态，投来严厉的眼光让他感到不舒服，他模模糊糊有一种羞辱的感觉，他这就连招呼也不打，步履踉跄地走了出去。

他不能从记忆中摆脱一个执拗的回忆。他闭上眼睛就看到离这里一个多小时路程，位于贝尼马克莱和大海之间的一大片橙园。为了自己的事儿他上那儿去过好多回，现在他就向着那地方走去，看看魔鬼会不会那么好，发善心让他碰上他的主人，因为只有很少的日子那老家伙才不去视察，他总是用贪婪的目光，如同清点树上的橙子那样，一棵一棵察看那些秀美的果树。

他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因为一路上他的两条腿不稳，走路摇摇晃晃，好多次他不得不停下来稳定他的身子。

白酒早已在支配着他。他不知道为什么目的远离他家里

①法内加（fanega）：面积单位，各地不等，在西班牙一些地方，一法内加约等于六千六百平方米。

人生活的果菜园区跑到这里来，末了他跌倒在路边一块大麻地里。不一会儿，醉汉痛苦的鼾声在绿色挺直的大麻丛之间回响。

他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他感到头脑沉重，肚子空乏无力，耳朵嗡嗡直响，嘴里黏糊糊的，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他在这儿，在这贪婪的吝啬鬼的园子附近干什么？怎么会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他忠厚老实的本性使他对这种卑劣行为感到羞愧，他想站起来逃跑。那把横插在腰带上的镰刀压着他腹部，使他打了个寒战。

当他坐起来，把头探出大麻丛，看见在大路的拐弯地方有一个小老头，裹在一件斗篷里，在慢慢腾腾地走着。

巴雷特感到他全身的血液一下都涌上脑门，他又出现了醉态，他站起来，抽出镰刀……谁还说魔鬼不好。那个仇人，他打从前天就想见到的那个人就在眼前。

这个高利贷老头儿出门前曾经十分犹豫。巴雷特大叔的事让他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事情刚发生不久，而且果菜园区是叛逆性很强的。但是，他虽然感到恐惧，忧心忡忡，却更担心人们会趁他不在橙园的机会干什么坏事，又想到这庄园离被查封的茅屋隔得很远，于是他便出门上了路。

现在已经能看到他的橙园，他对早先的担心感到好笑，但就在这时，他看见从大麻地里跳出来的正是巴雷特，他觉得那是个巨大的魔鬼，红红的脸，张开着双臂把他逼到和大路平行的水渠的岸边使他无处可逃。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上下牙直打战，脸色发青，斗篷掉落了，露出一件旧外套和围在脖子上脏兮兮的围巾。他是如此惊恐和惶惑，甚至和巴雷特用卡斯蒂利亚语[1]说话。

“巴雷特！我的孩子！”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全是开个玩笑，你别理会它。昨天的事无非是为了小小地吓你一下，没别的意思。你可以继续种你的地……你明天上我家来一趟，我们再聊聊。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付我钱。”

他把身子蜷缩起来，避免巴雷特大叔接近他，他试图溜掉，逃避那可怕的镰刀。一道阳光照在镰刀上，映出蔚蓝的天空，寒光闪闪。然而他的背后就是水渠，没有活动的余地，他尽量把身子往后仰，用痉挛的双手来掩护自己。

这庄稼汉像一只瞿狗那样狞笑着，露出一排尖锐的白牙。

“骗子！骗子！”他用一种近乎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他忽而左忽而右挥动着他的农具，避开那双绝望中护在前面的瘦骨嶙峋的手，寻找一处可以杀伤对方的地方。

“可是巴雷特！我的孩子！这是干什么？放下这武器……别玩弄那东西！你是个老实人，想想你的女儿。我跟你再说一遍，那无非是开个玩笑。你明天来，我给你钢……啊唷！”

这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是受了伤的牲畜的一声惨号。镰刀讨厌阻挡它的东西，一下就砍断了一只痉挛的手，剩下一些筋腱皮肉还牵挂着，血从那只鲜红的手腕猛烈地喷射出来，溅洒到巴雷特身上，弄得他一脸热血，不禁怒吼起来。

这老家伙的两条腿摇摇晃晃站立不稳；可在他还没有倒

①卡斯蒂利亚语是西班牙的国语；巴伦西亚有自己的语言，当地人一般都用巴伦西亚语交谈。

在地上之前，那镰刀对着他的脖子从横里削过去……喀嚓！连同纠缠在脖子上的围巾一起砍断，切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差一点让他身首分离。

萨尔瓦多老爷栽倒进水渠里，他的两条腿还挂在水渠的斜坡上，像被宰的牲口临死蹬腿那样还在凄惨地乱踢。这时，那陷进泥浆里的脑袋，从那深深的伤口喷涌出鲜血，渠水被染红了，随着徐缓恬静的水流往下走去，发出潺潺的欢唱声，给庄严静穆的下午增添愉悦。

巴雷特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矗立在斜坡上。这个老贼竟有这么多血！把水渠都染红了，好像水量也增大了。突然，这个庄稼汉为恐惧所慑服，赶快跑了起来，犹如害怕这一渠血水会泛滥起来把他淹死。

天黑前，这消息就像轰响的炮声四处传开，震撼了整个原野，你们可曾见过人们故作姿态又暗暗高兴来欢迎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的死亡？果菜园区就是这样哀悼萨尔瓦多老爷的去世。大家都猜到这是出于巴雷特大叔之手，但谁也不说。所有的茅屋都愿打开大门为他提供最隐蔽的藏身之地，甚至妇女们也会愿意让他藏在她们的裙子底下。

但是他这个凶手却像个疯子一样在果菜园区游荡，躲开人群，有时躺在斜坡后面，有时隐伏在小桥底下，有时为狗吠声惊吓，穿越田野逃跑，直到第二天，宪警出乎意外地发现他正在一个草堆里酣睡，把他抓住了。

有六个月的时间，果菜园区只谈论巴雷特大叔的事。

每个星期天，男男女女就像朝圣一样，络绎不绝地上巴伦西亚监狱去隔着铁窗看望这个可怜的“解放者”。他越来越消瘦干瘪，两眼深陷，目光游移不安。

到了开庭审理的日子，他被判处死刑。

消息深深震动了这片原野；神甫和村长们都行动起来，争取避免这种丢人的事……一个本乡本土的人要上断头台，该多丢人！由于巴雷特一贯是个听话的人，选举时他都根据权贵的命令投票，从不违反领导的旨意，于是人们多次上马德里去，设法挽救他的性命，结果赦免令终于及时下达。

这庄稼汉出狱的时候已经干枯得成了一具木乃伊；他被送到休达去服苦役，不几年就死在那里。

他的家庭破碎了；就像一把草灰在风中被吹散，消失了。

他的女儿，一个跟一个离开了那些曾经收留她们的人家，到巴伦西亚去当女佣人挣口饭吃；那个可怜的老婆子，不忍心她的种种疾病麻烦人，就去了医院，不久也死了。

果菜园区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很容易忘记别人的不幸，几乎不再想起巴雷特大叔的令人恐惧的悲剧，即使偶尔提起，也只是问问他的女儿们怎么样了。

但是谁都没有忘记那些田地和那所茅屋，这些地和茅屋仍然保持着司法当局把不幸的佃户撵走当天的老样子。

这是全果菜园区的一项默契，一种本能的密谋，在它的策划过程中几乎没有经过一言半语的商议，但是，甚至树木们和道路们似乎也参与了合谋。

在发生这场灾难的当天，比门托曾经这么说："咱们瞧着，看有哪个家伙胆敢踏进那片土地！"

果菜园区所有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似乎用彼此心照的目光回答说："对，咱们瞧着！"

于是从巴雷特大叔头天夜里曾经用脚践踏过和用镰刀乱

砍弄得遍体鳞伤的该死土地里，开始长出寄生蔓草和蒺藜，仿佛预感到由于它的罪过，他将死在服苦役中。

萨尔瓦多老爷的两儿子，是和他老子一样的贪婪为富不仁之徒，他们自认为他们之所以会陷入贫困，就因为那一块地没有出产。

住在另外一个果菜园区的一个农民，他自以为是条好汉，但从来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他受到低廉地租的诱惑，竟然勉为其难地答应租种这些令大家畏惧的土地。

他去种地时肩上扛着猎枪；他和他的雇工对于乡亲们不和他们来往，让他们处于孤立的境地觉得可笑；所有的茅屋都闭门拒绝他们；人们远远地以敌视的眼光注视着他们。

这个农民警惕性很高，他预感到有埋伏；但是他的谨慎小心毫无用处，因为有一天下午，在他还没有开垦完他的这些新田地，当他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有人向他开了两枪，而他却没有看见那个打枪的人，但一把霰弹从他耳朵边掠过，他奇迹般幸免于难。

在各条路上都不见有任何人，连新的脚印都看不到。打枪的是埋伏在芦苇丛的后面，从某条水渠向他开的枪。

像这样的敌人，是无法跟他们斗的。于是这条好汉，就在当天晚上把茅屋的钥匙交还给了他的主人们。

应该听听萨尔瓦多的儿子们是怎么说的。难道没有政府管理，财产就没有安全保障，毫无办法？毫无疑问，这次袭击是比门托干的，就是他在阻挠不让这些田地得到耕种，于是宪警就抓了果菜园的这个吹牛大王，把他投入监狱。

可是到了开庭宣判的时候，全区人在法官面前游行示威，他们肯定比门托是无辜的，而且从那些奸诈的乡巴佬嘴

里掏不出一句自相矛盾的话。

大家众口一词，甚至连从未离开过她们的茅屋体弱多病的老太太也宣称，那天，就在响起三声枪声的时候，比门托正在阿尔博拉亚的一家酒店里和他的朋友们在开怀畅饮。

对于这些样子愚蠢、目光纯真无邪、说起谎来用手挠后脑勺又镇静泰然的人，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比门托被释放了，所有的茅屋，家家户户为这胜利满意地舒了一口气。

从此验证：往后大家都明白谁要种那些地就得丧命。

不过那些贪心的主人并不因此退缩让步，他们要自己来种那块地，他们在那些生活困苦又俯首帖耳的人中间找打短工的。这些人迫于饥饿和贫穷，身上还带着难闻的粗羊毛味道，从本省最边远的地方，甚至从阿拉贡边界山区下来寻找工作。

在果菜园区，人们同情那些可怜的“粗羊毛人”①，多么不幸的人！他们打工是为了挣一天工钱。他们何罪之有？到晚上，当他们扛起锄头收工的时候，不乏好心人从“干杯”酒店门口招呼他们，邀他们进去，请他们喝两口，然后带着愁眉不展的脸，用父辈慈祥的语气在他们耳边说些什么，如同大人劝告一个孩子要避免危险。这结果是，第二天，这些驯顺的“粗羊毛人”不再下地干活，而是集体来到那些土地的主人面前。

“东家，我们来是想请你给我们结账算工钱。”

这两个老光棍看到自己的贪心受到侵害不禁怒火中烧，

①指阿拉贡地区和巴伦西亚山区的人。那里的羊叫 churro，毛较粗硬，当地人穿着这种羊毛织的衣物。

但是他们摆出的种种道理都不管用。

“东家，”他们全体一致回答说，“我们是穷人；不过，我们的命不是从草堆后面轻易捡来的。”

他们不仅自己放弃了这工作，而且还提醒他们所有的同乡人要像躲避魔鬼一样避免在巴雷特的地里打工挣钱。

这些土地的主人们甚至发公函请求保护。于是一队队宪警开到果菜园区进行巡逻，在路边设岗放哨，想发现什么行动，探听到什么谈话，但依然一无所获。

但他们天天看到的一切如常：女人们在葡萄架下做针线、唱歌，男人们在地里弯着腰，眼睛盯着土地，毫不停息地积极挥动着双臂，至于比门托，他大老爷似的悠闲自在，躺在几根有粘鸟胶的木棍前面，等鸟儿自投罗网，或者笨手笨脚又懒洋洋地帮佩佩塔干些什么；在“干杯”酒店里，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或者玩纸牌。一派浑浑噩噩的太平景象，那真是摩尔人的阿卡狄亚[①]，但是没有一个农民肯要这些土地，甚至连白给也不要。最后，两个主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顽固努力，让地里杂草荆棘丛生，让茅屋倒塌，同时只盼望来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能买下这些地或种这些地。

果菜园区的人眼看着那份产业如此荒弃受损，感到非常骄傲而激动，而萨尔瓦多老爷的继承人则气得七窍生烟。

这是一件崭新的令人心情极为舒畅的事。有时候穷人应该占点上风，让富人威风扫地。人们想象着这两个吝啬鬼火冒三丈，他们虽然拥有他们的全部钱财，也只得忍受果菜园

①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相传那里的人生活淳朴、宁静，喻有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地方。

区乡巴佬对他们的作弄和嘲笑，不禁感到啃硬面包似乎也有滋有味，葡萄酒变得更香醇甘美，劳动也不那么沉重了。

再说，在这沃原中间留着那么一块荒废、凄凉的印记，也可以使其他财主们不那么苛刻，以他们的邻居为榜样，不要再增加地租，要是半年租金迟一点交，他们也得自我克制。

这片被毁弃的田地，是一件保持果菜农亲密团结、紧密协助的法宝，是一座宣告他们的能力胜过财主的纪念碑，是标志着贫穷者以休戚相关的精神，对抗法律，和对付那些不种地、不流汗的封建地主老爷的财富势力所创造的奇迹。

他们模模糊糊地想到，这一切使他们相信，要是有一天有人来耕种巴雷特的土地，那么，果菜园区将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经过十年胜利之后，那块只有彤巴大叔，一个瞎眼又饶舌的牧羊人，由于没有听众，每天只能对他的肮脏的羊群讲述他当游击队员的英雄业绩的老人，才进得去的荒弃的田地，现在竟有另外一个人走了进去。

因此，当比门托从这一块地到另一块地，从这家茅屋到另一家茅屋，告诉大家说，巴雷特的地又有了佃户，一个陌生人，是他……就是他！不管他是谁，带着他一家人，无所顾忌地正在那里安家……“好像那儿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家！”这时，整个果菜园区都感到惊愕，无比愤怒。

第三章

巴蒂斯特，在察看了这些未耕种的土地之后，自言自语地说，有大量的活要干，得干好一阵子。

但他并不因此感到气馁。他是个精力充沛、有进取心、惯于努力奋斗谋生的男子汉。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里“有大量的活要干”，但一想起比这更艰难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心中也就感到宽慰了。

他过去的生活是始终在农村的贫困圈子中不断地改换职业，每年都得换行业，他的全部雄心壮志就是让他一家子人过上稍微舒适的生活，但始终没找到。

他认识他老婆的时候，是萨贡托附近磨房的小伙计。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当年为了使他家什么也不缺少，他像牛马一样地干活；上帝奖励他的勤劳，每年送他一个儿子，几个崽儿长得很帅，仿佛生下来就长牙，因为他们那么快就不吃母亲的奶而时时刻刻都要吃面包。

结果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不得不离开磨房去赶大车。

但是厄运总紧随着他。没有人像他那样照顾牲口和警觉

地注意道路。即便困得要死，他也从来不敢像他的同行一样在车上睡觉，让牲口由着它们的性子走路。他时时刻刻都很警惕，始终贴近在前面那匹马的边上，避开深坑和不好走的路；尽管如此，要是发生翻车事件，那准是他的车；要是哪条牲畜因淋点雨病倒了，那准是巴蒂斯特的。尽管他慈父般地照顾他的牲口，刚掉几滴雨点就赶紧用粗麻布的马披盖好马的两肋。

几年间，他劳累地在全省的公路上奔走，吃不好，常露宿在外，忍受着整月整月远离家庭的痛苦。对这个家，巴蒂斯特这个粗鲁、寡言少语的男人，怀着不外露的亲情，深深地眷恋着。他一个人备尝了各种挫折，眼看他的处境日益窘迫。

他的驽马一匹匹死掉，他不得不背了债买新马。他长年累月不断运送鼓鼓的皮酒囊和皮油袋所挣来的钱，都花在了马贩子和制车商的手里，终于到了这一天，眼看即将破产，他就只好放弃了这营生。

于是他在萨贡托附近种起了地，那是些红色的终年缺水的旱地，地里盘绕着些树干已空心的百年老黑豆树，或者油橄榄树高昂地抬着它们沾满尘土的圆顶树冠。

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同干旱战斗，经常眼巴巴地望着天空，每当有一小片乌云出现在天边，他会激动得发抖。

连续四年雨水很少，收成很坏，巴蒂斯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求生。就在这时，在一次去巴伦西亚的途中，他认识了萨尔瓦多老爷的两个儿子，那真是几位出类拔萃的先生（但愿上帝赐福给他们），他们提供给他那一大片美好的田地，免租两年，一直到这些地完全恢复了昔

日的风光。

他曾经听到了一些关于这茅屋发生过的事情，以及迫使主人们让那么好的地撂荒不生产的种种原因；但这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再说，贫困不长耳朵；这些地对他合适，他就留了下来。萨尔瓦多老爷和巴雷特大叔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故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欣赏着他的这些地，对那一切都不予重视，置之脑后。过去当他走过从巴伦西亚去萨贡托的公路时，对这里肥沃的果菜园多少回馋涎欲滴，现在他巴蒂斯特能种上这地，他感到陶醉在甜蜜的幸福之中。

那才是真正的田地：常年绿油油的，地底下不知疲倦的生产资源，奉献一季又一季的收获；每时每刻不息地流着的红色的水，就像富有生命活力的鲜血，通过织成复杂的静脉、动脉网一样的无数灌溉沟渠，浇灌着地面；这些富饶的土地，恰似一块块花团锦簇的头巾，只要小小的几块，就足以养活全家人了，他回想起萨贡托的干旱的土地，简直是干渴的地狱，幸好他已经摆脱了那鬼地方。

现在他才实实在在走上了康庄大道。好好干吧！这些地已经荒废好久了，这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有志者事竟成！这个大汉，肌肉发达，虎背熊腰，脖子粗壮，圆圆的光脑袋，面目和善。强壮的大汉，伸伸懒腰，张开了他惯于从车上悬空抬起面粉包和沉重的皮酒囊的强有力的双臂。

他是如此关注他的田地，以至几乎没有注意到邻居们的好奇心。

邻近的茅屋里的男人、小孩甚至女人，或者从芦苇丛中探出不安的脑袋，或者趴在水渠的斜坡上，在窥视他。

巴蒂斯特并不理会他们。这是新来的人总会引起的好奇心和怀有敌意的观察。他清楚地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会逐渐习惯的。此外，也许他们有兴趣看看在巴雷特的田地里十年撂荒积累起的贫困如何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毁。

在他们到那儿的第二天，他在老婆和孩子们的帮助下，就开始烧毁所有的寄生植物。

那些灌木丛，在火焰中歪歪扭扭都烧成炭落在地上，从那些灰烬中蹦出一只只令人恶心的烧焦的小虫子，四散奔逃。茅屋在这些长明篝火的烟云中变得模糊不清，这又惹起了全果菜园区无声的愤怒。

清理好这些地之后，巴蒂斯特不失时机地着手耕种。地十分坚硬，但是，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农，想一块一块慢慢种好这些地；他先在茅屋近旁划出一块地，在全家人的帮助下开始翻地。

邻居们讽刺挖苦嘲笑他们，以发泄他们无声的气怒。去他的一家子！就像是睡桥洞的吉卜赛人①。他们住在那所旧茅屋里犹如在一条遇难的破船上苦熬的遇难者；这儿补个窟窿，那儿支一下，真要创造点奇迹才能撑住那茅草屋顶；他们把仔细擦洗过的几件可怜的家具分别安放在各个房间里，而这些房间原本是老鼠和虫豸的窝子。

至于他们干起活来，那简直是一群松鼠，父亲在劳动时其他人都不能闲着不动手。他老婆特蕾莎和大女儿罗塞塔，

①吉卜赛人原来是生活在印度北部的居民，十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地，多从事占卜、歌舞等职业。

把裙子卷到两腿之间，手里拿着锄头，刨地比打短工的还卖力。只有在散乱的头发披到红红的、汗淋淋的额头时，她们才歇一歇把头发往后掠上去。大儿子则背着大筐不断地去巴伦西亚，带回来垃圾和粪肥，在茅屋大门口像光荣纪念柱一样堆起了两座小山包。三个小的，严肃又勤快，好像已经懂得家里的严重处境，他们跟在翻地的大人后面爬行，从一垄垄的地里拔掉刚烧过的灌木丛留下的坚硬的根子。

备耕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全家人从东方发白到天黑流着汗，喘着粗气。

一半地已经翻过了。巴蒂斯特用木条把地围了起来，他靠着就像他家庭成员一样的那匹很肯干活的老马的帮助进行耕种。

应该开始播种了；已经到了播种的季节圣马丁节[①]，巴蒂斯特把开垦好的地一分为三，最大的一块种小麦，最小的种蚕豆，另外一块种青饲料，因为可不该忘了莫鲁特这匹可爱的老马。它已经给巴蒂斯特挣了不少钱。

这一家子，怀着经过艰苦航行后发现了港口的喜悦心情，着手进行播种。这是全家未来的可靠保障。果菜园区的土地是不会辜负人的，地里会长出全年的口粮。在播种完的那天下午，他们看见从近旁的路上走来几只毛绺肮脏的绵羊。羊群到了田地的地界边上，胆怯地站住了。

在羊群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干瘦的老人，脸色焦黄，两眼陷在深深的眼眶里，嘴巴四周布满皱纹。他慢慢地往前走，脚步坚定有力，但用一根牧羊棍在前面探路。

①圣马丁节，每年十一月十一日。

这一家人注意地瞧着他，因为他是他们到这里两个星期中惟一敢于走近这些田地的人。当老人发觉他的羊群犹豫不前了，就吆喝着赶它们前进。

巴蒂斯特迎着老人走上前去。“不能过来，这地现在已经种上了，您不知道？”

彤巴大叔也曾略有耳闻，但是这两个星期里，他赶了他的羊群走过卡拉克塞特山谷的草地去放牧，没有注意到这些地。真的现在都种上了？

牧羊老人向前探过他的头，竭力想用他几乎瞎死的眼睛看看这个大胆的人，竟敢做出整个果菜园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开始伤心地喃喃地说：“很糟糕；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喜欢和大家对着干，但是树立了许多敌人！很糟糕呀！我陷入了困境。那些土地，在发生了可怜的巴雷特事件之后，就成了恶地。可以相信我，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又有经验；这些地会给你带来灾难。”

这牧羊人说完就招呼他的羊群，让它们沿着大路走了，但在走远之前，他往身背后摔过他的披毯，抬起他骨瘦如柴的手臂，用一种预告未来的巫师或预卜衰败的先知者的语气，对巴蒂斯特大声喊道：

“相信我吧，我的孩子，它们会给你带来灾难！”

他们这次见面更激起了整个果菜园区的愤怒。

彤巴大叔在平静地享用那些牧草十年之后，竟然不能把他的羊群赶进那些地里。

关于因这地已种上庄稼，土地的占领者拒绝老人进去的

合理性，谁也没说一句话。大家只谈论年迈的牧人应受到的尊敬，这牧人年轻时曾经打死过法国生番，他见过大世面，那些不成句子说的话和不连贯的忠告表现出来的智慧使各家茅屋里的人对他怀有迷信般的尊敬。

当巴蒂斯特和他的家人看到他们地里已经播满了丰收的种子，没有更紧要的活要干了，他们就想到了他们所住的房子。

土地将尽它的本身的责任。现在该想想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自从来到果菜园区之后，巴蒂斯特第一次离开这些土地去了巴伦西亚，把他的车装满了对他可能有用的城市里的各种废弃物品。

这个人就像一只不知疲倦地觅食的蚂蚁，到处搜寻废弃的东西。小巴蒂斯特堆积起来的一座座小山包，由于他父亲的远征而惊人地增大增高。那个粪堆形成了茅屋前的一道防御性的屏障，很快在增高。稍远一点，堆放着千百块碎砖头、蛀木头、破裂的门板、已经支离破碎的窗子等等所有城里拆旧房扔下的废弃物品。

果菜园区的人看到这些勤快的外来人那么快、那么灵巧地修理好他们的住房，不禁十分惊讶。

茅屋的茅草顶很快扶正了；被雨水侵蚀的屋顶的拱梁有的被加固了，有的被替换了；一层新草覆盖了靠外的两边斜坡面。甚至两端的小十字架也换上了巴蒂斯特用小刀精心制作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棱角处还有锯齿形花饰，在周围地区没有比这更精美的屋顶了。

邻居们看到巴雷特的茅屋经过一番改造，屋顶端端正正

矗立在那儿，从中他们看出某种嘲讽和挑战。

之后，他就开始茅屋的下部工程。他是怎么利用了这些巴伦西亚的瓦砾废料的……裂缝不见了，在把墙抹完了灰，他老婆和大女儿把墙粉刷得雪白，白得耀眼。换了新的门，漆成蓝颜色，仿佛是探出在墙洞上的所有窗户的母亲，那些小窗子的四方脸也漆成一样的蓝色。在葡萄架下，巴蒂斯特用红砖头铺了一小片平地，供女人们下午在那儿做针线活。那口井，经过一个星期的下井和艰辛的运送，清理了十年间果菜园区的顽童们填满的全部石块和垃圾，它的干净清凉的水重又涨到了长满青苔的井栏边，打水的滑车发出欢快的吱吱声，好像一个居心不良的老太婆发出尖利的笑声来讥讽周围的人们。

邻人们默默地把他们的怒火吞进肚里。强盗！比强盗还强盗！他是怎么干活的！那个家伙的两只健壮的臂膀就像是两根魔棍，它们碰到什么，什么就都变了模样。

从他来到后的十个星期里，他总共离开过他这些土地只有五六次。他总是在地里，脑袋埋在两肩之间，弯着背，醉心于他的活计。巴雷特茅屋呈现一种笑容可掬的迷人面貌，一种在它的旧主人手中从来没有过的讨人喜欢的面貌。

过去用破烂的苇箔围起来的鸡舍现在有了木桩和泥巴垒的墙，而且粉刷成白色，沿着墙边毛色金黄的母鸡在漫步闲逛，公鸡慷慨激昂地抬起它紫红色脑袋……在茅屋前面的小院场上，花台上的牵牛花和攀援植物竞相开放媲美。一排漆成蓝色的破锅烂罐，放在红砖砌的长凳上充做花盆。从半开的门——啊，绝非夸大其词！——可以看到那新的水罐架，一层层白色瓷砖砌的搁板，搁板上面放着光亮的绿色凸

肚水瓮，这整体发出傲慢的反光，使附近路上走过的人都会眼花缭乱。

因此，所有人的怒气有增无减，都来找比门托。能容许这样吗？佩佩塔令人畏惧的丈夫，他打算怎么办？

比门托听他们讲，一边摸着脑门，感到有点迷惑。

他该怎么办？他打算对那个钻进来耕种不是他的地的外来游民稍稍说上三两句话，很严肃地提醒他“别犯傻”，回到他的老家去，因为这儿没有他可干的事。可是那个家伙从不离开他的田地，找上他家门去威胁他也不太好。考虑到以后可能发生的事，这样做太冒险。必须谨慎从事，留个出路。总之，耐心一点。他惟一能保证的，就是那个家伙在巴雷特地里种上的一切，无论是麦子，还是蚕豆，他统统都收获不了。让那一切都见他的鬼去吧。

比门托的一番话使邻居们安了心，他们继续密切注视着那该死的一家人的进展，默默地盼望他们很快垮台。

一天下午，巴蒂斯特从巴伦西亚回来，对他此行的结果非常满意。他不愿意家里有吃闲饭的人，要是地里没有活，他大儿子，小巴蒂斯特就自己找事干，到城里去收粪肥。剩下他的大女儿，一个年轻壮实的姑娘，在修整完茅屋之后，没什么事可干。萨尔瓦多老爷的两个儿子对这新佃户非常满意，多亏他们的照顾，巴蒂斯特终于争取到他们收下他女儿进一家丝厂去工作。

从明天起，罗塞塔将加入那些姑娘们的行列。她们黎明即起，手臂上挽着小篮子，摆动着裙子，从各条小路走到去城里的路上，用果菜园区农家女儿粗大的手指去缫柔软的蚕丝。

在巴蒂斯特走到“干杯”酒店附近的时候，一个人从一条邻近的小路上走出来，出现在大路上慢慢地朝他走来，让人感到他想要和他说话。

巴蒂斯特停住了脚步，心里在埋怨连一把钝刀或镰刀也没有带，但是他沉着冷静，昂起他圆圆的脑袋，带着他全家人都畏惧的霸道的神情，昔日磨房小伙计的有力的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他认识那个人，尽管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他就是比门托。

他一直很担心的两个人见面的事终于发生了。

勇敢分子比门托用眼光打量着这可恨的外来人，他用亲热温和的语气跟他说话，尽量给他的凶狠和恶意一种好心劝告的语调，他想跟他说两句语。他一早就想和他谈谈，但是他老不离开他的土地，怎么跟他谈呢？

“就说两句话，没有别的……”

他说了那么两句话，劝他尽早放弃巴雷特大叔的地。他应该相信那些很爱护他的人，相信那些了解果菜园区风俗习惯的人。他来到这里是一种冒犯，那座几乎是新盖的茅屋是对这些穷人的侮辱。要听他的劝告带着他一家人到别的地方去。

在比门托说话的时候，巴蒂斯特嘲弄地微笑着，最后比门托似乎对这外来人的沉着冷静感到困惑，对碰到一个在他面前不觉得害怕的人感到沮丧。

让他去别的地方？没有哪个家伙能让他放弃属于他的东西，放弃他用汗水浇灌而且将给他全家饭吃的土地。他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大家都同意吧；但是如果有人跟他寻衅找茬

子，那他可比谁都勇敢。各人自扫门前雪，他只是尽他的责扫好门前的雪，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随后他从这个恃强逞能的人面前过去，带着蔑视人的自信转过身去，继续走他的路。

比门托，惯于让全果菜园区在他面前发抖的人，对巴蒂斯特的沉着冷静越来越感到茫然若失。

“你就这么定了？”当巴蒂斯特走了一段路，比门托冲他喊道。

“对，就这么定了。”巴蒂斯特连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他继续往前走，消失在大路拐弯的地方。在远处，在巴雷特原来的茅屋里，狗嗅到了它主人在走近，发出汪汪的叫声。

比门托独自一人留在那里，这时他又恢复了他的傲气。混蛋！那个小子竟然嘲弄他！他嘴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握紧了拳头，朝着巴蒂斯特已经从那儿消失的大路拐弯处威胁地扬了扬头说：

“你要给我付出代价……给我付出代价，笨蛋！”

在他因狂怒而颤抖的话音中，浓缩地震荡着整个果菜园区人的全部仇与恨。

第四章

那是一个星期四，按照几百年来的一个习惯，将在巴伦西亚大教堂使徒大门前举行用水法庭会议。

米格莱特钟楼上的大钟刚打过十点，果菜农一圈又一圈聚在一起，或者坐在装点这广场的水池边沿上，沿着水池周围他们蓝色和白色的披肩，红色和黄色的头巾，或者印第安妇女穿的深色的裙子，组成一个色彩缤纷、热热闹闹的花环。

有的人来的时候还牵着驮筐里装满粪肥的瘦马，对他们已经沿街捡积到那么多肥料感到满意；有的人是乘了空车来的，竭力给市政警察说情，请求允许他们的马车停留在那里；当老人们和妇女们在聊天的时候，年轻人走进了附近的小咖啡店，面前放着杯白酒，嘴里叼着几分钱的廉价雪茄烟，在那里消磨时间。

整个果菜园区有冤屈要申诉的人都来了，有的比画着做手势，有的皱着眉头，在谈论他们的权利，他们为了向这七条水渠的法官们倾吐没完没了的抱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法庭的法警已经和这支骄横无礼和好斗成性的大军斗争

了五十多年。他在尖顶的正墙下阴凉的地方，放了几张旧的花缎沙发，然后又安置了一排低低的栅栏，把将作为审判厅用的一段人行道的空地圈了起来。

那被几百年时光侵蚀，陈旧、暗红色的使徒大门，在阳光的照射下展示着它已剥落的美丽彩画，构成了与这古老法庭很相称的背景，宛如庇护一个有五世纪历史的机构的石头华盖。

大门的三角楣上画着圣母和六个天使，她们穿着古板的白袍，两翼羽毛细致，脸颊丰满，头上层层卷发繁密，额发如燎起的火焰。她们有的拉着中提琴，有的吹着横箫和木笛，有的敲着手鼓。正墙上有三层重叠的弓形拱顶，沿着这些拱顶有三排天使、国王和圣徒像，这些像都藏身在雕花的小华盖下面。在坚实的神座上安置着十二位使徒；但他们已被摧残得面目全非，恐怕连耶稣自己也认不得他们了：有的断了脚，有的缺了鼻子，有的手给砍掉了，成了一排滑稽可笑的人物，与其说是使徒，不如说是从某个医院逃出来的伤病员，痛苦地展示着他们形态不一的断残的四肢。在上面，在正墙的顶端开着给教堂透进阳光的彩色圆形花窗，就像一朵铁丝网围着的巨型花朵；在下面，装饰着阿拉贡王国各种盾徽的柱子的础石已经磨损，盾徽上面的针芒和枝叶图案由于无数代人的抚摸而变得模糊不清。

从正墙如此破损的情况，可以猜想到从前发生过骚乱和哗变。就在这些石块旁边，曾经聚集了众多的人群；这里在上几个世纪曾经发生过动乱，愤怒而激动的人们高呼着莱万特的巴伦西亚主义；那些正墙上像埃及木乃伊一样伤残、僵直的圣徒们，高昂起他们破残的头颅仰视着天空，似乎还在

倾听联盟派[①]革命运动的呼声，或者日耳曼尼亚派[②]的火枪射击声。

法警布置好法庭后，就站立在围栏的入口处等候法官们。

法官们庄重地陆续来到了，他们摆出一副富裕农民的威严，身上穿着黑衣服，脚蹬白色麻鞋，在宽大帽子下戴了一条丝头巾。每个法官后面跟着一帮随从，有水渠的看管人员和讨好求情的人，后一种人想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谋求预先制造有利于他们的法庭气氛。

这些农夫怀着敬意，看着这些他们本阶级出身的法官，他们的议决是不允许上诉的。他们是水的主宰；他们手中掌握着各家各户的性命，土地的营养品，及时的灌溉，因为得不到及时的灌溉就会毁了收成。这片广阔的沃原被滋养它的河流所分割，这条河就像鱼的脊椎骨，两边长着刺骨，就是这条条渠道伸展在这片沃原上，当地的老百姓就以法官所代表的水渠的名字来称呼各位法官。

一个干瘪老头儿，驼背，一双长满鳞片状皱皮发红的手扶在粗粗的拐棍上，不停地颤动着，他是夸尔特·德·法伊塔纳尔；另外一个人，粗壮而威严，一对小眼睛在两道白色浓眉下几乎都看不出来，他叫米斯拉塔，稍后来的是拉斯卡尼亚，一个壮小伙子，穿着熨得笔挺的带袖罩衫，长着一个修士那样的圆脑袋；在他们之后陆续来了其余的法官，他们是

①联盟派：十九世纪中，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的共和党派。

②日耳曼尼亚派：十六世纪巴伦西亚地区某些行会团体，起义反抗卡洛斯一世的统治。

法巴拉、罗贝利亚、托尔莫斯和梅斯塔利亚等，一共七位。

图里亚河两边平原区的代表们都到齐了：河左边地区的是四条渠的代表，包括鲁萨法果菜园区及其一直伸延到阿尔布费拉湖边各条树木葱茏的道路；河右边的平原区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地区，那儿盛产贝尼马克莱特的草莓，阿尔博拉亚的地栗，是终年鲜花盛开的花园。

这七位法官就像一个星期没见过面的人那样相互寒暄问好。然后，他们在靠近教堂的大门前，谈论他们各自的事务。时不时有人打开贴满宗教通告的屏障，向广场上热烈的气氛散发出一股清凉的烧香的烟雾，酷似从地下什么地方冒出的一股潮气。

十一点半，各项圣事活动已经结束，只有个别落在后面的虔诚的妇女还在从大教堂走出来，这时法庭才开始办公。

七位法官在一张旧沙发中坐下，果菜园区的人从广场的各方面跑过来，汇聚在栅栏边上，他们发出稻草和粗羊毛味的、满身是汗的身躯挤靠在一起。法警庄严挺直地站立在一根杆子边上，这杆子是水务司法的象征，顶端包有铜的弯钩。

这七条“水渠”脱下他们的帽子，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地面，最年长的法官说了句老规矩的话：“开庭。”

一片肃静。所有的人，在广场的中央，好似在一所庙堂朝拜一样，保持着宗教式的凝神专注。车辆的噪声，有轨电车发出的摩擦声，所有现代生活的喧闹声，都没有动摇和破坏这种极其古老的场面，那里保持一片宁静，就像一个人待在自己家里，失去了对时光流逝的感觉，也不注意周围一切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改革。

果菜农们为他们的法庭感到骄傲。这才是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立即就要宣判刑罚，但它无需任何公文纸张，因为这类公文纸张只会使老实人陷入圈套。

对于这些人来说，不用盖着大印的公文和令人恐怖的书记官是他们最喜爱的方式。他们习惯于怀着迷信的畏惧看待写字这玩艺儿，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承认它。这里没有秘书大人、没有笔，没有焦急等待判决的日子，也没有令人生畏的宪警，而只用语言。

法官们把证人的申诉都记在脑子里，而且以冷静的态度立即宣判，他们知道他们的决定一定会得到执行的。谁要是对法庭无礼就罚款，谁要是拒不执行判决，就永远取消他灌溉用水，他就只有饿死。

跟这样的法庭谁也不能玩花招。这是传说中一个好国王，每天早晨出来在皇宫门口解决他的臣民们的告状的简朴的、宗法式的司法办法；这是部落的头领在它的营帐门口判决的司法制度。就这样，就这样，他们惩罚无赖，老实人胜诉，天下太平。

群众不肯漏听到法官的一个字，男人、女人、孩子，大家都朝围栏挤，有时用背猛烈地往后拱，以免挤压得透不过气来。

打官司的人都出庭了，站在围栏的另一边，面向和法庭一样年高德劭的沙发。

法警收去了这些人的拐棍和手杖，认为这些是进攻性武器，跟对法庭的崇敬相抵触。他把他们推到离法官们就几步远的地方，让他们站在那儿，把披毯折叠好挂在手上；要是有人头巾摘下得稍有怠慢，法警就三揪两揪把他们头上的头

巾扯下来。真厉害！但对这种奸诈小人就得这么对待。

那是一连串连续不断、错综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非专业法官处理起来却令人惊奇地容易。

各条水渠的看守员和负责安排轮流灌溉顺序的协调员提出控告，被告们出庭据理辩护。老头儿让儿子们来说，因为他们善于用更有力的言词来表达；寡妇则在她亡夫的某个朋友的陪同下出庭，他作为她的代言人坚决维护她的利益。

在所有的审理中，南方人那种热情奔放的发言也会露馅儿。一个水渠看守员的控告说到一半，被告忍受不住了，“胡说！”对他的全部控告都是假的，是恶意的。他们想让他完蛋！

但是，这七位“水渠”对这种打断别人讲话的行为，投以愤怒的眼光。在这里，没有轮到谁说话，是谁也不许开口的。如果再打断人家说话，就要罚若干苏埃尔多[①]。也有过某个顽固不化的，在一种狂怒感情驱使下，不能在原告面前保持沉默，为此他付出了一笔又一笔罚款。

法官们并不离他们的座位，只是像淘气的山羊那样交头接耳，小声地嘀咕几分钟，那位最年长的法官以稳重庄严的语气宣布判决，规定各次罚金以若干镑[②]和若干苏埃尔多计算，如同货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仿佛依然是古老的巴伦西亚的人民总督，威严的大法官，穿着红色大氅，由他的严肃的刀笔吏护卫着，走过广场中心的时代。

已经是十二点多了，七位“水渠”开始对如此无度地挥

①苏埃尔多，古钱币，币值各国不同。

②镑也是西班牙古钱币。

霍他们丰富的司法才智感到厌倦了，这时法警大声叫包蒂斯塔·博鲁列的名字[①]，他被控告违反和拒不服从灌溉法规。

比门托和巴蒂斯特穿过围栏，这时人们挤得更紧，贴近这些铁的围栏。

在这人群中，有许多是住在原先是巴雷特的土地附近的人。

这宗姗姗来迟的案子一定会很有趣。这个可恨的新来户是被该区的协调员比门托控告的。

这个勇敢分子参加了这地区的选举，他在四处咋呼游说，谋得了这个职位，这使他具有某些权威的派头，并巩固了他在邻居中的威信。在灌溉浇地的日子里，人们娇惯他，请他吃喝，让他多宽容。

巴蒂斯特对这不公正的控告感到震惊。他气得脸色刷白。他用愤怒的目光看着聚集在围栏边的所有熟悉的又带有嘲弄的脸。然后，他把他的眼睛转向他的敌人比门托。比门托却像一个惯于上法庭的老手，趾高气扬地来回走动，他自信也拥有一点无可争议的权威。

“你说。”这位最年长的“水渠”伸出了一只脚说，因为这法庭沿用几百年的公务习惯，不是用手，而是用白色的麻鞋来点该发言的人。

比门托滔滔不绝提出了他的控诉。那个在他边上的人，也许是由于初来乍到果菜园区，他以为分配水那是闹着玩的事，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①即巴蒂斯特，包蒂斯塔（Bautista）是巴蒂斯特（Batiste）的西班牙语的发音。

而他，比门托，作为代表他那地段水渠权威的协调员，曾经规定了巴蒂斯特浇麦子的钟点：清晨两点。可是，这位先生，毫无疑问不想在那钟点起床，误了轮到他的时间，到了五点钟，这是轮到别人浇水的时间，他未经任何人允许打开了闸门（此罪状一），偷用了其他邻居的灌溉用水（此罪状二），并且蓄意以灌溉他的地来粗暴违抗协调员的命令，这构成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罪状。

这个犯有三条大罪的罪犯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他被比门托的话气得无法控制自己。

“胡扯！完全是胡说八道！”

法庭为那个人强烈的抗议和缺乏敬意所震怒。

如果他再不闭嘴，就要处以罚款。但是，对于一个性格平和、现在却憋了一肚子气的人来说，罚款有什么了不起！他继续抗议人们的不公正，抗议法庭任用比门托这样的无赖和骗子为公众办事。

法庭激怒了：七位“水渠”都恼火了。

“罚款四苏埃尔多！”庭长说。

巴蒂斯特意识到他的处境，由于被处罚而吓得说不出话了，而在围栏的另一边，响起了他的对手们的笑声和高兴的怪叫声。

他一动也不动，低着头，眼睛里饱含着愤怒的眼泪，这时他的残忍的敌人已控告完毕。

“你说吧。”法庭对他讲。

但是，从法官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用抗议来破坏申辩的庄严性的外来捣乱鬼缺乏兴趣。

巴蒂斯特气得直发抖，结结巴巴，正因为他相信自己很

有理由，反而不知他的辩护从何说起。

他是上当受骗了；比门托是个骗子，而且，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敌。他曾经告诉他，在五点钟他浇水（这他记得非常清楚），而现在他却肯定地说是在两点；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受罚款，为了毁了他一家人未来赖以为生的麦子。一个老实人的话在法庭上管用吗？这是真实情况，虽然他不能提出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些资深的法官先生们，他们都是好人，却相信比门托这样的无赖！

庭长的白色麻鞋踢着了人行道上的一块瓷砖，制止了隐约可预见会出现的狂风暴雨般的抗议和对法庭的不敬举动。

“你别说了。”

巴蒂斯特不做声了，与此同时，这七个怪物的脑袋靠在织锦缎的沙发里，嘀嘀咕咕商量他们的判决。

“法庭裁决……”最年长的“水渠”说。

全场肃静无声。

所有靠近围栏边的人从他们眼睛中显出某种焦急不安，仿佛他们是要被判决的人。他们都关注着这位资深老人说些什么。

“巴蒂斯特·博鲁列判罚交两镑并处罚款四苏埃尔多。”

在围观的人群中间传出一片窃窃私语，表示满意，甚至一位老太太带头鼓掌欢呼：“好！好极了！”人们发出了一阵阵哈哈大笑。

巴蒂斯特晕头转向地离开法庭，低着脑袋好像要去进攻什么，而比门托则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背后，如果人们不闪开给他让路，这个身强力壮的汉子的拳头肯定当时就会落在这些敌对的人群身上。

他立刻远离了这地方，上他的主人家里去，向他们诉说所发生的事情，那帮人的恶意，一心要让他吃苦头；一小时以后，两位先生的好言相劝，使他较为平静些，他才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是无法忍受的折磨！在阿尔博拉亚大路的低地，他遇到了许多出席那次审判的人，他们或者傍着他的装满粪肥的车，或者骑在带着空驮筐的驴背上走着。

他们都是敌人，是些他从来不问候打招呼的邻居。

当他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都不言不语，尽力保持严肃的态度，虽然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幸灾乐祸的恶意；但是当他渐渐走远了，在他背后就爆发出一阵阵骄横无礼的笑声，甚至可以听到一个小青年的声音，他学着庭长庄严的语气喊道：

“处罚款四苏埃尔多！”

他远远地看见他的敌人比门托在“干杯”酒店门口，一只手拿着个长颈细嘴酒壶，坐在朋友们的圈子中间，面带笑容，比画着手势，似乎在模仿被告人的抗议和鸣冤叫屈。对他的判决成了让果菜园人开心的话题。他们人人都在笑。

“你们笑吧！”他，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和慈爱的父亲，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人会杀人。

他的两条强有力的臂膀在哆嗦；他的双手感到一种残酷的刺痒。之后，他走近“干杯”这所房子时，渐渐放慢了脚步，他想看看他们是否当着他的面取笑他。

他甚至想——这一个新奇的念头——破例头一回走进那酒店去，和他的敌人们面对面喝一杯；但是两镑的罚款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他后悔他想摆阔气。烦人的两镑钱！

那笔罚款威胁到他儿女们的鞋袜；特蕾莎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积攒起来给小子们买新麻鞋的一堆小钱将要泡汤。

在他走过酒店前面的时候，比门托借口去给酒壶添酒而躲到里面去了，他的朋友们则装作没看见巴蒂斯特。

他那种决心不顾一切的神态使敌人也畏惧。

但是，这种胜利却使他满腔悲哀。人们是多么憎恨他！整个沃原地区的人每时每刻都横眉冷对，起来反对他，威胁他。那样不是生活。甚至大白天他也不离开他的田地，避免和邻里们发生磨擦。

他并不怕他们；但是，作为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他避免同他们发生龃龉。

晚上他睡觉也惶恐不安，有好多回，狗有一点叫声，他就从床上跳起来，手里拿着猎枪冲到茅屋外面。而且不止一次，他相信他看到一些黑影从邻近的小路上逃跑。

他担心他的收获，担心他的麦子，这是一家老小的希望所在，茅屋全体成员都以贪婪的眼光默默地注视着麦子的生长。

他了解比门托的种种威胁，比门托在整个果菜园区的支持下，发誓这麦子不让播种者来收割，而巴蒂斯特几乎忘记了他的儿女，一心只想到他的田地，只想到在阳光下不断生长的绿色的波浪，只想到这绿色的波浪会变成一堆堆金黄色的庄稼。

无声的和浓缩的仇恨在他前进的路上紧紧跟随着他。妇女们紧咬着嘴唇避开他，不屑于按果菜园区的老习惯跟他打招呼。在靠近大路的地里干活的男人彼此用粗野无礼的话语叫喊着，以此影射攻击巴蒂斯特；而那些后生小子从老远就

叫唤着："大草包！老财迷！"不需要再用别的言词，似乎这些骂人的话专适用于果菜园的敌人。

啊！要是他没有巨人般的拳头，没有他那虎背熊腰，没有他那寡于交友的神态，恐怕整个地区早就把他报销了！现在他的敌人们满足于远远地骚扰他，每个人都等着别人敢于出来挑头。

巴蒂斯特，在这种空虚给他造成的悲哀中，稍微感受到一点满足；当他走近茅屋，听到他那条猜出它主人回来的狗发出的汪汪叫声时，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小伙子坐在一个陡坡上，镰刀夹在两腿中间，一边放着砍下的好几堆杂草。这小伙子欠起身来问候他：

"您好，巴蒂斯特先生！"

跟他说话的是个腼腆的小伙子。说话的声音在颤抖，他的问候和声音给他一种温柔甜蜜的感受。

这个后生小伙子的亲近问候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巴蒂斯特却有一种发高烧的人接触到清冽的水一样温柔甜蜜的感受。

他亲切地看了看他蓝蓝的大眼睛和金黄色短发下那张红彤彤的脸，他在他的记忆中寻找这个年轻人可能是谁，末了，他记起来他是全果菜园区都尊敬的瞎眼牧羊人，彤巴大叔的孙子；他是个好青年，在给阿尔博拉亚的屠夫当佣人，那老人就为这屠夫看羊。

"谢谢，小伙子，谢谢！"他喃喃地说，对他的问候表示感谢。

而后他继续往前走，受到了他的狗的欢迎，这狗在他面前跳来蹦去，用它的毛在他灯心绒裤子上蹭。

他妻子靠在茅屋的门口，孩子们围在她身边；她在焦急地等待他，因为已经早过了吃饭时间。

巴蒂斯特看了一眼他的田地，一小时前在用水法庭上忍受的愤怒一下子就像大海的怒涛一样重又侵袭他的头脑。

他的麦子在忍受干渴。他一看就明白。叶子已经皱起打蔫，过去是绿油油的，那么有光泽，现在却变成透明的黄色。缺少水的浇灌，比门托那个坏蛋用他的奸诈诡计抢走了应他浇地那次水，由于缺水，下次再轮到他那要十五天以后。除了这不幸以外，还有一连串被判的多少镑、多少苏埃尔多罚款。真见鬼！

他吃饭也没有胃口，给他老婆讲了法庭上发生的事情。

可怜的特蕾莎听了她丈夫讲的话，脸色变得刷白，显出农村女子的激动情绪，每当她必须解开箱子底藏钱的长袜子，她内心就感到一阵一阵针扎的疼痛。“至尊无上的圣母呀！天哪！他们存心要搞垮我们！吃饭的时候听这话让人多生气！”

她手中的饭勺子掉在了锅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泪如泉涌。之后，她突然怒气冲冲，脸涨得通红，瞧着门外沃原上那片地，一幢幢白色的茅屋，碧波荡漾的麦地，她伸开双臂，大声喊叫：“你们这帮无赖！无赖！”

小孩子们，给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母亲的叫喊吓坏了，都不敢吃饭了。他们不知所措，惊异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下意识地用手摸摸鼻子，最终他们都学着母亲的样子，哭了起来，眼泪掉进了饭碗。

巴蒂斯特，在他们集体哭泣的刺激下，愤怒地站了起来。他几乎一脚把小桌子踢翻，冲出了茅屋。

这是个什么日子！他麦地的干渴和想起那罚款，如同两条疯狗在撕咬他的心。一条狗咬累了，要人睡了，另一条狗又飞奔而来，把它的利齿扎进他的心房。

他想用干活来排遣自己的忧和愁，他就全身心地投入手中的活计：在院子里垒一个猪圈。

但是他的工作进展不快。他待在围墙中很憋气，需要抬头看看他的田地，就像那些需要观看他们的灾祸，以便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中的人们一样。他满手泥巴，重又离开了他的茅屋，矗立在他的萎蔫的麦田前面。

不多几步远，就见水渠里满满的红色的水沿着大路的边缘在淙淙地流着。

赋予果菜园区生命的血液流远了，流到其他田地里去了，这些地的主人没有遭人憎恨的不幸，而这里，他的可怜的麦子，叶子打蔫起皱，毫无生气，摇摆着它们绿色的叶尖，仿佛在招呼流水走近它们，用它清凉的吻来抚慰它们。

巴蒂斯特觉得太阳火辣辣的，比往日更灼热。金乌已经在地平线边下沉，但是这可怜的老农却还以为太阳仍在直射地面，要把一切都焚毁。

他的地在龟裂，张开弯弯曲曲的裂纹，形成千万张嘴，徒劳地期待着能啜饮一口水。

他的麦子太干渴了，挨不到下次浇水。在轮到下次浇水之前，他的麦子早就干死了，全家也将没有面包；在经受了如此的贫困之后，又加上了罚款！他们还说是人自己堕落？

他怒不可遏，在自己土地的田埂上走来走去。“比门托啊！你这个大恶棍……要是没有宪警……”

如同饥饿和干渴得垂死的人，在他们神志错乱时，只看

到盛宴的餐桌和清澈的泉水，巴蒂斯特望着他的麦田，想象着麦秆油绿挺拔，水从堤坡打开的口子汩汩地往里流，闪亮的水面震颤着扩展开去，那些干渴难忍的土地仿佛感到被胳肢得痒痒而发出轻轻的娇笑。

太阳完全隐没了，巴蒂斯特感到某种宽慰，似乎烈日将永远熄灭，他的庄稼从此可以得救。

他离开了他的田地，他的茅屋，不知不觉竟顺着大路往下走，迈着缓慢的脚步一直走到了“干杯”酒店。他已经不再想到有宪警存在，他很高兴可能有机会碰到比门托，他一定在离酒店不远的地方。

沿着大路边一群群姑娘飞快地向他走来，她们手臂上挎着篮子，罗裙飞舞，从城里工厂下班回家。

在黄昏中果菜园区呈现一片蓝色。在深远处，在昏暗的群山上空，云儿在远处火焰般的余晖下呈现胭红颜色；在海那边，在无垠的天空闪烁着初升的星星；狗儿在伤心地吠叫；青蛙和蟋蟀单调的叫声，和沿着辽阔原野上各条大路上渐渐远去已看不清的车辆的吱嘎声，交织在一起。

巴蒂斯特看见他的女儿，没有和其他姑娘们走在一起，迈着懒散的脚步向他走来。她不是单独一个人。他相信他看见她和一个同她走一个方向的男孩子在讲话，虽然他们之间有点距离，果菜园区恋人们总是这个样子走路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太靠近了那是一种罪孽。

当他们看清了在大路上的巴蒂斯特，那男孩子就渐渐放慢他的脚步，等罗塞塔走到她父亲身边时，他已离得很远。

巴蒂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他想等那个陌生男子继续往前走，要认识认识他。

“晚上好，巴蒂斯特先生！”

这是那个中午问候他的怯生生的同一个声音，是彤巴大叔的孙子。看来这小伙子没有什么别的事要做，专在大路上游荡向他致意问好，以甜蜜的柔情来博得他的青睐。

他看了女儿一眼，只见她涨红了脸，低垂下眼睛。

“回家！回家！等我收拾你吧！”

他以古代拉丁人父亲可怕的威严，对儿女们绝对的家长专制，宁肯让他们畏惧也不流露亲情的神气，开始往回走，后面跟着颤颤发抖的罗塞塔。当她走近茅屋时，她相信回家肯定会挨一顿痛打。

她想错了。她可怜的父亲此时此刻，在这世界上只有他的庄稼，有病、打蔫、干渴的麦子才是他的儿女，麦子在向他大声疾呼，要求啜饮一口水，免得干死。

在他老婆做晚饭的时候，他想的就这件事。罗塞塔来回走动，装作忙着干活以免引起父亲的注意，又等待着父亲随时会大发雷霆。巴蒂斯特坐在矮小的饭桌前，继续想着他的田地。家里的小孩们围在他周围，在油灯下，以贪婪的目光瞅着一锅热气腾腾的土豆煮鳕鱼。

老婆还在想着罚款，在那里长吁短叹，毫无疑问，她正在把他们将要从她那里夺去的惊人巨款和全家人鼓动嘴巴咀嚼食品的舒畅情绪这两者进行比较掂量。

巴蒂斯特几乎没有吃，他专注地观看他的家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大儿子，小巴蒂斯特，甚至假装心不在焉把小家伙们剩下的面包屑也全打扫掉了。罗塞塔心里害怕反使她猛吃了一顿。

巴蒂斯特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明白压在他身上的担子。

要是外面地里的庄稼终于干死了，那么这些张开嘴吞食家中少量的一点积蓄的一张张嘴巴将没有粮食可吃。

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因为人间的不公正，因为存在找诚实劳动者麻烦的法律。不应该这样，他的家最不应该如此。难道他不愿意保护他的家人免遭最大的危险？难道他没有义务养育他们？他是个即使变成小偷也要给他们饭吃的人。但这不是偷，而是为了救他的庄稼，挽救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何必屈服呢？

想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水渠携带着充沛的流水，淙淙地流到别人的地里去，这是在让他受罪。难道由于那些法律要如此，生的活路经过他的家门口也不能利用它？这使他怒不可遏。

突然他站起来，如同一个作出决定并坚决执行的人，一切的一切他都置之度外。

"浇地去！浇地去！"

他老婆吓了一跳，立刻预感到如此不顾死活的决定所包含的全部危险。"上帝保佑，巴蒂斯特！他们会处你更大一笔罚款，也许你的违抗会得罪法庭上的人，他们会永远不给你水浇地，要好好想想……还是等等好。"

但是，巴蒂斯特是那种平稳黏糊和反应迟缓的人，一旦失去冷静，就很不容易恢复，他的怒气坚定不移。

"浇地去！浇地去！"

小巴蒂斯特，高兴地重复着他父亲的话，绰起锄头就跑出了茅屋，他后面跟着他妹妹和小兄弟们。

大家都想参加这项工作，好像这是节日盛事。

全家人感受到靠反抗夺回自由的那种兴高采烈。

大家一起向着在幢幢黑影中发出潺潺声的水渠走去。广阔的原野消失在昏暗深蓝的暮色中；一丛丛芦苇像一簇簇窃窃私语黑黝黝的人群起伏摆动，发出飒飒声，繁星在黑暗的夜空闪烁眨眼。

巴蒂斯特下到了水渠中，水没了膝盖，他放好拦水闸，他儿子、老婆以及女儿，用锄头刨开水渠的堤坡，挖开一个个缺口，水就汩汩地流进来灌溉他的田地。

全家人都有一种凉爽和幸福的感受。

土地贪婪地狂饮，以咕嘟咕嘟的喝水声在欢唱，这歌声扣动着他们大家的心弦。“喝吧，喝吧，可怜的孩子！”他们把脚踩进烂泥，弯着腰从地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察看水是否各处都浇灌到了。

巴蒂斯特由于尝过被禁止的滋味而感到心满意足，发出了一阵号叫，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法庭上的人可以现在就来，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的地已经喝足了，这才是最要紧的。

以他惯于在孤僻地方生活的人那种灵敏的听觉，他相信在邻近的芦苇丛中，有某种令人不安的响声，于是他跑回茅屋去，又立即返回，手中握着他的新猎枪。

他把枪端在手臂上，手指扣在扳机上，靠着水渠边的茅屋待了一个多小时。

水不往前流了，从巴蒂斯特的地里漫溢出来，他的地像得了水肿病人的干渴症那样喝了又喝。

也许下边那些田地的主人在抱怨，也许作为协调员的比门托警觉地在附近转悠，他会被这种粗暴践踏法律的行为所震怒。

但是，巴蒂斯特犹如看守他收获的哨兵，为生活而拼命奋斗的勇士，就在那里守卫着在继续灌溉的地里起伏摆动的他自己的庄稼，谁要带头试图放下水闸重新恢复水的法定流向，他已准备好立即给他放一猎枪子弹。

他的态度是如此狂野不羁，突兀地直立在水渠上；这个黑色的幽灵可能已猜到他决心用开枪来迎接出现的任何人，因此没有任何人从附近的芦苇塘中走出来，而他的田地足足喝了一小时的水，没有任何抗议声。

更奇怪的是，下一个星期四，协调员没有让他去用水法庭出庭。

果菜园区都知道在巴雷特的旧居惟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支双筒猎枪，这是那个外来人在巴伦西亚人非洲民族的激情冲动下新买的；为了在他住房门背后有这么一件令人羡慕又敬畏的新武器，他心甘情愿饿肚子也要买下它。

第五章

每天天一亮，巴蒂斯特的女儿罗塞塔便睡眼惺忪地从床上跳起，张开双臂，伸个窈窕淑女的懒腰，使她这个金发苗条的姑娘浑身都颤动，然后打开茅屋的大门。

水井的滑轮发出刺耳的吱吱声，那条在茅屋外过夜的丑陋的小狗绕着她的裙子高兴地跳着，叫着，而罗塞塔借着最后的晨星的光亮，从那井口爬满茂密常青藤的又圆又乌黑的井洞里，打起一满桶冷水，浇在自己的脸上和手上。

然后，她在小油灯的照亮下，在茅屋里来回走动，准备去巴伦西亚的物品。

她母亲自打见她不在床上，就随着她的活动，给她种种指导和叮嘱：可以把晚饭剩下的饭菜带走，再带上碗柜里的三条沙丁鱼就足够了。小心点，别跟那天一样把锅打破了，听见了没有？别忘了买线和针，给小弟弟买双麻鞋，这个最费鞋的小鬼……钱在小桌子的抽屉里。

母亲在床上翻了个身，甜蜜享受那卧室里的温暖，打算靠着身材魁伟、鼻息如雷的巴蒂斯特再睡上半小时，这时罗塞塔则继续她的准备工作。她把那点可怜的饭食放在一只小

篮子里，之后梳理她一头似乎被太阳汲取了颜色的浅淡的金发；在下颌系上条头巾，在出门前，又转身以大姊的关爱看看弟弟们是否盖好被子。她为这几个和她同房间睡在地上的兄弟们操着心，此时他们正按个儿大小排列睡着，从个子高高的小巴蒂斯特到刚会说话的最小的小弟弟，一个挨一个，就像一架管风琴的琴管。

“走了，再见了。晚上见!”心情高昂的姑娘大声说着，同时把一只手臂抄进了小篮的提把，关上茅屋的门，再把钥匙从下面门缝塞进屋。

天已经亮了。在清早鱼白的晨曦下，可以看见大路和小道上劳动者的队伍，在城市生活的吸引下，正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一群群举止优雅的缫丝女工迈着整齐的脚步经过这儿，潇洒地摆动着右臂，如同在空中划动着船桨；每当某个年轻小伙从邻近的地里用质朴的情话向她们致意问候时，她们会全体齐声发出尖叫。

罗塞塔总是独自一人往城里走去。这可怜的姑娘知道得很清楚，她的工友们，她家的敌人的女儿和姊妹们是什么样的人。

她们中间好几个人在那个工厂干活，但这可怜的金发姑娘，不止一次，不得不壮着胆子，用抓和挠来自卫。她们乘她不备，把腐败变质的东西掷进她的食品篮子，好几次打碎她的小锅；在车间里不靠近她走，又经常不断地把她推挤到泡着蚕茧的潮湿的锅炉边；她们把她叫做“饿死鬼”，或用其他类似的“赞扬”的话来说她的家庭。

在路上，她像对一帮凶神恶煞一样地躲开她们大伙儿，

只有到了工厂里她才感到放心。这工厂原先是一个大的旧市场，正墙一面画着十八世纪壁画，在画面剥落和墙壁裂隙之间，仍然保留着一组组红色的人腿和古铜色的侧面像，以及圆形雕饰和神话传说画的残存。

罗塞塔是全家中最像她父亲的一个，正如巴蒂斯特形容他自己那样，“干起活来是一头猛兽”。浸泡蚕茧的池子炽热的蒸汽向她的头部升起，灼痛她的眼睛，但是尽管如此，她坚持在她的岗位一动不动，继续在滚开的乳黄色的水底下寻找柔软的蚕茧散开的丝头，在茧壳中间是刚被高温烫死的勤劳的蚕蛹，蚕这种有着珍贵的液体的幼虫的罪孽就是自己给自己建造了一所华美的牢房，以便它自己变成蛾。

在这所大而旧的房子里一片劳作的轰响声，使得习惯于辽阔沃原上的宁静的果菜园区的女儿们感到震耳欲聋和十分劳累，而在那宁静的沃原，人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儿蒸汽机在下面吼叫，发出可怕的响鼻，通过无数的管道传递出来。机器的皮带轮和机床在旋转，发出如同无数鬼蜮的鸣叫声，但似乎那么大的嘈杂声还嫌不够，这些缫丝女工们按照她们传统的习惯，用鼻音浓重的嗓音合唱《我主》、《圣母颂》和《祖国颂》等歌曲，和每星期天清早沿着果菜园区各条小路举行出会游行所唱的“晨祷”一个调子。

这种虔诚并不妨碍姑娘们一边唱歌一边嬉笑，不妨碍她们唱到低音时，在一句句唱词间互相辱骂，而且约定出门的时候互相抓挠打一架，因为这些皮肤棕色的姑娘，被主宰农民家庭的严厉的专横统治束缚着，世袭的提心吊胆迫使她们在男人面前永远眼睛看着地面，而这儿，她们在一起，无拘无束，成了一群名副其实的调皮鬼，相互以打嘴仗为乐，吐

出一些大路上听来的赶大车的和农夫们说的所有粗野的话。

罗塞塔是她们中最不爱说话和最勤劳的，为了在工作中不走神分心，她不唱歌，从不挑起吵嘴。她学什么都很快，工作没有几个星期她就每天挣三个雷亚尔，这又引起其他女孩子们的忌妒。

吃饭的时候，当头发蓬乱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工厂在附近廊檐下狼吞虎咽地享受她们饭锅里的美食时，她们用傲慢的眼色去挑逗男人们，招惹他们跟她们说话，然后她们又假装给弄得恼火，发出尖声怪叫，开始跟男人们口角起来，彼此说些下流无耻的话。这时候，罗塞塔留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坐在地上，和河右岸另外一个果菜园区的两三个年轻姑娘在一起，她们对巴雷特大叔的故事和她的工友们的仇恨没有兴趣。

在最初几个星期，罗塞塔看到暮色降临就不免有些恐惧，因为这时下工的时间到了。

她害怕那些和她走一条路的工友们，她就在厂里耽搁点时间，让她们先走。她们就像一阵旋风那样走在前面。她们发出吵吵嚷嚷的喧笑声，衣裙的摆动声，说些放荡的粗言恶语，强壮结实的肢体散发出一种气味。

在冬天寒冷的黄昏，罗塞塔懒洋洋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购买她母亲嘱咐的东西，停在开始上灯的橱窗面前发呆，最后，走过桥，进了郊区昏暗的小巷，出城走上阿尔博拉亚大路。

走到这里一切都很好。但是从这儿往前，她走进了黑暗果菜园区，一些神秘的声音，令人惊慌的黑影，在她跟前闪过，招呼她，阴森森地说声“晚上好!”她就开始害怕，上

下牙直打战。

寂静和黑暗并不让她害怕。一个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如果肯定在路上她不会遇到任何人，这也许会给她以信心，她恐惧的并不是像她的女工友们想到的死人、巫婆和幽灵，这些她从来没想到过，令她惴惴不安的是活人。

她想起在工厂里听到的关于果菜园区的几个故事让她惊恐：关于女青年害怕比门托和另外一些常在“干杯”酒店聚会的勇敢分子的故事，这帮存心不良的家伙，趁着天黑，把单身的姑娘推到干的灌溉渠的底部或者把她们压倒在草堆后面。罗塞塔，自从进了工厂已经不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的想象力达到了恐怖事件的最终极限，她想象到自己被他们中的一个凶神恶魔杀害，就像果菜园区的传说讲到的小孩子们一样，给开膛破肚，内脏全被掏空，几个神秘的刽子手取出他们的脂肪，做成给富人用的神奇的药品。

冬天的傍晚黑暗，很多时候多雨，罗塞塔在回家的大半段路上都瑟瑟发抖。但是最严酷的关口，最可怕的障碍是在快走完的那段路，已经靠近她家的茅屋的时候，就是那有名的“干杯”酒店的地方。

那儿是野兽的巢穴。在这段路上，走的人最多，灯光最亮，人们的说话声、突然爆发的笑声、嘈嘈的弹拨吉他声和豪放的民歌声，都从那像熔炉口似的红色大门传出，从大门向黑暗的大路喷射出不时被晃动的奇形怪状的影子阻断的光的画面。但是，这个可怜的缫丝女工，走近那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在妖魔鬼怪的洞穴前面一样，她犹豫不决，停住脚步颤抖着，准备穿过田野那幢房子后面绕过去，或者

藏身在和大路平行的水渠里，扒着岸边的斜坡偷偷溜走，怎么样都可以，只要不经过那发出饮酒作乐和粗言恶语的喧闹声的血盆大口的前面。

最后她下定决心，就像一个从悬崖往下跳的人那样鼓起了勇气，沿着水渠的边缘以极轻快的步子和令人惊骇的非凡的平衡力，飞快地从酒店前面走了过去。

她的速度那么快。在那些“干杯”酒店的老主顾们浑浊的眼里，她是一颗陨星，一个飘忽不定的白色的影子。

过了酒店，姑娘还是跑呀跑呀的，总以为有什么人在跟踪她，随时会有一只强有力的爪子拽下她的裙子。

一直到听见自己家茅屋的狗的叫声，她这才平静下来。这条狗丑极了，无疑是为了反其意给它取名“金星”，它跑到大路中间又蹦又跳地迎接她，舔她的手。

家里人绝对猜想不到罗塞塔一路上经受的惊恐。这个可怜的姑娘走进茅屋时，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担心不安的母亲的问话，她自称胆子大，说有几个女工友一起回来的。

她不想让父亲天天夜里离开家到大路上接她。她了解邻里们的仇恨，“干杯”酒店里那些好吵架的人更使她非常害怕。

第二天她依然去工厂，去忍受回家时同样的恐惧，惟有期盼春天快些来到的希望在给她勇气，到了春天，下午时间较长，黄昏光辉灿烂，她可以在天黑前赶回到茅屋。

有一天晚上，罗塞塔感到轻松一些。还在靠近城的地方，路上走来一个男人，开始和她一起走。

“晚上好！”

缫丝姑娘在大路的高坡上走，这男人在底下走，走在车轮压出的深深的沟辙中间，脚踢碰着碎砖头、破沙锅片，甚至碎玻璃器皿，这些破烂东西是有心人想用来填平不知什么年代留下的坑坑洼洼的。

罗塞塔显得很平静；这位同伴还没给她问好的时候，她就认出了他。他叫托内特，是羊倌彤巴大叔的孙子，是个好小伙子，他给阿尔博拉亚一个肉店老板当佣人。那些缫丝女工在路上碰到他，就拿他逗乐，只要和他说一句话，就见他马上面红耳赤，转过脸去。

多么腼腆的小伙子！在这世上除了他爷爷外，他没有旁的亲人；他连星期天也干活，照样去巴伦西亚，就像平日一样，为他主人的地拾粪肥，帮他主人宰猪、种地，或者给远离村镇的有钱人家的庄园送肉。靠这一切换来他和爷爷粗劣的饭食，穿一身破衣烂衫，那是主人给的旧衣服。他不抽烟，有生以来只去过“干杯”酒店两三回；星期天，如果有几小时空闲，他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蹲在阿尔博拉亚广场观看那些帅哥们踢球，而是到乡下去，在那纵横交错的阡陌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如果碰到一棵树上栖息着鸟群，他就停在那里，对着这些果菜园的流浪汉在空中盘旋飞翔和发出的鸣叫出神发呆。

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爷爷——那个老牧羊人的某些神秘古怪的东西，人人都认为他是个不幸、腼腆又听话的孩子。

这个缫丝姑娘有他作伴胆子就壮了。对她来说，有个男人一起走比较安全，而如果这个男人是可以给她信心的托内特，那就更安全了。

她和他说说话，问他从哪里来，这个年轻人只会以他那种习惯的羞怯，含糊地回答说："那儿……那儿……"之后他就不吭声了，似乎说出这几个字，他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默默地继续走路，走到快近茅屋时，他们俩便分开。

"晚上好，谢谢！"姑娘这么说。

"晚上好！"托内特说完就朝镇上走去，一会儿就消失了。

这对她来说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一次愉快见面，消除了她的害怕，就此而已。但是，那天晚上，罗塞塔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却都想到彤巴大叔的孙子。

现在她回想起有几次早晨在路上碰到过他，甚至觉得托内特一直在有意走得和她一样快慢，虽然隔开一段距离，以免引起那些尖酸刻薄的缫丝女工们的注意……有时候，她突然回转头去，她相信自己曾经意外地发现他用眼睛在紧紧地盯着她……

这个少女，就像在缫丝时抽茧的丝头那样，她抓住她记忆中这些散乱的丝头般的头绪，抽呀抽呀，她回忆起和托内特有关的一切事件：她第一次看见他时，由于缫丝女工们戏弄他，她怜悯地同情他，而他则低着头怯生生地忍受着，仿佛这帮妖精使他害怕；后来，在路上经常碰到他，年轻人来往的目光似乎有什么话要对她说。

第二天早晨，她去巴伦西亚的时候，没有看见他，但是，晚上她动身回茅屋去的时候，她并不感到害怕，虽然那天傍晚天色昏暗，下着雨。她预感到让人安心的伙伴会出现

的，果然几乎在头一天的老地点，他迎着她来了。

他还是老样子，亲切地说了声“晚上好!”就继续走在她的边上。

罗塞塔显得较擅言谈。“你从哪儿来?”“真巧，连续两天都碰到你。”而他则颤抖着，就像说出几个字他要费好大力气似的，仍旧是老样子，回答说：“那儿……那儿……”其实这姑娘跟他一样腼腆，不过，对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她直想笑。她谈她的害怕心情，谈她冬天走在路上的惊吓，而托内特，对能给姑娘提供帮助感到满心高兴，终于开口对她说他将经常陪着她。他主人总有些事派他去做，他必须在这片原野走动。

他们还是用头天简单的几个字相互道别分手；但是那天夜里，姑娘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得安宁，情绪紧张，做了各种荒唐的梦，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黑很黑的路上，有一条大狗陪在她身边，舔她的手，狗的脸和托内特一个样。后来，一只狼来咬她，狼的嘴使她模模糊糊记起可恨的比门托，狼和狗打了起来，用牙撕咬，这时她父亲拿着大棒出来，她哭了，好像打在可怜的狗身上的大棒都落在了她的背上，就这样任凭她的想象力驰骋，但是在她那些纷杂混乱的梦境中，她总是看到彤巴大叔的孙子托内特，他的眼睛蓝蓝的，他那像女孩子一样的脸上，布满金黄色的汗毛，这是成熟男子的最初征兆。

她像是从神志错乱中醒来，从床上起来，感到全身乏力。那天是星期日，她不去工厂。太阳透过卧室的小窗子照射进来，全家人都已经起床。罗塞塔开始梳洗打扮，准备和她母亲一起去做弥撒。

那个见鬼的梦还让她心神不宁。她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怀着种种不同的思想，仿佛昨晚是一堵墙，把她的生活隔成了两个样。

过去她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时，就像小鸟一样愉快地歌唱，把衣服放在床上，还感到床是暖烘烘的，还留有她身子睡过的身影。

她非常喜欢过星期天，可以自由自在地晚一点起床，偷懒几小时，出门小游去阿尔博拉亚听弥撒；可这个星期天比以往别的星期天更美好，太阳照得更明亮，鸟儿唱得更起劲，从小窗口流进的空气馨香扑鼻。怎么说好呢，总之，对她来说，这个早晨有点新鲜，非同一般。

她责怪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之前都没有关心照顾自己。十六岁应该是想到打扮打扮的年龄。过去，每当母亲说她没有个模样，她反而笑她母亲，她该有多蠢！

她那条每个星期天穿的棉布裙子，如同一件她第一次见到的华丽的服装，她小心翼翼地把头套进去，仿佛这是用绣花丝边精心制作的。然后，她使劲地收紧胸衣，似乎那件盔甲似的胸衣压迫得还不够紧，这是件地道的农村妇女的胸衣，残酷地镇压正在隆起的胸脯，因为在巴伦西亚农村，未婚女子如果不隐藏好那对天生的诱人的饰物，让任何人罪孽地对处女就想到未来母亲的天性，那是不知羞耻的行为。

她有生以来头一回在她父亲赠送给她的礼物——一块镶在涂了清漆的松木框子里半拃大小镀水银的玻璃——面前花了一刻多钟。这面镜子照不出她整个面孔，她只能把脸分成若干部分来欣赏她的脸蛋儿。

她貌不惊人，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果菜园区可

以找到几十个比她还难看的女孩子。不知为什么，她自我陶醉在欣赏她那双浅绿色的眸子；太阳晒黑了她的皮肤，显现出点点雀斑的双颊，有一头松散柔软如丝线、金黄色的秀发；两翼扇动的小鼻子，端正地长在嘴巴上；嘴边长着成熟的果子上细绒毛似的汗毛，半开半闭的嘴露出坚固、整齐、乳白色的牙齿，这皓齿——这副穷人的牙齿——的光泽似乎使她的脸孔生辉。

她母亲不得不等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催她也没有用。她不耐烦地在茅屋里来回走动，就像远处响起的钟声在催促她们要赶不上做弥撒了。而这时，罗塞塔不慌不忙地在梳头，接着对梳好的头不太满意，又打散重梳，随后，她侍弄披巾，生气地又拉又扯，怎么样都始终不称心。

在阿尔博拉亚广场，罗塞塔进出教堂都几乎不抬眼睛，只是细细察看肉店的大门，那儿人们挤在一起，围拢在卖肉的案子边。

他就在那儿，正帮他的主人干活，把一块块去皮的羊肉递给主人，同时轰赶叮满在肉上成群的苍蝇。

当这个没头脑的小子看见她时，脸红得不知成了什么样。她第二次走过时，他着了魔似的，右手拿了一只羊腿却不递给他那大腹便便的老板，这老板空等着，骂了句脏话，甚至举起手中的刀威吓他。

那天下午她犯了愁。她坐在茅屋门口，她相信好多次发现他在较远的小路间转悠，或者躲在芦苇丛中窥视她。这个缫丝姑娘就盼望快点到星期一，可以去工厂上班，回来的时候由托内特陪着走过那条可怕的路。

第二天傍晚，这小伙子真的出现了。

在较往日更靠近城里的地方，他迎着罗塞塔来了。

“晚上好！”

但是这次在惯常的问候之后，他没有沉默。这个腼腆的孩子好像在休息日这一天长进了许多。

他笨拙地，一边说话一边两只手在裤腿上抓挠，想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有时候一个字和一个字之间要停两三分钟，说他看见她很高兴……（罗塞塔微笑着，喃喃地、细声细气地说了声谢谢。）星期天玩得很好吧？（没有回答。）他过得很糟糕。他觉得厌烦无聊。肯定是习惯……所以……觉得好像缺点什么……那当然！那是他喜欢走那条路……不，不是路；他喜欢的是陪同她……

他说到这里突然住嘴了。罗塞塔甚至觉得他神经太紧张，在咬他的舌头惩罚它刚才的冒失，他在拧自己的胳肢窝，因为自己说得太远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好长一段路。姑娘一直没搭话；她以缫丝姑娘们洒脱的风度摆动着身体，继续往前走，挎着的篮子靠在左侧臀部，右臂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来回摆动着。

她在想着她的那个梦。她像还在迷梦中，看到些稀奇古怪的事，她还几次回过头去，自认为在黑暗中感觉那条舔她的手、长着托内特一样的脸的狗。她回想到这件事，此时还不免让她发笑。但不是这样；在她边上的是个能够保护她的好小伙子；有点腼腆和畏畏缩缩，这确是如此，他总是低着头，好像到嘴边的话又滑到了肚子里，可留在肚子里，又在刺痛他，让他难受。

罗塞塔更把他闹糊涂了。你说说：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来路上陪伴她？人家会怎么说？要是她父亲知道了，会多

不高兴！

“为什么？为什么？”姑娘这么问道。

而小伙子是越发难过，越发畏缩，如同一个供认不讳的犯人在听对他的控诉，什么话也回答不上来。他和姑娘齐步走着，但和她保持着距离，他走在路边上，老是磕磕绊绊。罗塞塔甚至以为他会哭出来。

但当他们已经走近茅屋，快要分手的时候，托内特却产生了一种胆怯人的冲动。他说出话带着沉默时同样的猛劲，好像并没有过几分钟，他就回答姑娘的问话说：

“为什么……因为我爱你。”

他说话时凑到了她跟前，甚至他呼出的气息冲到了她脸上，两眼朝着她一亮，似乎通过眼睛向她表达出了全部真情；但随后，他后悔，再一次担心害怕，被自己说的话吓坏了，于是像个小孩子一样拔腿逃跑了。

托内特爱她！两天来姑娘就等着这句话，但是这句话给她产生的效应是一种意外的袒露。她也爱他；整个晚上，甚至在梦中，她听到在她耳边轻轻地千百个声音一起在轻轻地说同一句话：因为我爱你。

托内特没有等到第二天晚上。第二天黎明，罗塞塔在大路上就看见了他，他几乎隐藏在一棵桑树树干后面，惶恐地瞧着她，就像一个已经悔过、害怕挨严厉训斥的孩子，只要见她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他就准备好逃跑。

但是缫丝姑娘在微笑，脸色羞赧，如此而已。

一切都说明白了；他们俩没有必要再表白彼此相爱，但恋爱关系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从此后托内特没有一次不来陪伴她回家。

大腹便便的肉店老板对他佣人的突然变化气得大声吼叫，过去他是那么勤恳，现在总要找点借口去果菜园区待上好几小时，尤其是傍晚时分。

但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这一点私利，托内特在担心他主人的臭骂和威胁，缫丝姑娘也在担心她可怕的父亲，对父亲一般说她是害怕多于尊敬。

罗塞塔的卧室里总有一只鸟窝，她说是路上捡到的。她的恋人知道不能空着手见她，他搜寻果菜园区所有的芦苇塘和树林子，好给缫丝姑娘送点礼品，一些草和树枝编的鸟窝，里面放着几只雏鸟，这些小东西玫瑰红色的皮肤上盖着一层极细的绒毛，光着屁股，绝望地啁啁地叫着，张着极大的嘴巴，喂多少面包屑也不嫌多。

罗塞塔把礼物保存在她房间里，仿佛这就是她的恋人本人，但是她几个小兄弟，这几个小家伙把茅屋看做是他们的窝，出于对小鸟儿的爱慕要去玩，末了把它们的脖子拧断了，把小鸟弄死了，把罗塞塔弄哭了。

另外几次，托内特来时胸口抱着一个包，里面装满从“干杯”酒店买来的豆子和花生。他们一路上慢慢地走，两人吃呀吃呀，相互看看对方的眼睛，两人也不知有什么好笑，竟傻笑起来，很多回他们不知不觉，就在路边斜坡上坐了下来。

她较为理智，并责怪他：总是瞎花钱！为了买这么多礼物，一个星期得送给酒店两个雷阿尔或者更多点。他却显得很大方。花这几个钱，除了为她还为谁？到两人结婚的时候——总有一天要举行的——他会存钱的。这事得从今往后十到十二年，不用着急；果菜园区所有谈恋爱的人都经过那么

长一段时间。

提起结婚这事使罗塞塔回到了现实，有一天要是她父亲知道了这一切……至圣的圣母呀！一顿棍棒会打得她直不起腰来！她冷静地谈到将来会挨揍，还面带微笑，就像一个受惯了那种表现严厉、令人敬畏和赏罚分明的父权的揍嘴巴和打棍子的坚强的姑娘。

他们俩的关系是清白纯洁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蠢蠢欲动的愿望，没有敢肉体接触。他们在暮色苍茫中走在几乎完全没有人的路上，似乎这种孤寂使他们的思想远离一切不纯洁的念头。

有一回，托内特无意中碰到了罗塞塔的腰部，他羞得满脸通红，好像他倒是个大姑娘。

他们远远没有想到他们每天见面，除了聊聊天和相互看看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事。这是初恋，是刚才醒悟的青春的表露，能相互见面，说说话，笑笑就满意了，没有丝毫欲念。

缫丝姑娘在她那些令人恐惧的黑夜里曾经多么希望春天到来，现在她看到漫长又光辉的傍晚在流逝，却反而不安起来。

现在，她大白天也和她的对象相聚，路上总少不了工厂里的女友们或者邻近的妇女们，她们看见他们在一起，居心不良地微笑着，一切都猜透了。

在工厂里，她的敌人们开始开各种玩笑，讥讽地问她什么时候出嫁，给她起了外号叫“羊倌夫人”，因为她和彤巴大叔的孙子谈恋爱。

可怜的罗塞塔提心吊胆得人都颤抖。她将挨一顿臭打！

总有一天这消息会传到父亲耳朵里。就在用水法庭宣判巴蒂斯特那一天，她父亲在路上就看见托内特陪伴着她。

但是，什么都没发生。幸好那件灌溉事件救了姑娘。她父亲因为救活了他的庄稼很满意，仅限于有几次瞧着她皱皱眉头。后来，他用缓慢的声音，竖着食指，用命令的口气警告她说，今后注意从工厂一个人回家，要不然，她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整整一个星期她单独一人回家。托内特对巴蒂斯特先生有一定的敬意，他只要走到大路附近看见缫丝姑娘过去或者远远地跟随她就满意了。

由于天长了，大路上有许多行人。

但是，对于心情急迫的恋人来说，这种疏远不能长此下去。一个星期天下午，罗塞塔百无聊赖，对只在茅屋门前散步感到厌烦。她相信在远处小路走过的人中间可以看到托内特，就抓起一个漆了绿色的罐子，跟她母亲说了声她到“女王泉”去打水。母亲就让她去了。她应该散散心，可怜的姑娘，她连女朋友都没有；对年轻人应该把他们该享有的给他们。

“女王泉”是果菜园区整个这片地方的骄傲，过去果菜园区的人只能喝井水和在各条水渠里流的黄澄澄的泥浆水。

“女王泉”在一座荒废的庄园前面，据果菜园区最有学问的人说，这是桩古老又有很大功德的事件；按照比门托讲，这是摩尔人的杰作；根据彤巴大叔以庄严的神谕宣称，这是耶稣的使徒们行将给世上的坏蛋们施洗礼时代的纪念碑。

在日暮黄昏时，一群群姑娘们走在大路上，路两旁装点

着一排排杨树，不停地摆动着茂密的银色枝叶，一群群姑娘们把罐子稳稳笔直地顶在头上，她们迈出的有节奏的脚步和苗条的身影使人想起古希腊节日里头顶供品篮的少女。

这样的列队行进赋予巴伦西亚果菜园区某种《圣经》般的情趣，使人联想到阿拉伯的诗篇，这诗歌颂身子靠在清泉边，脚边放着汲水罐的妇女，它把东方两种最强烈的激情——美人和水——融入一个画面。

“女王泉”是一个四方的水潭，有红色石块砌成围墙，水远远低于地面。有六个台阶可下到底下，由于潮湿，台阶永远呈绿色，很滑。在连接石阶的长方石头墙面突出地有幅浅浮雕，上面涂刷了一层白粉，人物群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该是众天使簇拥着圣母，是一件中世纪粗犷朴实无华的艺术品，是有人在被占领时代[①]还愿捐献的，但是有好几代人雕琢过这石头，以便把被岁月磨损的群像刻得清晰些，另有几代人出于荒唐的好奇心理，把石头加以粉刷，最终使石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只看得出一个模糊不清、不成形的女子人影，就是用以给这泉水命名的王后：“摩尔人的女王，”正如农村传说中所有的女主人翁必定是女王一样。

每个星期天下午，那里少不了喧闹和嘈杂。三十多个女孩子带着她们的水罐聚集在一起，谁都想第一个把水灌满，但又不忙着离开。在狭窄的台阶上推推搡搡，把裙子撩起夹在腿中间，以便弯下身子把她的水罐放进小小的水塘里。水罐在从沙子的池底不断冒起的水泡之间晃动着，池底生长着

①指八至十一世纪西班牙被阿拉伯人占领的时代。

一束束带黏液的植物，在水流的冲击下起伏不停的头发似的绿色细丝在它们晶莹的液体牢狱中来回飘游。那种叫做水虱的昆虫用它不得安宁的腿在这明亮的水面划出道道波纹。

那些已经汲满水罐的姑娘们则坐在水潭的边沿，两条腿悬挂在水上，每当某个年轻小伙子下来喝口水，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她们就把腿缩起来，好像出丑似地发出尖叫声。

这是一群淘气的麻雀的聚会。所有的女孩子同时说话，有的相互对骂，有的大肆说不在场人的坏话，把果菜园的全部丑闻都公之于众。这伙年轻人，一旦严厉管教的父辈不在跟前，她们抛掉了在家里做出来的虚伪的一面，表现出原来不能表露的粗野，什么都敢说敢做。这些皮肤黝黑的天使们，在阿尔博拉亚教堂里庆祝少女节的时候，她们那么温顺地唱赞颂圣母的诗歌，而当她们单独在一起就激情勃发，讲起话来夹杂着赶大车的说的粗俗下流的话，就像接生婆一样冷静泰然地谈论各种隐私。

罗塞塔带着她的水罐突然来到了那里，路上她没有碰到她的男朋友，尽管她走得很慢，频频回过头去，每次都希望他从一条小路上走出来。

见到她来了，泉水边吵吵嚷嚷的聚谈就戛然而止。罗塞塔出现之初着实令人惊愕不已，有点像阿尔博拉亚教堂里正在做大弥撒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个摩尔人。这个饿死鬼来干什么？

罗塞塔向也在她同一厂里工作的两三个姑娘打招呼问好，她们几乎没有给她回礼，都咬紧了嘴唇，还带有几分轻蔑的神气。

其他女孩子，在惊讶后回过神来，就继续谈话，如同什

么事也没发生，对这个突然闯进来的女人，连安静一会儿的面子也不想给她。

罗塞塔下到泉水边，在汲满水罐后，她直起身子，把头探过了水池的墙壁，向整个原野焦急地望了一眼。

“看吧，看吧，他不会来了。”

这是比门托的外甥女，佩佩塔的一个姊妹的女儿说的。她皮肤有点黑，容易紧张，鼻子傲慢地向上翘起，她为自己是家中独生女和她父亲不是任何人的佃农感到骄傲，因为她父亲种的那几块地是他自己的产业。

对，她可以爱看多久就看多久，但是他是不会来的。其他女孩子不知道她在等谁？她是在等她的未婚夫，彤巴大叔的孙子。真是天生一对！

三十张尖酸刻薄的嘴就像吞噬人一样咧开狂笑起来，她们并非从中找到了极大乐趣，而是为了把可恨的巴蒂斯特的女儿从气势上压倒。

“羊倌夫人！”有几个姑娘说道，“神圣的羊倌夫人！”

罗塞塔耸了耸肩膀，表示随她们说都无所谓。她本来就希望有这个外号，再说，工厂里的那些玩笑早就使她的感觉能力迟钝了。

她把水罐放在肩上，拾级往上走。但是走到最末一级，比门托的外甥女娇声娇气轻轻的一句话让她停住了脚步。这条臭蚂蟥可真会咬人！

甭想，她永远做不了彤巴大叔孙子的老婆。他是个倒霉蛋，自己连饭都吃不饱，不过他是清白人家，不可能和做贼的家攀亲。

罗塞塔几乎把肩上的水罐松了手，她霎时满脸通红，好

像这些话让她撕心裂肺，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脸，一会儿她脸色又变白了，像死人的脸一样惨白。“谁是贼？谁？”她问道，声音在颤抖，这引得水泉边的女人们一片笑声。

谁？你父亲。她姨夫比门托知道得很清楚，在“干杯”酒店大家不谈别的就专谈这件事。他们以为过去的事能瞒得住？他们从他们村里逃出来是因为那里的人太了解他们了；因此他们来到果菜园区霸占了不是他们的东西。甚至有消息说巴蒂斯特先生曾经因为丢人的事蹲过大狱……

就这样这条饶舌的毒蛇不断地说着，把她在家里和这里田野旷原听到的一切通通都吐出来：“干杯”酒店里那些浪荡子编造的所有谎言，比门托阴谋制造的全部诬陷之词，一股脑儿都吐了出来。现在比门托越来越感到不敢面对面攻击巴蒂斯特，所以就力图用恶言中伤来骚扰他，烦扰他，伤害他。

突然罗塞塔身上也产生了她父亲不屈的性格，因愤怒而发抖，说话结巴，两眼布满了血丝。她把水罐甩下，打得粉碎，把最靠近的姑娘们都弄湿了，她们一起齐声抗议，骂她是畜生。但是对这类事她已经看够了，受够了！

“我爸！”她怒吼着，一边冲向那个蛮横无礼的女孩子。“我爸是贼？你要再说一遍，看我撕烂你的臭嘴！”

但这个肤色黝黑的姑娘没能再说一遍，因为她还没来得及张嘴就挨了一巴掌，与此同时，罗塞塔另一只手揪住了她的发髻。这姑娘因为痛得厉害，本能地抓住了缫丝姑娘的黄头发，几分钟之间，只见她们两人都弯下了腰，发出疼痛和愤怒的叫喊声，互相拼命使劲儿拽对方的头发。发卡都掉下了，辫子也散开了。她们浓密的头发就像两面旗帜，但不是

胜利地迎风飘扬的战旗，而是被敌方的手扭结在一起，受尽折磨痛苦。

不过罗塞塔更有力气或者说更愤怒，她挣脱开了，要把对手拖倒在地，也许要狠狠地惩罚她一下，因为她正用空着的一只手极力要脱下一只鞋子，但就在这当儿发生了前所未闻的粗暴、野蛮的事情。

犹如这些女孩子家的仇恨，在她们茅屋里听到的冷言、恶语，不约而同地一下子从这些姑娘身上爆发了出来，大家一齐扑向巴蒂斯特的女儿。

“贼婆！贼婆！”

罗塞塔挣脱了那些来势汹汹的手臂。她的脸被抓得一道道杠子。她饱受了一顿揍，弯下了身子，但又倒不下去，因为敌人们紧紧揪着她，挤着她，反而支着她站立着。但她给来回从一边推到另一边，最终滚下了滑溜的台阶，前额撞在了石头的一个棱角上。

血！如同一块石头打在一棵停满鸟的树上。所有的女孩子，头上顶着水罐，四散跑走了，不一会儿，在“王后泉”边就只剩下可怜的罗塞塔，她头发披散，裙子给撕破了，满脸脏兮兮的土和血，哭着朝她家走去。

母亲看见她进门忧伤地叫了起来，怎么啦？在知道了发生的事之后她大声抗议！那帮家伙比犹太人还坏！主呀！主呀！在基督徒的土地上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

对于果菜园区的人来说，只由男人们找找可怜的巴蒂斯特的麻烦，在法庭上诬陷他，给他处以不公正的罚款，似乎这还远远不够。现在是他们的女儿来迫害可怜的罗塞塔，好像这不幸的姑娘也有什么罪过。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

他们想像上帝嘱咐的那样，不得罪任何人，靠自己的劳动生活！

巴蒂斯特看到他女儿脸上血迹斑斑地在痛哭，脸色一下变白了，他朝着大路走了几步，眼光盯着显露在芦苇丛上面的比门托茅屋的屋顶。

但是他停住了脚步，最后温情地责备了罗塞塔几句。已经发生的事教训她不要由着性子在果菜园区随便走动。他们应该避免和其他人发生任何磨擦，永远不要离开是他们命根子的土地。

他们就待在自己家里，那些敌人是力戒上门来找他们的。

第六章

早晚当果菜农们沿着通往大海的路走过卡德纳磨坊时，只听见胡蜂和蜜蜂的嗡嗡声。

大路到磨坊跟前展宽，形成一个四周以浓密的杨树林为屏幕的小广场。这磨坊是个已倒塌成废墟的古老的工厂，破旧的屋顶、断裂的墙壁、黑黝黝的小窗子堆积如山。

厂房原先就建在水渠上，用两根粗粗的石支墩撑着，从支墩间水流如瀑布直下，激起水珠飞溅。

从杨树林间传来华金老夫子的学校的缓慢又单调的声音，学校就设在一溜杨树掩隐的茅屋里。

知识从来没有被安置在比这更糟糕的地方，虽然一般地说，知识并不高居于殿堂之上。

学校是所旧茅屋，只有从门和屋顶的缝隙透射进一点阳光，四壁似白非白；老师的夫人，一个肥胖的女人，背靠着茅草藤的椅子坐着，整天在那里钦佩地聆听她的丈夫讲课。屋里有几条板凳，三张用嚼烂的面包贴在墙上的满是污垢的字母表，表的四角已经破碎；在紧挨着学校的住房里，有很少几件旧家具，这些家具好像已经周游过半个西班牙。

在整个茅屋里只有一件新东西，那就是老师放在门背后的细长的芦苇秆子。老师每两天从邻近的芦苇塘里换一根，幸好这东西很便宜，因为这秆子在那些野小子坚硬光秃的脑袋上消耗得很快。

至于书本在学校里只有几乎不到三本。一本识字课本给大家用，还要更多的干什么？这里的教育方法通行摩尔式的朗读和背诵，一直到要用锤子不断把这些东西敲打进那些顽固坚硬的头脑里去。

因此，从早晨到傍晚，从那幢旧茅屋的门里传出令人厌烦的朗读声，连周围所有鸟儿都加以嘲笑。

“我……们……的……主，……你……在……天上。”

“圣母……玛利亚。”

“二乘二……等于……四。”

麻雀、朱顶雀和百灵鸟，看到那些孩子成群结伙地走在小路上，就像逃避魔鬼一样躲避他们，较放心地栖息到附近的树林里；当看到它们凶残的敌人被幽禁在笼子里，它们甚至迈开善于跳跃的小腿在学校门前悠悠散步，发出啾啾的喧闹声，恣意嘲笑它们的敌人，这时这些敌人，在秆子的威胁下，只能用眼光斜视它们，不能挪动，重复着让人讨厌的难听的朗读。

时不时地齐声朗读沉静了，响起了华金老夫子威严的声音，吐出一大串充满智慧的话语。

“积德行善的事有多少？”

“二乘七，等于多少？”

他对他们的回答很少是感到满意的。

“你们是些畜生。你们听我课就像我是在用希腊语跟你

们讲话。想一想我对待你们就像在城里的学校一样，温文尔雅，为的是让你们学好样，懂得像个人那样说话……末了，你们到底像什么人，你们跟你们的父亲大人一样粗野，说话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有的是钱去上酒店，但为了星期六不付给我属于我的两个夸尔托[①]，他们却编造千百条借口来敷衍搪塞。”

他气愤地迈着方步，尤其抱怨那些忘了星期六交钱的人。从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人似乎分成两部分。

下面，穿着一双破麻鞋，总是沾满泥巴，一条旧的灯心绒裤子，一双粗糙得皮肤似鳞片的手，在皮肤的裂口处还留存着他小菜园子里的泥土。在茅屋前面他有一方块菜园地，许多情况下，惟有靠它填满他的锅。但是从腰往上，他显出一副威仪，正如他自己说的，是“教育神甫的尊严”，这使他不同于所有茅屋里的人，不同于那些整天爬在垄沟里的蛆虫；在他污秽的胸衣前系一条颜色刺眼的领带；猪鬃般粗硬的花白的两撇胡子，把他胖乎乎红扑扑的脸蛋一分为二，还有一顶橡胶质帽沿的蓝色的便帽，这是他坎坷一生中曾经担任过的许多工作之一的纪念品。

就是这些使他在贫困中聊以自慰，尤其是那条领带，这是整个周围地区没有任何人戴的装饰品，他以此炫耀，如同它是件最高奖赏的标志，如同它是果菜园区的金羊毛骑士团勋章。

家住茅屋里的人都尊重华金老夫子，但至于他忍受的贫困，大家就漫不经心，懒得去关心。那家伙可见过世面！可

①夸尔托，西班牙古铜币名。

闯荡过天下！他当过铁路职员，也曾经在西班牙最偏远的省里做过收税官助理，甚至有人说他去古巴当过宪警。总之，他是个破落了的有头有面的人物。

“堂华金”，他肥胖的老婆，第一个对他维持这种称呼的人说，“他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是很好的人家出身。倒霉的命运把我们弄到了这里，但我们也胡乱浪费了钱财。”

果菜园区的妇女们，尽管个别的星期天也忘了交两夸尔托学费，但都敬崇华金老夫子，把他看成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节日里，在阿尔博拉亚教堂里做大弥撒，华金老夫子穿着那件绿色的方格子上衣参加大合唱时，妇女们都克制着自己，不加以嘲笑。

在贫困的驱使下，他和他身躯硕大、长得白净的老伴一起来到了这里，本来他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他帮附近村子的秘书做些额外工作，用他仅仅懂得的一点草药知识，配制些对住茅屋里的人有神奇疗效的汤剂。大家公认“那位大叔学问很大”。他既无教师的职衔，也不怕任何人想起这事取消了他这一所给不了他饱饭的学校。他靠着来回重复那些话和苇秆子的鞭打，使所有这些五到十岁的淘气鬼拼音识字，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而这些顽童在假日里，就四处用石块打鸟，偷吃水果或者追赶果菜园区路上的狗群。

这位老师是从哪里来的？邻近所有的女人只知道：从很远的地方，从“粗羊毛地区”来的。再要求多一点解释就没有了，因为在果菜园区的地理学上，凡是不说巴伦西亚话的人都是从“粗羊毛地区”来的。

为了使他的学生们明白他所说的话和为了他们在卡斯蒂

利亚语学习上不开倒车，华金老夫子所承担的工作并不轻松。这些学生中间有的只上了两个月学，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搔耳摸脑也没懂老师使用了在他们茅屋里从来没听到过的言词要给他们说些什么。

这位可怜的先生有多难过！他把对教学上有成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温文尔雅上，寄托在他杰出的风度仪表上，寄托在，据他妻子讲，他那么好的语言修辞上。

他的学生每念错一个字（他们从没念对过一个字），都使他咆哮如雷，愤愤地举起双手，直到碰到他这所房子被烟熏黑的房顶。他为他有教养、文明地对待他的学生而感到自豪。

“这是间简陋卑微的茅屋，”他对拥挤在一起、在窄窄的板凳上你推我搡、对苇秆子提心吊胆地听他枯燥无味讲课的三十个小家伙说，“你们应该把它看做是如同培养的礼貌和良好教养的庙堂。我说庙堂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照亮和驱散果菜园区未开化的野蛮的阴影的火炬。要是没有我，你们将成为什么呢？将是一群畜生，请原谅我用这个字，就像你们的父亲大人们一样，对他们我无意加以伤害侮辱。但是靠上帝的帮助，你们从这里出去一定会成为礼仪周全的人，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上得了桌面儿，因为你们交了好运，遇到了一位像我这样的老师，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孩子们拼命地点头来回答，甚至有几个孩子小脑袋撞到邻座的脑袋上，以至于连他的老婆，也为他的庙堂和火炬这话所感动，停住了手中的针线活，向着茅草藤椅子后仰靠过去，以便用敬佩的目光尽情端详她的丈夫。

对那些光着脚、衬衫下摆露在裤子外面的孩子干些淘气

捣乱的事，他总是极其温文尔雅地予以责问。

“您，略皮斯先生，请您站起来。”

略皮斯先生，是个七岁的顽童，裤子用一条背带吊着，裤腿卷起过了小腿，他从板凳上爬下来，毕恭毕敬地立正站在老师面前，眼睛睨视着那根可怕的芦苇秆子。

“刚才我看见您在抠鼻子，把脏东西捻成小丸子。这是很丑的坏毛病，略皮斯先生。请您相信您老师的话。这一回就算了，因为您是用功的，会乘法口诀；但是学问如果不伴以良好的教养就没有多大价值。这一点请您别忘了，略皮斯先生。”

这个捻小丸子的学生完全同意老师的话，他很高兴过了训诫关，而没挨秆子打，但是一条板凳上，在他旁边坐着一个年长些的孩子，他一定怀有旧仇宿怨，看他站在那儿，露着屁股，就在他屁股上恶狠狠地拧了一把。

“哎哟！哎哟！报告老师，”这孩子叫了起来，“厚嘴皮子拧我。”

这下华金老夫子火冒三丈！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些小孩子喜欢互相叫他们父辈的外号，甚至还造出些新的外号。

“谁是厚嘴皮子？您是指佩里斯先生。怎么这样说话，我的天哪！好像这儿是个酒馆……您至少也得说厚唇者！您琢磨琢磨教教这些个笨蛋、这些蠢货多费劲！”

他把芦苇秆子高高举起，开始响亮地鞭打两个孩子：一个因为他拧人，另一个正如他说的，因为“用词不当”，华金老夫子怒气冲冲，不停手地敲打。他这么乱打一气，以至于其他孩子都坐在板凳上相互挤紧在一起，把脑袋钻到邻座的肩膀下。一个小小子，巴蒂斯特的小儿子，给秆子噼里啪

啦的抽打声吓得都拉了一裤子。

这才使这位老师平息下来，使他恢复了失去的威严，同时那些挨打的学子们都用手捂住了他们的鼻子。

“堂娜佩帕”，他对他老婆说，“您把这位博鲁利先生带走，他身体违和，到学校后面给他洗洗。”

这位胖女人对巴蒂斯特的三个儿子有某种好感，因为他们每星期六都交学费。她一手拉起博鲁利先生，他走出学校的时候，两条柔嫩的小腿摇摇摆摆，仍然吓得哭哭啼啼，从他裆裤后面除了露出衬衫的下摆，还露出点别的东西。

这些事件过后，又回到了朗读课。周围的树林子似乎因为讨厌这种单调乏味的节奏穿过它的枝叶而在颤动。

有时候在下午，可以听到一种忧伤凄楚的铃铛声，于是整个学校都高兴得骚动起来。这是彤巴大叔的羊群在走近学校。大家都知道老人赶着他的牲口来，就有一两小时的休息。

如果说牧羊老人话多话长，那么这位老师也不在其后。两人开始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谈话，学生们就离开板凳走近去听他们谈话，或者去和吞噬附近陡坡上小草的羊群玩。

华金老夫子对牧羊老人深有好感，老人到过许多地方，总是很尊敬地用卡斯蒂利亚语和他讲话，懂得药草，但并不因此抢去老夫子的主顾，最后，他是果菜园区惟一能和老夫子交往的人。

他到来的规矩始终如一。首先是羊群来到学校门口，探进脑袋，好奇地嗅嗅闻闻，等到确信那里没有饲料，只有喂头脑的材料，而且没有多大价值，它们就带着某种轻蔑的神情撤退。之后彤巴大叔出现了，放心地走在这块他熟悉的土

地上，但用一根牧杖在前面探路，这是他快失明的双眼的惟一的帮手。

他在靠近门口的砖凳上坐下，老师和牧羊人说着话，堂娜何塞法[①]和学校里的其他大一点的学生都静静地报以敬佩的目光，慢慢地靠近，围拢来形成一个圆圈。

彤巴大叔即使走在羊肠小道上也一个劲儿地和他的羊群说话。一开始就像一个生怕暴露自己缺点的人一样，他说得很慢，但是老师的神侃渐渐激发起他的情绪，不一会儿他就投入种种永恒的故事的无边无际的海洋。他抱怨西班牙所处的糟糕透顶的情况，重复那些城里人带来的消息，憎恨历届坏政府，说它们应对农业歉收负责，最后总要说出那一席老生常谈的话。

“那年代，堂华金，我那年代那是另外一码事。您没有见到过；不过即使您那年代也比眼下的要好。我们是每况愈下……等所有这些小家伙长大成人，您瞧着不知会怎么样！”

大家就知道这是他历史故事的开场白。

“您要是看到了弗腊伊雷游击队的那些人就好了！”牧羊人从来就没能说准弗腊伊雷这几字。“那些人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现在只有在‘干杯’酒店里吹牛逞能的人。那时候我才十八岁，戴一顶有铜鹰装饰的头盔[②]，这是我从一个死人身上摘下来的，那时候我拿的枪比我人还高，嘿，那个弗腊伊雷！是条了不起的好汉！现在大家讲这个那个将军，扯淡！全是扯淡！哪里有内沃特神甫在，哪里就没有别人能胜

①何塞法是人名的正式称呼，小名或爱称即佩帕。

②指拿破仑侵略军的军帽。

过他。但见他身穿神甫长袍，袖子卷得高高的，跨上他的小马驹，手持弯刀，挂着两支手枪。我们驰骋疆场！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又在阿利坎特省；然后，又转到阿尔瓦塞特省附近；法国人始终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但是我们，只要逮住法国人，就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现在我还觉得好像他们就在我眼前说：牟休[①]，请饶命！而我，就嚓！嚓！用刺刀猛地一捅。”

老人高高昂起布满皱纹的脸，他黯淡的两眼闪动着，似乎也放出微弱的星光，他挥动着牧杖如同仍然在刺向敌群。随后他提出一些忠告；在这位慈祥的老人身后，犹如站立起一条在殊死的战争中铸成的铁石心肠的凶残的好汉，显示出他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形成的、不受时光的流逝影响的凶猛的本性。他用巴伦西亚语和孩子们说话，把他亲身经历的硕果赠送给他们。孩子们应该相信他，因为他见多识广。在他的一生中，他以耐心来向敌人报仇；他等待机遇，机遇一到，他就拼命一搏。在他作出这些凶狠的忠告的时候，他挤动着双眼，在他眼窝的深处似乎有行将殒灭的星星在闪动。他以他垂暮之年的狡黠，披露了果菜园区昔日的种种斗争、伏击和计谋，以及对他同时代人生活的彻底的蔑视。

老师则担心这会败坏他学生的道德情操，就改变谈话方向，转而谈谈彤巴大叔念念不忘的法国。

这题目是可以谈上好几小时的。彤巴大叔熟悉法国就同生在法国一样。巴伦西亚向苏显元帅[②]投降后，法国人把他

①牟休（musiú），法文 Monsieur（先生）的讹音。

②苏显（1772—1826），拿破仑的元帅，曾侵入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巴伦西亚多年。

和其他数千人一起作为俘虏送往一个大城市：法国的托洛萨。在谈话中，他掺杂了事隔多年之后他仍然能记得的法国话，但给严重说歪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呀！那儿的男人戴白色长毛绒帽子，各种颜色的上衣领子高到碰上后颈，穿着绅士们穿的长筒靴；女人们穿的裙子就像笛子套那么紧，紧得把裙子里面的东西全都刻画了出来。他就这么继续谈论帝国时代的衣着服式和风俗习惯，想象着这一切依然存在，今天的法国一如世纪之初。

在老人细细讲述他的回忆时，老师和他老婆全神贯注地听着，可有几个孩子充分利用这意外得来的闲暇，在羊群的吸引下慢慢离开了茅屋，就像逃避魔鬼一样逃离了老师和师母。他们拉住羊尾巴，抓住羊的后腿，迫使羊用前腿走路；把羊从陡坡上滚下去，或者一下跳上了毛很脏的羊身上，想骑羊。这些可怜的动物用温柔的咩咩声来表示抗议，但徒劳无用，牧羊人正忙于讲述他杀死的最后一个法国人奄奄一息的情景，他根本没听到羊的叫声。

“那么他们死了多少?”故事讲完时，老师问道。

“约莫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人。我记不大清了。”

他们夫妇相互看了一眼，微微一笑，从上次谈话又增加二十个法国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英雄业绩日益辉煌，被杀的人数日益增多。

羊群的呻吟哀叫声终于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我的爷们儿!”他一边冲着那些胆大妄为的学生喊，一边找那根苇秆子。“都给我到这儿来。你们以为整天只要玩?这儿是用功付出劳动的地方。”

为了用实例来表明这一点，他挥动喜爱的苇秆子，鞭打

着把整群贪玩的小无赖赶进知识的畜栏里去了。

“对不起您了，彤巴大叔，我们已经说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必须得继续上课了。”

这牧羊老人客气地告辞之后，赶引他的羊群向磨坊走去，上那儿去重新开讲他的故事。这时学校里重又响起了背乘法口诀的低吟声，这正是华金老夫子的学生在大大炫耀他们的学问。

太阳下山时，孩子们唱出了他们最后一首赞美诗，感谢上帝用他智慧之光照亮了他们，帮助了他们，各人收起自己的食品袋，因为在果菜园区内孩子们离学校并不近，他们早上离开他们的茅屋时都带上饭食，以便在学校度过一整天。这就让华金老夫子的一些敌人造谣说老师专爱以克扣他学生的饭食来惩罚他们，以此弥补堂娜佩帕厨房里的匮乏。

每星期五放学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一成不变，都得听那篇同样内容的讲演。

“各位先生，明天是星期六，请你们提醒你们的母亲大人，告诉她们明天谁不带两夸尔托来就不能进学校。我特别对您说，某某……先生，对您说，某某……先生，”如此说出十来个人的名字。“你们要是三个星期不带来应允的报酬，这样子教学就无法进行，不可能培育科学，也不可能心情舒畅地和这种村野地方天生的愚昧作斗争。我奉献出我的一切：我的智慧，我的书籍。”他说时看了一眼那三本识字课本，这时他老婆正小心翼翼地把课本收起来存放到那只陈旧的柜子里去。“而你们什么也没带来。我再说一遍：谁明天空手来，就不准进这道门。请转告你们的母亲大人。”

孩子们手拉着手，排成双行——就跟在巴伦西亚那些学

校里一样；有谁信呀——孩子们离开学校时，首先亲吻华金老夫子鳞片似皲裂的右手，在走过他面前时大家流利地重复说：

“祝您安好！明天见，上帝保佑！”

老师一直伴送孩子们到磨坊的小广场，这是大路小道的交叉汇合点，从那儿起队伍就分成小组，朝着原野的不同方向渐渐远去。

“注意，我的爷们儿，我看着你们！”华金老夫子叫喊着，发出最后的警告，“小心别去偷水果，别掷石头，别跳水渠。我有一只小鸟，她什么都会告诉我；要是我明天知道谁做了什么坏事，我的秆子就像魔鬼一样找谁算账。”

他站立在小广场中，待了好一会儿，目送人数最多的那一小组远远走在去阿尔博拉亚的路上。

这些学生是交费最好的学生，其中就有巴蒂斯特的三个儿子，对他们来说这条路很多次变成了苦难街。

他们三人手牵着手，尽量走在其他孩子们的后面，由于这些孩子的茅屋靠近他们家，这些孩子对巴蒂斯特和他一家人怀有同他们父辈一样的仇恨，一有机会就找他们麻烦。

那两个大点儿孩子还会自卫，用手乱抓乱挠，甚至有时候还赢了。但是那个最小的，帕斯夸莱特，这小孩是个肚子凸出、矮矮胖胖的娃娃，只有五岁，因他亲昵温顺，母亲特别宠爱他，指望他将来做教士。他一看见两个哥哥卷入和其他同学的可怕打架中去就哭。

好多次两个哥哥到家时大汗淋漓，满身是土，好像在路上打过滚，裤子也破了，衬衫给撕了。那是打架的标记，小的就哭着全讲出来了。母亲就得给两个大点的孩子中的一个

治伤，用一个大铜板紧紧压在给暗地里打来的石块打肿的鼓包上。

特蕾莎知道了她的儿子成了别人谋害的对象，忧心如焚，但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直性子和敢作敢为的女人，只有听说了她的儿子们能够自卫，让敌人吃了亏，她才放下心。

天哪！你们首先得照顾好帕斯夸莱特！大哥给小兄弟们讲的事激怒了，他答应要是在小路上碰上那帮混蛋敌人，一定狠狠痛打他们一顿。

每天下午，只要华金老夫子看不到这小组，他们就开始敌对行动。

敌人们——那些在酒店里发誓要结果巴蒂斯特的人的儿子或侄子，渐渐放慢脚步以便缩短他们和三兄弟之间的距离。

老师的话还在他们耳边回响：那只鸟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会去报告的，该死的鸟，这些威胁性的话余音未完。有几个孩子微笑着，根本就不信，说了句反话：那个家伙知道得太多了！

但他们走得越远，老师的威胁越减弱。他们开始围绕三兄弟边上转悠，他们嬉笑着互相追逐，这是儿童本能的伪装，制造一个恶意的借口，他们跑过时就推撞他们三兄弟，成心想把他们推到路边的水渠里去。

之后，当这套把戏毫无成效，就开始快速地打他们三人的脖颈，又骂骂咧咧。

“贼种！贼种！”

他们一边这么骂他们，一边揪他们的耳朵，又很快跑开，后退一些，嘴里还重复那几句骂人的话。

这种由他们父亲的敌人编造出来的诬蔑最让三个孩子生气。两个大孩子就放下躲在一棵树后面啜泣的帕斯夸莱特不管，抓起石块，在大路中展开一场战斗。

石子在树枝间呼啸而过，把树叶打得如雨点般纷纷落下，击中树干和渠坡的石块又反弹出来；各家茅屋养的狗，在战斗喧闹的吸引下都跑出来狺狺狂吠；女人们站在她们家门口，向天空举起双臂，气鼓鼓地喊着：

“你们这些该死的！魔鬼！”

这些乱子使华金老夫子十分气恼，使他第二天就挥动那无情的苇秆子。人家对他的学校，很好教养人的庙堂会怎么说！

这种战斗直到某个高扬着鞭子的车把式经过，或者某个老人手里拿着大棒从茅屋出来，才会停止。那些发动进攻的孩子就四下溃散逃跑，当他们独自待在一起时，就后悔自己的行为；儿童的想法是很容易改变的，他们想到那只无所不知的鸟和第二天等着他们的华金老夫子就害怕起来。

与此同时，三个兄弟继续走他们的路，揉摸着战斗留下的伤痕。

下午，巴蒂斯特那个可怜的老婆，眼看她的三个孩子落到这个样子回家，她哭喊着向上帝和圣徒们申诉。

那天的战斗十分激烈。啊，那帮强盗呀！两个大孩子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那是常有的事，不必理会它。但母亲钟爱地叫他“小主教”的那个老儿子，从头到脚湿淋淋的，哭着，又是怕又是冷，浑身发抖。

那群凶恶的小流氓把他扔进了一段蓄水的水渠，他的两个哥哥把他从渠里捞上来时，他浑身是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

臭的稀泥浆。

特雷莎见她这可怜的小小子抱在怀里还在颤抖，就把他放在她床上，他搂紧了她的脖子，嘴里像小羊羔叫一样轻声细气地叫着：

“妈！妈！”

母亲又发出了哀怨悲叹。

“主呀，请赐我们忍耐吧！”

所有那帮子无赖，大人和孩子，都打算毁灭这个家庭。

第七章

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巴蒂斯特忧伤地紧皱双眉，犹如去参加一个葬礼一样走上去巴伦西亚的路。那天是河床牲口集市日。他腰带上挂着鼓鼓突出的粗麻布包，里面装着他所余下的一点积蓄。

灾难就像如注的大雨落在他家茅屋上，就差屋顶塌下压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全都压死……他们何罪之有！何处可以安身!?

他的小儿子病情越来越坏，在他母亲怀里还烧得发抖，整日整夜地哭，医生一天来看两次。这场病总共得要花他十二到十五杜罗，可他们还说这算不了什么！

大儿子小巴蒂斯特，几乎不能离他们家的地去稍远一点的地方。他头上还裹着绷带，脸上给划了一道道口子。这是一天早上和几个跟他一样去巴伦西亚捡粪的同龄人，在路上进行了一场异乎寻常的殴打留下的标记。周围所有的捡粪肥的孩子都已经联合起来对付小巴蒂斯特，可怜的小伙子都不能在大路上露面。

两个小弟由于害怕回家路上一定会打架已经不上学了。

罗塞塔，这可怜的姑娘呀！她是最伤心的。

父亲以阴沉的脸色和严峻的眼光无声地提醒她必须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她的痛苦是对他父亲权威的侵犯。但是，善良的巴蒂斯特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为可怜的姑娘的忧伤感到难过。他也曾经是个青年，他知道爱情的痛苦有多沉重！

一切都公之于众了。在“女王泉”那场有名的打架之后，整个果菜园区有好几天都在谈论罗塞塔和彤巴大叔孙子的恋爱。

阿尔博拉亚的肉店老板气得对他的帮手吹胡子瞪眼。有这么坏的混蛋！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他的手下人竟然忘了他的职责，为什么他每天傍晚浪费时间，像个吉卜赛人一样在果菜园区转悠。原来这位先生竟贸然有了未婚妻，似乎他已经是个有能力养活她的男子汉。但那是什么样的未婚妻！真天晓得！只要听听那些顾客们围在肉案前在聊些什么就够受了。大家众口一词，他们都奇怪，像他这么一个笃信天主，老实忠厚，除了短少点分量，没有任何别的毛病的人，会允许他的手下人去和果菜园区敌人的女儿搞对象；那是个坏人，肯定曾经在大牢里待过。

这一切，在这位走运的老板眼里，对他的店是件不光彩的事，因此，当他听到妇女们的流言蜚语，他又大发雷霆抄起他的杀猪刀来威胁他的胆怯的帮手，或者斥责彤巴大叔，要他好好管教他孙子，那个小流氓。

末了，这肉店老板辞退了这年轻人，他爷爷在巴伦西亚另外一家肉店给他找了个工作，请求老板别给他自由，连节假日也不给他自由，不让他再到大路上去等巴蒂斯特的女

儿。

托内特顺从地走了，两眼都湿润了，就像一头曾经多少次被拖到主人屠刀跟前的羔羊。他再也不到果菜园区去了，而留下那可怜的姑娘待在茅屋里，躲在她的卧室里伤心呻吟，尽力不在母亲和父亲面前流露出她的痛苦，因为母亲受到那么多逆境的刺激，显得不通情理，容易发脾气，父亲则说如果她再有对象让周围的敌人说三道四，就打得她体无完肤。

对于可怜的巴蒂斯特来说，对这样一个严厉和威严的人来说，他所有的不幸灾难中最让他痛心的是女儿的忧伤悲痛，她没有食欲，脸色苍黄，眼窝发黑，还尽力显得无事一样，晚上几乎不能入睡，而这一切都不妨碍她每天早晨慢慢地走去工厂；她眼神迷茫，透露出她的思想在远处游荡，她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梦想。

是不是还可能有更多的灾难？有，还有雪上之霜。在那所茅屋里，连那些牲口也不能摆脱笼罩在茅屋顶上被仇恨毒化了的氛围。有谁被糟践，那么毫无疑问一定也会被凶神光顾，因此他们可怜的莫鲁特，那匹老马，那匹已经是他家中一个成员的老马，那头曾经在贫穷苦难的征程中拖着那点可怜的家当和几个孩子走过多少路的牲口，在新的马厩里，在它漫长的劳动生活中最好的住处，却一天天消瘦下去。

在最困难的时期，它表现得像一个诚实可靠的人。那时一家人刚在茅屋安顿下来，要耕种那由于十年荒弃已经板结的倒霉地，要不断地往巴伦西亚跑，去寻找拆房子剩下的碎砖破瓦和旧木头，那时饲料不多，工作却繁重得透不过气来。而眼下，就在马厩窗口前面，展现一大片新绿，草长得

挺拔，随风波浪起伏，这全是供它的饲料；眼下餐桌已经摆好，铺上那鲜嫩多汁、味道佳美的绿色桌布；眼下它在发胖，尖削的屁股和节骨凸显的脊背在变圆，但不知为什么它突然死了，也许是在帮这家人渡过难关之后，它要充分享用它的休息权。

有一天它躺倒在草堆上拒绝出工，用呆滞呈黄色的眼睛看着巴蒂斯特，这种眼光使它气愤的主人想痛骂和威胁它的话都停在嘴边说不出来。可怜的莫鲁特就像一个人一样，而巴蒂斯特每每回忆起它的眼光，多少次都想哭出来。这茅屋一家人受到了一次震动，这不幸的灾难甚至使一家人一时间竟忘记了还在床上烧得发抖的可怜的帕斯夸莱特。

巴蒂斯特的老婆哭了。这匹牲口，伸长了它温顺的脸颊，曾经几乎看到了她所有子女一个个来到这个世界。她还记得，就像在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他们在萨贡托市场买下它，那时它还小，如同一匹废弃的劣马，很脏，满身痂疤和污垢，简直令人作呕。现在它的死就是家中什么人上路走了一样。当几个令人厌恶的大爷乘一辆车来把他们的马拉到“大锅炉”[①]去的时候，孩子们哭着，从门口不断地向可怜的莫鲁特呼唤永别了，莫鲁特，而莫鲁特四腿僵直，头颠簸摇动着，渐渐远去。在焚烧场，它的骨骼将被制成光亮的骨具，它的肉变成增产的肥料。这时候，母亲似乎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伸开双臂扑向病中的小儿子。

她一直记得她的孩子们走进马棚去拉莫鲁特的尾巴，它是怎样以温驯的柔情，一任孩子们做各种戏耍。她看着这小

①在那里死了的牲口被焚烧，以便利用其骨头。

不点儿由他父亲把他放在这马坚硬的背上，用他的小脚踢它肥壮的两肋，嘴巴里用儿童不清楚的口齿喊着："驾，驾！"现在这可怜的牲畜一死，特蕾莎认为家中会打开一个缺口，别的人将从这缺口走了。主呀！但愿一个痛苦母亲的预感在欺骗她，但愿只有这饱经苦难的牲口走了，但愿不像往日驮着小不点儿，怕他摔下来，让他抓住鬃毛，缓慢地走在果菜园区的小路上那样，把可怜的小不点儿驮在它的背上，走上去天国的路。

可怜的巴蒂斯特，他心里装满了那么多的不幸灾难，在他思想中生病的小不点儿、死去的老马、头部负伤的大儿子和心头郁结苦闷的女儿，都掺和在一起，上下翻腾。在这种心情下，他来到了市郊，走过了塞拉诺斯桥。

在桥头，在两个花园之间的一片开阔地，有几座八角塔，在树木之上显露出它弹头形的连拱，它的射击孔和它筑有雉堞的塔顶。在这些塔面前巴蒂斯特停止了脚步，用双手捋了下自己的脸。他必须去拜访他的主人，萨尔瓦多老爷两个儿子，请求他们借一点钱凑足一笔数目去买一匹马替代莫鲁特。对穷人来说，保持整洁也是一种奢侈之举。他在一条石板凳上坐下，等候轮到他清理他两个星期没刮过的胡子，满脸胡子长得像刺那么又尖又硬，弄得他脸都显得黑苍苍。

在高大的大蕉树的树阴下，几家果菜园区人的理发铺子正在做生意。理发师傅脸冲着阳光。两把有茅草藤坐垫和扶手已用得光滑的椅子，一只轻便小炉子上水锅里的水正滚开着，几块说不上什么颜色的毛巾和几把由于刮顾客长满滞涩蓬乱粗硬的脸皮而使出豁口的剃刀，这些就是这几家露天理发摊的全部资产。

那些盼望在城里理发馆当学徒工的村野小年轻就在那里初试锋芒，他们在学艺过程中，或者违规地剪几下，或者在那些脑袋上理得长长短短和青一块白一块，老板则和坐在路边凳子上的顾客们聊天，或者给这些听众大声念报纸，他的听众则两手托着下巴颏儿，毫无表情地听着。

至于那些坐上了刑椅的人，先给他们面颊上用一块坚硬如石头的肥皂，来回地摩擦，直到擦起泡沫为止。之后，来的是残酷无情的刮脸，顾客坚定不移地忍受一刀一刀地刮，直刮得脸上留下斑斑血迹。再过一会儿，响起了大剪子不断运动的声音，剪子在某个要好看的小伙子圆圆的头颅上过了又过，末了给剪得像只卷毛狗；高雅的精品杰作是额前盖着一片长发，后半个脑袋则给仔仔细细剃了个秃瓢儿。

巴蒂斯特胡子给刮得相当幸运，他稳坐在茅草藤的椅子里，眯闭着眼睛听着老师傅用鼻音单调枯燥的朗读，是那些公众事物的行家们的评论和解释。他只是给拉了三个口子和耳朵上挨了一刀。这比前几次要走运多了。他付了半个雷阿尔就从塞拉诺斯门进了城。

两小时后他回来了，在石板凳上坐下，在一群顾客中间再次听老师傅读报，等候开市的时间。

两位东家刚才借给了他买马缺的那点钱。现在要紧的是要有好眼力去挑选，冷静地不上诡计多端的吉卜赛人的当，他们正牵着他们牲口在他面前走过，然后沿一段斜坡走下河床去。

十一点钟了，该是集市最热闹的时候。巴蒂斯特听到了一个看不见的人声沸腾的地方传来的一片杂乱声，马的嘶鸣和各种人声从河床的底部升起。他在犹豫，一动不动地待在

那里，正如一个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刻想后退的人。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到市场去。

图里亚河的河床如同以往一样几乎干枯了。有几条从灌溉这沃原的堰坝水库偷偷跑出来的水流蜿蜒曲折地流着。在一片尘土飞扬、灼热、高低不平的土地上画出曲线，形成岛屿，这片地与其说是一条河的河床，不如说更像非洲的沙漠。

此刻，河床全在烈日的曝晒下，没有一点阴影。

农夫们的大车以及他们浅色的帐篷，在河床的中央形成一个营盘；沿着一边河岸，成行排列着要出卖的牲口：有撂蹶子的黑骡子，披着红色的马衣，光亮的屁股由于兴奋不安在不停摆动；有耕马，强壮，但是样子很惨，恰似被判终身劳役的奴隶，用它们呆滞的眼睛注视着所有过往的人们，犹如在猜测谁将是它们的暴君；也有活泼欢快小马，正用它们的蹄子在踢尘土，被拽着拴在墙边的缰绳上。

紧靠着河岸的斜坡是那些报废的动物：缺耳朵的驴，驴毛脏脏的，身上长着令人恶心的脓疮；形象凄惨的马，全身只剩骨架没有肉，骨架尖利的棱角好像要把皮都戳穿；视力微弱的骡，伸着鹤一样的细长脖子。它们在等待斗牛场的承包人或乞丐到来，只有他们还知道它们的用处。市场上最悲惨的是失业遇难的人，他们的身上留着被棍打的条条伤痕，胃萎缩了，伤口被肚子鼓鼓的绿头苍蝇叮得感染发炎。

在河床中央和两边，靠近水流的地方，潮湿的土地盖上了薄薄的一层草坪。在那儿几群尚未驯养的马驹在来回奔跑，长长的鬃毛在空中飘动，尾巴拖在地上。在桥的那边，透过桥的石孔，可以看到一些牛蜷缩着腿，安静地嚼着牧人

扔给它们的草料，或者懒洋洋地在烈日烤烫的地上走动，怀念那些绿草鲜嫩的牧场，而每当小孩子们从桥栏杆上冲它们打口哨，它们就猛然站住。

市场越来越热闹。在每一匹为售价讨价还价的马周围，总围着一群人，那些只穿着衬衫的农夫，右手拿着一根白蜡杆子，做着各种手势，嘴里喋喋不休。那些吉卜赛人，脸色严峻，古铜色的皮肤，交叉着两条细长的腿，穿着打补丁的皮外套，在皮帽子下一双眼睛闪着炽热眼光，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呼出的气息都喷到了主顾的脸上，似乎想把顾客迷惑住和对他进行催眠。

“不过您好好瞧瞧这小马驹。您注意她的线条……不就活脱脱像位千金小姐！”

这位农夫对吉卜赛人的甜言蜜语无动于衷，自有他自己的主见，沉思着，显得冷漠迟钝，瞧瞧地，瞅瞅牲口，捋捋小胡子，最后坚决固执地说：

“行，就这个数，多一个子儿我也不给。”

为了做成交易和使买卖显得隆重，他们找一个有遮阳伞的地方。在伞底下，一个胖女人在卖小面包，上面麇集着苍蝇，成了小面包的装饰品，或者在一张铁皮桌面上排列摆着五六个瓶子，这胖女人用瓶里的东西装满一杯杯黏黏糊糊的东西。

巴蒂斯特在牲口群中间来回走了好几趟，毫不理睬那些猜到他意图纠缠他的卖主。

没有一头牲口他看中的。啊，可怜的莫鲁特！给它找个接班的是多么的困难！要不是迫于急需，他早不买就走了；他目光注意着那些让人反感的牲口，相信这会对不起死去的

莫鲁特。

最后他在一匹白色的役马面前停住了脚步，这马并不很肥壮，毛色也不很光亮，腿上有几处擦伤，有点劳累疲惫的样子；这是一头耕畜，尽管它外表筋疲力尽，但看来还强壮神气。

他刚用一只手去摸摸这匹马的屁股，一个吉卜赛人就殷勤地不拘礼节地出现在他身边，如同早八辈子就认识地那么亲热。

“这是头少有的好牲口；看得出您是行家里手……而且价钱便宜，我看我们不会谈不拢的……莫诺特！你把它牵出去遛遛，让这位先生瞧瞧它跑起来是啥劲头。”

那个叫莫诺特的，是个吉卜赛小子，穿了条破裤子，臀部也露了出来，脸上长满嘎巴痂。他抓住马缰绳，走出去顺着高高低低的沙地跑起来，这可怜的牲口就跟在他后面，没精打采地跑着，似乎因为多少回重复的操演太厌烦了。

好奇的人们都跑过来聚拢在巴蒂斯特和吉卜赛人周围。他们俩目光注视着马跑的情况。等莫诺特牵着马回来的时候，巴蒂斯特这个庄稼汉认真地审察这匹马，他把手指伸进它的嘴，摸它发黄的牙口，再用双手摸它的屁股，又抬起它的蹄子进行检查，仔细察看着它两腿之间。

“您请瞧，请瞧仔细了，”那个吉卜赛人说：“就是要让人瞧清楚，它干净得一尘不染。这儿可不骗任何人。全是原装。不像别的人那样把牲口包装起来，一眨眼就把一头驴变了模样。这马是我上星期买来的，我还没有顾上给它收拾两腿间的皮毛。您已经看见了，它跑的时候屈腿蹬蹄多让人喜欢……要让它拉车，就是一头大象也没它那么大的劲儿。这

脖子，您看看这些标记。”

看来巴蒂斯特对检查的结果并非不满意。但他还是噘起了嘴，咳几声，尽量表现出不高兴。他作为赶大车人的种种不幸倒霉的遭遇使他懂得牲口，他心里在暗暗笑有几个好奇的人，他们由于马的外表不好看，在和吉卜赛人争论，说这马只配送到“大锅炉”去。它那种沮丧、劳累的样子是那种役畜的外表，这种牲口只要能站得起来，总是逆来顺受，听从使唤。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准备要它。多少钱？

“是您要么，老朋友了，”吉卜赛人一边说，一边拍着他背部，“是您么，您心眼好将会疼这宝贝，咱们就四十杜罗让给您，就这么成交！”

巴蒂斯特就像一个惯于听这种江湖诀的人一样耐心地忍受他胡诌，狡黠地微微一笑。

“好，因为是你，我还一点价。二十五，你看行吧？”

吉卜赛人伸展双臂，夸张地表示气愤，往后退几步，抓抓他的皮帽子，又做出各种荒诞可笑的表情以示惊讶。

“圣母哪！二十五杜罗……您看清楚了这牲口？这价钱，就算是偷来的，也不能卖。”

但是对他的各式各样的埋怨，巴蒂斯特就一个回答：

“二十五杜罗……多一分钱也不要。”

那个吉卜赛人，在说尽了他本来就不多的理由之后，就拿出他的最高一招：

“莫诺特，把马牵出来，让这位先生好好看看。”

莫诺特又来表演一番，牵住了缰绳，拉着马在前面小跑起来，这匹可怜的马对那么多次的遛跑，越来越感到厌烦。

“跑得多轻快！是不是?”吉卜赛人说，“简直就是侯爵夫人在跳舞！您说只值二十五杜罗?”

“多一分不要。”巴蒂斯特执拗地再说了一遍。

“莫诺特，回来，不用再跑了！”

吉卜赛人装着生气的样子，转过身去背对着这位买主，好似宣告一切办法都已失败，但是当他看到巴蒂斯特真的要走了，他一本正经的脸色就烟消云散了。

“喂，先生，请问您贵姓……巴蒂斯特？啊，您瞧瞧，巴蒂斯特先生，为了让您明白我对您有交情，我愿意这件珍宝归您，我就让个跳楼价，换了别人我决不干。三十五杜罗，您同意吧？行了，就这么敲定。我对您发誓，这个价，就是对我亲爹老子我也不会干！”

当他看到这庄稼汉并不为他降价而心肠软下来，好不容易只加两杜罗，这回他的抗议更加有声有色，指手画脚。

“难道这么漂亮的宝贝就这么不让你动心？难道您不长眼睛来鉴赏鉴赏？喂，莫诺特，再拉出去遛遛！”

但是这回莫诺特不必再去拼命苦干了，因为巴蒂斯特已经走开了，装着已经放弃买这匹马了。

他在市场上游逛，远远地瞧瞧另外一些牲口。但是始终用一只眼睛的眼梢盯着吉卜赛人，这吉卜赛人装着若无其事，跟着他，窥视着他。

巴蒂斯特走近了一匹强壮、毛色锃亮的马，他猜测价格昂贵没想买它。但当他刚用一只手去摸马的屁股，他感到他耳朵边有一股热气，听到悄悄的低声说话：

“三十三，我为您一家老小的健康发誓，您别回绝了；您看我是合情合理的。”

“二十八。”巴蒂斯特头也不回地说。

当他欣赏够那头漂亮的牲口，就继续往前走，总得做点什么，他就观看一位老农妇怎么为一头小毛驴讨价还价。

吉卜赛人已经回到了他的马旁边的位子上，远远地看着巴蒂斯特，手中挥动着缰绳好像在招呼他。巴蒂斯特慢慢地走近去，佯装心不在焉的样子，瞧着一座座桥，城里妇女们打开的遮阳伞像彩色的活动穹顶从桥上通过。

已是中午时分。河床的沙滩被烤得滚烫；被挤压在桥栏杆之间的空气，由于风息全无而停滞不动。在这炎热、黏湿的气氛中，太阳从天空直射下来，炙灼皮肤和烤焦嘴唇。

那个吉卜赛人朝巴蒂斯特走几步，像就职典礼一样把缰绳的绳端交给巴蒂斯特。

“既不是您说的价，也不是我开的价。三十杜罗。上帝很清楚我一点没赚钱。三十杜罗，您别跟我说不了，那样我会气死的。行了，您接着。”

巴蒂斯特抓住了缰绳并向吉卜赛人伸出了一只手，卖主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双方终于成交。

巴蒂斯特这庄稼汉从他的腰带，从他好像消化不良鼓起的肚子的荷包里，掏出他的积蓄，其中有他主人借给他一张纸币，几枚一杜罗的银币，一把包在尖角形的纸包里的小银钱。当他付清了价款，还不能马上就走，免不了得请吉卜赛人一起到帐篷下喝一杯，并给莫诺特几分钱，补偿他跑了几趟腿。

“您买走了市场上的好宝贝，巴蒂斯特先生，今天是您走运的好日子：您用右手画了十字祈福，而且圣母也出来看您了”。

他还得喝第二杯，这是吉卜赛人回敬的，最后他猛然打断了吉卜赛人滔滔不绝的奉承和恭维，握住了他新买的马的缰绳，在机敏的莫诺特的帮助下，骑上了光溜溜的马背，小步走出了喧闹的市场。

他对这牲口很满意，这一天没有白浪费。当在桥上和路上有些果菜园区的人转过身来审视这匹白马时，他几乎不再想到可怜的莫鲁特，而为自己拥有了新产业感到骄傲。

他最踌躇满志的是在他走过“干杯”酒店门前那一会儿。他让他的马像是匹纯种骏马一样，傲慢地小跑起来，当他走过酒店后，他看到比门托和这地区所有游手好闲之徒，都挤到门口探头观看，显出惊讶的眼光。卑鄙小人！这下他们该相信在背后败坏他的声誉是不那么容易的，他独自一人就能进行自卫。他们可以好好看看：一匹新马。但愿在茅屋家里发生的事也能这么容易地解决掉！

他的麦子，长得又高又壮，一片绿油油，沿路边形成一个波浪起伏的湖泊。苜蓿长得那么茁壮，一股清香引得马儿把鼻子也伸得长长的。对他的地是没有可说的，但是他担心的是在茅屋家里会碰到伴随他终身的不幸，伺机向他伸出魔爪来惩罚他。

小巴蒂斯特头上还裹着绷带，听到嘚嘚的马蹄声就走出茅屋，在他父亲下马的时候，赶紧抓住缰绳。小伙子为这头新牲口显得很兴奋，抚摸它，他把一只脚踩在马的腓节上，一手抓住马尾巴，像个摩尔人一样，从臀部就骑了上去。

巴蒂斯特走进了茅屋。茅屋一如以往那样洁白、干净，瓷砖光亮夺目，所有的家具都各就其位，但茅屋又似乎被笼罩在同一座洁净光亮的坟墓一样的凄楚之中。

他老婆走到房门口，两眼浮肿，哭得红红的，头发散乱，在她疲惫的脸色中透露出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

医生刚刚走，还是那句老话：希望很小。医生在给小儿子检查了好一会儿之后，没开任何药方就走了，仅仅在骑上他的小马驹的时候，说了天黑时再来。孩子还是老样子，高烧吞噬着日益衰弱的幼小的躯体。

天天如此，他们对这不幸已经习惯了，母亲情不自禁地哭泣，其他人带着忧伤的神情继续从事他们通常的活计。

之后，特蕾莎，这位善于勤俭持家的女人，问了她丈夫此行的结果，她想看看那匹马，甚至连伤心悲哀的罗塞塔也忘了她失恋的痛苦，要知道买来的马的情况。

所有的人，大人和孩子都到畜栏去看小巴蒂斯特刚才安置在栏里的那匹马，丢下小儿子在卧室的大床上，他睁着一双给病魔弄得失去光泽的眼睛，辗转反侧发出像羊羔一样微弱的呼唤声："妈妈！妈妈！"

而这时候，特蕾莎正在一本正经地察看她丈夫买来的货物，认真地估量它是否值三十杜罗；女儿则在寻找这匹新牲口和她怀有美好回忆的莫鲁特之间有什么差异；两个小弟弟似乎同它见面熟，拉着它的尾巴，抚摸着它的肚子，徒劳地央求他们大哥把他们抱上白色的马背去。

肯定大家都喜欢这位家庭的新成员，它奇怪地用嘴去拱饲料槽，仿佛从槽中嗅到了死去的伙计某种久远的气息。

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大家对这件新鲜事的热情是那么高涨，对这一收获是那么兴奋，以至小巴蒂斯特和两个小弟好多次离开餐桌去看一眼马厩，似乎担心那匹白马会长上翅膀，已经飞走了。

整个下午平安无事。巴蒂斯特得去耕那块还留着没有种的地，准备收一茬蔬菜。他和他儿子给马套上套，看到这匹马那么驯顺听话，拉犁又那么有劲，心中很是骄傲。

傍晚，在他们正要收工回去的时候，特蕾莎从茅屋门口声嘶力竭地叫他们，好像是在呼叫救命。

“巴蒂斯特！巴蒂斯特！快来呀！”

巴蒂斯特被他老婆呼叫的声调吓坏了，赶紧穿过地跑回去。接着他看见老婆一边揪自己的头发，一边呜咽啜泣。

娃娃快要死了，看他一眼就知道了。巴蒂斯特冲进卧室，弯着身子俯向床上，浑身打着寒战发抖，就像谁在他背上浇了一瓢冷水。可怜的“小主教”几乎已经不能动弹了，只有胸部还在起伏，发出临死前痛苦的喘息，两片嘴唇呈堇色，双眼几乎已闭上，只剩一条缝，依稀可以看到一动不动浑浊的眼珠，已是一对视而不见的眼睛。他黝黑的小脸由于一种神秘的昏暗显得黑沉沉，仿佛死神翅膀在他脸上投下了阴影。他头部惟一还发亮的东西只有披散在枕头上的金色的头发，小油灯的光亮照在这散乱的缕缕曲发上，放出一种奇异的光辉。

母亲发出绝望的悲号，犹如被激怒的野兽发出的嘶嗥。她女儿在默不作声地哭泣，她必须控制住母亲，抱住她不让她扑向小不点儿，或一头撞到墙上。卧室外，两个小男孩在啜泣，他们不敢进屋，似乎母亲的悲恸使他们感到恐怖；巴蒂斯特就站在床边，呆若木鸡，紧攥着拳头，紧咬着嘴唇，眼睛直瞪瞪地盯着那幼小的躯体，小儿子受尽痛楚和战栗才撒手人间。一个大男人装出来的平静，他在紧张的眼皮下眨动而没有泪水的眼睛，额头俯倾，向着他的儿子，显出比母

亲的悲恸更为痛心的神情。

他突然注意到小巴蒂斯特就在他身边。他是给母亲的呼叫声震惊，也跟着父亲来了。当小巴蒂斯特发现他把马丢在田地中，他很生自己的气，小伙子擦去眼泪，赶紧跑出去，要把马牵回马厩。

不一会儿，一阵阵新的呼叫声把巴蒂斯特从痛苦的麻木中惊醒。

“爸爸！爸爸！”

这是小巴蒂斯特从茅屋门口就在叫他爸。父亲预感到发生了新的不幸，跟在小巴蒂斯特后面就跑，也没听明白他儿子慌乱间说出的话：“马，那匹可怜的白马，倒在地里，有血。”

巴蒂斯特没有走出多远，就看见马靠着后腿倒在地上，犁头还套在脖子上，挣扎着要站起来，但站不起来，扬起脖子发出痛苦的嘶鸣，从靠近它前腿的一侧缓慢地流出一股黑糊糊的液体，渐渐浸湿着新开出来的田沟。

有人把它弄伤了；也许它会死去。老天爷哪！这头牲口就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可或缺，是他向主人背了债买来的呀……

他环视四周，寻找凶手，渺无一人。在暮色中，这片沃原染成蓝色，除了远处车辆的辚辚声，芦苇丛的瑟瑟声和几家茅屋间互相的招呼声，听不到别的声音。在附近的大路和小道上，不见一个人影。

小巴蒂斯特试图向他父亲解释，请求原谅他的疏忽。当他给他母亲的叫喊惊吓而向茅屋跑去的时候，他曾经看见有一群人从大路上走来，这些人很高兴，又笑又唱，肯定是从

酒店回来。也许就是他们干的。

父亲不想再听下去了……比门托！除了他还能是谁？果菜园区的仇恨杀害了他的一个儿子，现在这个强盗猜想到马对他的生存是多么需要，就又杀死他的马。上帝呀！难道这还不足以逼得一个基督徒铤而走险吗？

他不再推论多想了，不知所措地回到他的茅屋，一把绰起门背后的猎枪，飞快地跑了出去，同时下意识地拉开枪膛，看看两个枪筒里是否装满弹药。

小巴蒂斯特还留在马身边，试图用自己头上的绷带给马包扎，止住流血。

当他看见他父亲拿着装有子弹的猎枪奔跑在大路上，他感到十分害怕，因为他父亲是急于想以杀人来发泄他的怒火。

这个一向冷静、四平八稳的人今天的脸色很可怕，他对人们日复一日骚扰他，已经忍无可忍，在他心中激起了野兽的凶性。他的眼睛充血般通红，迸射出杀气腾腾的狂热；他整个身子因为暴怒而颤抖，一个心气平和的人的愤怒是可怕的，一旦超越了温顺忍让的界限就会成为凶猛残暴。

他如同一头狂怒的野猪，进入了庄稼地，任意践踏生长的农作物，跳过纵横交错的灌溉沟渠，撞断芦苇。他丢开大路不走，是为了早一点赶到比门托的茅屋门前。

有人在比门托门口。他失去理智的狂怒和昏暗暮色使他看不清这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但是他看到那个人因为他的出现并举起猎枪瞄准而大吃一惊，一跃进了茅屋，一下把门关上。

巴蒂斯特就站定在关了门的茅屋前。

“比门托！你这强盗！给我出来！”

自己的声音都让他感到奇怪，就像是别人的声音，这声音由于满腔愤怒受压抑而变得尖利又恐怖。

没人答话。门依然紧闭着，所有的窗子以及正面墙顶部给储藏粮食的阁楼照进阳光的三个窗口也都关着。

说不定这个匪徒正从哪个孔眼窥视着他，也许正在准备他的猎枪以便从高处某一个小窗口放冷枪暗算他。巴蒂斯特出于本能，出于摩尔人注意揣摩敌人各种阴谋诡计的警惕性，把他的身子隐蔽在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后面，这棵树如此高大完全遮荫住比门托的茅屋。

在黄昏的一片宁静中，不断地听到叫唤比门托的名字，夹杂着种种辱骂。

“下来，胆小鬼……你这个无赖，给我出来！”

这茅屋仍然悄无声息，门窗紧闭，仿佛是已被遗弃无人居住的空屋。

巴蒂斯特相信他听到一个女人被掐住的呼叫声，家具的撞击声，这使他猜想到可怜的佩佩塔在打架，要阻止比门托，而他是想出来回敬他的辱骂的。之后他再没听到什么响声，只有他的咒骂声继续在令人恼火的寂静中回响。

这情况比敌人出现在他面前更让他气恼。他觉得这幢哑巴了的茅屋是在嘲弄他，他离开他藏身的地方，向大门冲去，用枪托狠狠地击打木门。

在他疯狂的捶击下，木门在颤动，既然他不能使茅屋的主人粉身碎骨，就想拿这所房子来出气，他一会儿猛烈敲击木门，一会儿用枪托不断地砸墙壁，砸得墙皮大块大块地往下掉。他甚至好几回举起猎枪，想向对准顶楼的小窗子把两

颗子弹打出去，只是因为担心自己会落得被解除武装而没有开枪。

他越来越怒不可遏。他怒吼着骂个不停，充血的两眼已不能看清东西，人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他愤怒得喘不过气来，狂怒使他筋疲力尽，快像中风一样栽倒在地上。但是他没倒下，他得救了，因为突然间蒙蔽着他眼睛的红晕破裂了，软弱取代了怒气，眼前是他的一切不幸和灾难，他感到自己被毁灭殆尽。他碰了壁的愤怒，经历了如此可怕的神经紧张之后，终于开始渐渐消失，巴蒂斯特虽然嘴里还在来回连续不断地骂，但突然间他感到他的嗓子憋得喑哑，咒骂变成了哽咽，末了他竟放声大哭。

他不再辱骂那个恃强凌弱的人，一点一点地往后退，一直退到了大路上，在一个斜坡上坐了下来，把猎枪放在脚边。在那儿，他哭呀又哭，这样他感到松快得多。沉沉的黑夜笼罩着他，仿佛来分担他的痛苦。夜色越来越深沉浓重，隐没了他那控制不住的孩子般的痛哭。

他是多么的不幸呀！孑然一身要对付人多势众的他们大伙儿！要是回到他的茅屋，他会看见小不点儿已经死了；那匹如同他生命的马给那帮奸诈之徒废了；危机和灾难从四面八方接踵向他袭来，从各条大路，从各户人家，从芦苇丛，利用一切机会来伤害他家的人和物；而面对还没来得及回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敌人，他手无寸铁，受尽折磨和痛苦而不能自卫。

老天爷哪！他究竟做了什么事要遭受那么多的苦难？难道他不是个好人？

他越来越感到被痛苦折磨得心碎力竭。他就牢牢地扎在

了这斜坡上，不能挪动半步；他的敌人们可能会冲他来，但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拿起躺倒在他脚边的猎枪。大路上响起了悠长的铃声，使茫茫黑夜充满神秘回声的震荡。巴蒂斯特想到了他的小儿子，可怜的“小主教”，他大概已经死了。或许这如此柔和悦耳的声音是天使们的声音，她们已经下凡来接他去，但是他们在整个果菜园区上空飘游，也找不到他家可怜的茅屋。唉，要是没有其他人，没有那些依靠他的劳动来养活的人，可怜的巴蒂斯特就渴望着自己的毁灭！他想到把他已经难支持住的肥实的躯体就靠着斜坡，留在原地该多幸福，他依偎着他那个天真无邪、清白无辜的儿子的幼小灵魂一起飞呀，飞呀，如同他在教堂壁画上看到的那些受上帝赐福的人们一样，在天使们的指引下飞向天堂。

这忧伤凄楚的铃声现在就在他身边回响，大路上开始走过形状不定的幢幢黑影，他的眼睛给泪水迷糊得不能确定这些是什么东西。他感到有人用一根木棍的尖端在捅他；于是，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干瘦的身影，类似一个幽灵俯身向着他。

他认出了是彤巴大叔，是整个果菜园区惟一没有伤他感情的人。

这位牧羊老人，人们把他看做巫师，有盲人的奇特的猜度事物的能力。他刚认出是巴蒂斯特，好像立即就明白了他的一切不幸。他用木杖敲点一下巴蒂斯特脚边的猎枪，又回过头去，似乎要在茫茫黑夜中寻找比门托的茅屋。

作为一个习惯于世间种种苦难，不久又定将离开这世界的人，他说话缓慢，带着一种悲戚的稳重。他猜到巴蒂斯特曾经哭过。“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

现在发生的一切他早预料到了，我的孩子呀！在他碰到巴蒂斯特在这片该诅咒的土地上安家的第一天，他就对他说过："这些地会给你带来灾难！"

他刚才从巴蒂斯特的茅屋前经过，看到从开着的大门射出的灯光……随后他听到了绝望的呼号；狗呜呜地哀叫……那娃娃已经死了，是吧？孩子的父亲在这里，自以为是坐在一个斜坡上，其实就在这地方他一条腿已经跨进了牢房。就是这样，多少男子汉完了，多少家庭破散了。你会像可怜的巴雷特一样愚蠢地去杀人，最后在终身监禁中死去。命中注定如此。那片土地曾经被穷人所咒骂，只可能结出可咒骂的恶果。

牧羊老人嘴里嘟囔着他可怕的预言，一边跟随在他的羊群后面沿着村里的路离去，同时他还劝告可怜的巴蒂斯特也离开这里，离得远远的，远远地离去，去到他不必为挣口饭吃而同无穷的贫困以及它带来的仇恨相抗争的地方。

老人已经看不见了，已经隐没在重重黑影中，但巴蒂斯特还能听到他缓慢又悲戚的话语，使他不寒而栗：

"相信我吧，我的孩子，这些地会给你带来灾难！"

第 八 章

巴蒂斯特和他全家人没有去考虑这前所未闻、始料不及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是谁首先决心跨过这座连接大路和可恨的田地的小桥的。

他们待在茅屋里，没有去注意那些细枝末节。在饱受痛苦之后，他们看见突然间果菜园区的人都向他们走来；他们没有拒绝，因为不幸和灾难需要安慰，但他们也并不感激这出乎意料向他们亲近的行动。

小不点儿死去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周围地区。在果菜园区消息传递出奇地快，消息像长上流言蜚语的翅膀，像最快的特急电报从一家传到另一家。

那天晚上，许多人睡不好，仿佛小不点儿离开世界的时候，在邻里们的良心里深深扎了一根刺。不止一个女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她们心情不宁地翻身扰乱了她们丈夫的好梦，引得丈夫们气鼓鼓地抗议："怎么回事？该死的！你不想睡？"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那个小娃娃扰乱了她的睡意。"这娃子真可怜！那个小不点儿进了天国会对主讲些什么呢？"

人人都对这孩子的死感到有点责任；但每个人都出于伪善和自私的心理，把这场疯狂激烈迫害的主要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而这场迫害的后果已经落到了小不点的头上。每个乡亲妇女都编造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只有她的敌人才应该担负。最后，怀着第二天去弥补已造成损失的意愿才能入睡，想着一早就去他们家帮着做些什么，去为可怜的孩子哭丧；在迷梦中她们相信依稀看见了帕斯夸莱特，就像一个天使般穿着洁白的衣衫，光彩照人，他用责备的眼光看着过去对他和他家人那么凶狠的人。

所有的邻居们起床后心里都在盘算以什么方式去走近巴蒂斯特的茅屋，走进他家。这是一种对良心的审视，是从沃原的各个角落激发出的后悔莫及的感情，向着这可怜的房舍汇集。

天才蒙蒙亮，住在邻近田间一所农舍的两位老妇人就走进了茅屋。这情绪沮丧的一家人对两位老人登门看望几乎没有显出惊讶，虽然六个月来没有任何人走过他们家门。他们想来看看这娃娃，看看这可怜的“小主教”；她们进了卧室，看见他还躺在床上，床单折转一头一直盖到颈部，床单下显出他躯体的身影，一头金发的脑袋一动不动地靠在枕头上。母亲只知道哭，蜷曲着身子躲在一个屋角里，缩成一团，小得像个小女孩，仿佛在竭力隐逸自我以便消失在这人间。

在这两位老妇人之后接着先后来了一拨又一拨妇女。她们是果菜园区各地赶来的乡亲妇女，川流不息地来到，她们泪流满面，围在床边，亲吻这幼小的遗体，专注地看着他，似乎他就是她们自己的孩子，却把特蕾莎和她女儿撇在了一边。她们母女俩由于失眠和昼夜哭泣，疲惫不堪，显得痴痴

呆呆，低着头，被泪水流涮得红红的脸贴着胸口。

巴蒂斯特，坐在茅屋中间屋里一把茅草藤的小椅子上，神情笨拙地瞧着这些曾经如此虐待他的人流。他已经不恨他们，但也不觉得要感谢他们。发生了昨天的危机之后，对他来说一切都荡然无存，他无动于衷地瞅着这一切，仿佛这茅屋并不属于他，躺在床上的可怜的孩子也不是他的儿子。

看来只有蜷伏在他脚边的那条狗还保留着记忆，怀有仇恨，怀着敌意，用嘴去拱所有进进出出的裙脚，呜噜噜小声叫着好像要咬人，只是为了不惹主人们生气才控制着自己。

孩子们和这条狗一样怀有愠怒。小巴蒂斯特对所有那些姨婶都不给好脸，在他走过她们茅屋时每回她们都讥笑他。最后他躲到了马厩去，继续照看好那匹可怜的马，按照昨天夜里请来的兽医的嘱咐给它治疗。他非常喜欢他的小弟弟，但人死不能复生，现在他惟一担心的是别让这马成了瘸马。

两个小弟弟心中暗暗为这桩不幸事件高兴，因为它引起全果菜园区都关注这所茅屋。他们俩守在门口，不让那些小孩子进门。这些小孩子像麻雀一样成群结队从各条大路小道上赶来，不怀好意，只是一时好奇心起，要看看死去的小帕斯夸莱特。此时此刻对他们兄弟俩有利，现在他们是这儿的主人。他们因在自己家有恃无恐，就根据这些孩子在放学路上，在那些造成流血事件的迫害活动中对待他们的态度，或者让一些孩子进家门，给他们以保护，或者吓唬和赶走另外一些人……去！去！你们这帮无赖！就是在那次打架中，可怜的帕斯夸莱特掉进水渠，得病致死，今天他们还死皮赖脸要进门！

一个瘦弱、脸色苍白的小女人的出现，如同投入水池中

的石块激起了巴蒂斯特全家人悲痛的回忆。来者是比门托的老婆佩佩塔。竟然连她也来了！

一时间，在巴蒂斯特和他老婆心中真想把她拒之门外，但是他们的心没有那么狠……何必呢？欢迎她来，如果她进门来是为了对他们幸灾乐祸，她可尽情地笑个痛快。他们俩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已经痛苦欲绝。上帝，他一切都看在眼里，上帝自会给每个人应得的报应。

可是佩佩塔推开了其他的女人，径直向床走去。她双手捧着一大束枝叶茂盛的鲜花，把鲜花撒在灵床上。早春最初的芳香在屋子里弥漫散开，驱走了屋里原来那股子药味，驱走了人们不眠之夜，驱走了叹息不止造成的极为沉闷的氛围。

佩佩塔这个像牛马一般劳动的可怜的女人，这个患有不育之症，结婚也无望做母亲的女人，眼见到那孩子象牙般小的头颅，周围散开的头发犹如一轮金色的光环，不禁失去了冷静。

“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呀！”

她用她的心灵在哭，哭得肝肠寸断，弯身俯向死者小小的躯体，几乎用她的嘴唇去抚吻那苍白冰冷的头额，仿佛她的悲恸终将把小帕斯夸莱特唤醒。

巴蒂斯特和他女人听到她凄切的啜泣声，惊讶地抬起了头。他们明白了她是个好女人；她丈夫才是个坏人。在他们的目光中闪耀着作为父母的感激之情。

巴蒂斯特，当他看到可怜的佩佩塔拥抱特蕾莎和他们的女儿，彼此的眼泪流到了一起的时候，他甚至激动得一阵战栗。不，这决不是表里不一的伪装，她也是个受害者，因此她才能懂得他们的不幸遭遇，他们同是受害者。

这瘦小的女人擦干了眼泪，又恢复了她坚强、生气勃勃、惯于牛马般吃苦以持家的妇女本色。她环顾四周，感到惊讶。孩子躺在床上，什么都没有收拾！不能这个样子，得给“小主教”化妆一下送他上路，给他穿上白色的纯洁的衣服，正如他的小名“黎明”一样光辉璀璨。

她以她生来就会指挥和善于让人服从的上司的本能，开始给所有的妇女下达命令，指派各项任务，妇女们也都竞相为这个她们过去曾经仇视的家庭出点力。

她要和两个女伴去城里购买殓衣和棺材；另外几个妇女，受佩佩塔的委托，分头到镇上或去附近的茅屋去，寻找必要的用品。

甚至可恨可恶的比门托他一直待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也得为这些准备工作干点事。她老婆在路上碰到他，命令他下午把乐师们找来。这些乐师，跟他一样游手好闲，嗜酒如命，他一准能在“干杯”酒店里找到他们。这个恃强逞能的家伙，今日里也显得心事重重，听她老婆交待毫不反驳，忍受着她讲话时言出如令的口吻，同时他似乎羞愧地低着头，眼睛凝视着地面。

从昨天晚上起，他感到自己判若两人。那个肆无忌惮辱骂他，向他挑战的人把他像胆小鬼一样堵在他家茅屋里，而他老婆头一回把她的意志强加于他，从他手中夺走了他的猎枪。他没有勇气去面对公理在他一边的受害者；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迷惑，茫然不知所措。

他已经不是昔日的比门托，他开始认识自己。他甚至怀疑他同巴蒂斯特和他一家人作对的所作所为是否是犯罪，有一度他竟然自己瞧不起自己，他干的是什么英雄好汉的壮

举！他和所有其他乡亲们干的卑鄙勾当仅仅是为了夺取一个可怜的幼小儿童的生命。按照他以往在阴暗日子里的习惯，他要遇上不顺心的事，愁眉不展，便上酒店去，用藏在“干杯”酒店角落里的名酒来寻求宽慰。

上午十点，当佩佩塔和她的两个女伴从巴伦西亚回来时，巴蒂斯特的茅屋里挤满了人。

在茅屋的门口，那些处事最迟缓稳重、几乎没参与反对外来人活动的“家庭男子”，在巴蒂斯特周围围成了一圈：有的按摩尔人的习惯蹲着，有的坐在茅草藤的小椅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慢条斯理议论天气和庄稼收成。

在屋里，越来越多的女人拥挤在床边，她们在那儿大侃大聊，弄得特蕾莎局促不安，十分为难，有的谈论她们失去的子女，有的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聚在角落里唠叨邻里间种种流言传闻。那一天真是异乎寻常：不论她们家有多脏，饭还没有做好，都可以找到借口，都可以原谅；有些小孩子拽住母亲的裙子，哭着嚷着让人晕头转向，有的孩子要回家去，有的央求让他们看看“小主教”。

有几个老年妇女已经打开了壁橱的食柜，不断地用葡萄酒和糖对一大杯一大杯水，送给特蕾莎和她女儿喝，让她们哭得“轻松点”。当这两个可怜的女人给糖水灌得肚子都胀了，不肯再喝的时候，那些爱好此道的乡亲妇女们就轮流着你一杯我一杯地向自己喉咙里灌冷饮，因为她们也需要消消气。

佩佩塔想以她的权威来制止这混乱局面，开始大声喝叫：“你们都给我出去！别在这儿添乱，你们该做的是把这两个可怜的女眷扶出去，她们已经痛苦得筋疲力尽，给你们

吵闹得痴呆了。”

特蕾莎死也不肯离开她的儿子，哪怕只是短短一会儿也不肯：很快地她再也看不见他了，求大家别剥夺她仅剩的一点好好看着她心肝宝贝的时间了。她发出更强烈的悲恸呼号，扑向那冰冷的尸体，想要抱抱他。

但是经不住她女儿的苦苦恳求和佩佩塔的执意坚持，由好几个妇女连搀带架着，她走出了茅屋。她用围裙捂着脸，呜咽着，东倒西歪地踉踉跄跄地走着，顾不上那些妇女们生拉硬拽，一个个争着要把她带到自己家去。

佩佩塔开始安排隆重的葬礼。首先她在进门的中央放上全家人吃饭用的松木白桌子，桌面上铺上一条床单，四角用图钉按住，上面再铺上一块浆洗好的四周有花边的床罩，在床罩上再放上从巴伦西亚买来的一口小棺材，这是件使所有女邻居们赞美不已、小巧玲珑的精品：是一只白色的盒子，周边描金，里面衬垫松软如同一只摇篮。

佩佩塔从一个包裹里取出死者最后几件华丽的服饰：一件镶银丝织的罗沙长袍，一双凉鞋，一顶鲜花的花冠，全是白色的，像雪一般洁白，像曙光一般皎洁，这纯洁象征着可怜的“小主教”纯洁无瑕。

佩佩塔以母亲的柔情慢慢地为他的尸体穿衣装殓。她把冰冷的小躯体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怀着没有生育过儿女的冲动激情，小心翼翼地把他僵硬的手臂伸进衣袖里，仿佛那是玻璃制品，轻轻一碰就会破碎，她亲吻他冰凉冰凉的小脚然后使劲儿把小脚穿进凉鞋。

她用双臂把可怜的帕斯夸莱特捧起，宛如一只冻僵的白鸽，移向棺材，移向设在茅屋中央的灵台，整个果菜园区的

人出于好奇都将一一在这灵台前走过志哀。

但事情还没有全办完，还缺少最美好的压轴戏：那花冠，一顶白花编织的修士帽，两边垂挂的饰物挂到他的耳际，一件类似戏剧中印第安人用的粗野的装饰品。佩佩塔的一只慈爱的手，一只坚持和死神艰苦战斗的手，给死者惨白的脸颊抹上玫瑰红色，死者已经发黑的嘴唇，因染上了一层红红的朱砂又恢复了生气；但是无论这淳朴的农妇如何奋力也不能多掰开一点他两片松弛的眼皮，眼皮重又垂下，盖住了他那双失去光泽，没有反射，只有死亡的灰色的、悲怆的眼睛。

可怜的帕斯夸莱特！不幸的“小主教”！戴了这顶稀奇古怪的花冠，化妆了的脸，简直成了一个滑稽人。还不如他那苍白的小脑袋，带着死亡的青绿色在他母亲的枕头上，除了金黄色的头发，不加任何乔装巧饰，更能激发起人们哀痛的柔情。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善良的农妇们对佩佩塔的杰作兴奋不已。“你们瞧他！跟睡着了一个样！多漂亮！脸色那么红润！”从来没见过现在这样子的“小主教”。

在棺材空隙的地方都塞满了鲜花：在他白色的衣服上放着鲜花，灵台上撒满鲜花，各个角上堆满了一束束鲜花。这是整个原野的鲜花都来拥抱这孩子的尸体，这片沃原曾多少回看见他像小鸟一样在它的田埂小道上欢快跳跃，此时给他寒冷的躯体铺盖上一阵阵芳香，把它涌进一层层彩色的波涛。

两个小哥哥虔诚又惊奇地凝视着帕斯夸莱特，他俨然是一位随时将起飞升天的修道院长。那条狗在祭台周围绕着

走，伸长了嘴巴想去舔舔那双冰冷蜡黄的小手，忽而发出几乎像人一样的悲泣声，一声声绝望的呜咽，弄得妇女们都毛骨悚然，一起用脚去踢这可怜的牲畜，把它赶出去。

中午，特蕾莎费尽力气才逃出邻居妇女们把她看管起来的牢笼，回到了她的茅屋。她母亲的亲情使她在小儿子这身装束面前感到莫大的宽慰。她亲吻他抹上朱红的嘴唇，更是呜咽啜泣不止。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小巴蒂斯特和两个弟弟，他们并没有因悲痛而不感到肚子饿，就躲在屋角落里啃硬面包块。特蕾莎和她女儿都不想吃饭。父亲一直坐在门口葡萄架下茅草藤椅子里，像个东方人一样没有表情，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背对着他的家，似乎怕看见那安放他儿子遗体的白色灵台。

下午来客更多了。妇女们穿着节日的服装，披着披巾来参加葬礼。姑娘们激烈地争着做四个把可怜的“小主教”抬到公墓去的人。

一对高贵的客人，华金老夫子和堂娜佩帕，老师和师母两位也都来了，他们沿着路边草皮慢慢地走着，如同躲开会置人于死地的危险一般躲避开尘土。用老师的话来说，那天下午，因这不幸事件，学校不上课。这一点很容易猜到，因为只要看到那帮淘气、惹人讨厌的孩子一个个溜进茅屋，一边抠着鼻子，一边观看他们同学的遗体，看够了就出来沿着附近的大路互相追逐或去跳水渠玩。

堂娜佩帕穿了一件有点破旧的羊毛衣，披一块黑黑泛黄的大披巾，庄严肃穆地走进茅屋，说了几句拾她丈夫牙慧的华丽的套话之后，就把她肥胖结实的身躯安置到一把皮椅子

里，坐在那里不出声了，昏昏欲睡地观赏那口棺木。这个善良的女人习惯于聆听和欣赏她丈夫说话，不能再客套谈话了。

老师露脸地穿着重大庆典的日子里才穿的呈绿色的短上衣和戴了最大号的领带，就在屋外靠近巴蒂斯特边上找了个座位。他给自己一双庄稼汉粗大的手戴上一副黑色的手套，手套由于很有些年头，已经变得灰白，成了苍蝇翅膀的颜色。他不停地摆动着双手，一心想引起大家注意他一身隆重礼仪的服装。

他对巴蒂斯特也用尽他最绚丽动听的词藻，因为巴蒂斯特是他最好的主顾：没有一个星期六不让他的儿子们交给学校两夸尔托。

“这世道就是这样的世道，巴蒂斯特先生；只能认命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上帝是如何安排的，但很多情况，上帝让他的造物因祸得福。”

他如同在学校上课一样绘声绘色地说出他那一套陈词滥调，停顿一下之后，诡诈地挤了挤眼睛，压低了声音补充说：

“巴蒂斯特先生，您注意到所有这些人没有？昨天他们还在恶言秽语说您和您家里人的坏话，上帝很清楚我多少回指责他们这种卑劣行径。今天他们信心十足地走进这屋子就像进他们自己的家，显得那么和蔼可亲。不幸的事件使他们忘记了一切，使他们亲近你们。”

他低沉着头停顿一会儿之后，拍着胸脯说：

“请您相信我，我很了解他们，他们本质上是好人。他们很粗鲁，这确实如此，他们可以干出极端荒唐野蛮的事，

但是有一颗在不幸事件面前感动的心，使他们收起邪恶的魔爪……可怜的人呀！他们生来就如牲畜般活着，又没有任何人来帮他们摆脱这种处境，他们又何罪之有？”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以一个商人夸他货色的热情接着说道：

“这里需要的是教育，很好的教育。需要知识的庙堂向这片沃原传播科学的光辉，需要……火炬……以及……总而言之，如果有更多的孩子来到我的庙堂，我是说我的学校，如果做父亲的不是喝得酩酊大醉，而是像您一样，准时交学费，那么，巴蒂斯特先生，就会是另一种情况。我就说到这儿，因为我不喜欢得罪人。”

那样他是会有得罪人的危险的，因为在他身边就有许多给他送去学生却交不出两夸尔托负担的父亲们。

另有一些庄稼汉，由于曾经对这个家庭表现过很大敌意，不敢到这茅屋来，他们扎堆儿留在大路上。比门托就在其中，他刚从酒店带来五个乐师。他在“干杯”酒店的柜台边待了几小时之后，心里感到泰然了。

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到这所茅屋。屋里已经没有空地方，妇女和孩子们坐在葡萄架下的砖头凳子上，或者坐在堤埂上，等待落葬时刻的到来。

屋里响起了哀哭声，铿锵有力的规劝声，一阵嘈杂的争论声。这是佩佩塔想把特蕾莎从她儿子的遗体边拉开。“我们走吧……得理智点，‘小主教’不能永远留在这儿；天色晚了，长痛不如短痛，最好让痛苦快点过去！”

她竭力让特蕾莎离开棺材，硬要她到卧室去，不要亲眼看到“小主教”出门这可怕的时刻，这时“小主教”的双肩

已被托起，他的殓衣如张开的白色翅翼，渐渐升高飞去，一去不复回。

“我的儿呀！你娘的心头肉呀！”可怜的特蕾莎哭天抢地哀号着。

她再也见不着他了；亲一亲……再亲一亲。他的头越来越冰冷，虽然化了妆，脸却越来越灰白。他的头在枕头上左右摇动，他的花冠在他母亲和姐姐绝望的手中晃动着，母女俩争相亲上最后的一吻。

教区副主教先生、祭司和教堂助手们都在村口等着了，让他们等着可不是个事。佩佩塔心急火燎地嚷嚷：“快进去！快进去！”特蕾莎和她女儿在其他妇女的帮扶下，几乎是给强制送进了卧室。母女俩在卧室内走过来，冲过去，披头散发，哭得两眼红肿，由于痛苦的抗争而气急呼呼，胸部起伏不停，她们已经不是在哭泣，而在号啕。

四个姑娘穿着抽花裙子，披着一直垂挂到眼睛的丝头帕，显出修女般纯洁无邪的神情。她们抓住了小桌子的四条腿，把整个白色的灵柩抬了起来。犹如向冉冉升起的旗帜致敬鸣放的礼炮，突然响起了一声奇怪悠长的悲鸣，令人毛骨悚然，使许多人背脊透过一股冷气，不禁一阵寒战。这是那条狗在送别可怜的“小主教”，发出一声回荡不止的哀号，两只眼睛噙着泪水，尽量伸展开它的四条腿，仿佛想把它的身体伸长到够上它的悲鸣达到的地方。

在茅屋外面华金老夫子拍着手掌叫他的学生们注意，大声说：“注意！全校同学排好队！”在大路上的人已经走近茅屋。比门托领头走在他的乐师朋友们前面；乐师们在调整他们的乐器，准备在“小主教”刚出大门时，向他致意。在一

阵混乱喧嚷中终于排好了行进的列队，黑管发出悠扬的颤音，短号在调试它的音阶，长号如同一个患哮喘病的肥胖老人在呼呼喘息。

小学生们在前面开步前进，手中高举着大大的白紫色的罗勒花束。华金老夫子是很会办事的。之后，分开人群，出现了四个抬着轻巧白色祭台的少女，台上面放着可怜的“小主教”躺在里面的棺材，他的头在微微来回摇动，仿佛在向茅屋告别。

乐师们列队在灵柩的后面，奏响了一曲活跃欢快的华尔兹。在乐师们之后，所有看热闹的人们沿着大路争先恐后向前拥，形成一堆堆相互挤在一起的人群。

这茅屋远远送走了挤在屋里的人群之后，归于寂静、阴郁，正如那些刚发生过不幸事件的地方一样，笼罩着一片凄楚阴森的气氛。

巴蒂斯特，独自一人在葡萄架下，没有改变他无动于衷的东方人的姿势，嘴里嚼着雪茄烟，两眼一起凝视着送葬的队伍走远。这支队伍沿着大路开始形成曲线前进，凸显出棺材和灵台，在黑色丧服和绿色枝条的出殡队伍中恰似一只巨大的白鸽。

可怜的“小主教”终于踏上了去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天堂之路！这片令人陶醉的沃原，舒展在明媚春光的照拂下，以春的馨香包裹着幼小的死者，一直相伴相送到坟墓，给他披盖上触摸不到的芳香四溢的衣裳。古树林靠着复苏的天气已萌发新枝，在煦和微风的吹拂下挥动它们开满花朵的枝条，似乎在向这幼小的遗体致意告别。在地球上还从来没有把死亡装扮得如此美好。

两个不幸的女人出现在茅屋的门口，她们像发了疯一样蓬头散发，咆哮呼号，挥动她们的手臂来发泄满腔郁愤。她们的呼号声如同永无休止的悲鸣，在这片万籁俱寂又充满温煦阳光的沃原的上空扩散、传播。

“我的儿呀！我的心肝呀！”可怜的特蕾莎和她女儿悲恸呼唤。

“永别了，帕斯夸莱特！永别了！”两个小哥哥叫喊着，一边把眼泪都吸进了小嘴。

“呜汪！呜汪！”狗伸长了脖子在嗥叫，这声音像永不止息的哀号，令人不寒而栗，仿佛要震撼凄楚阴森的气氛笼罩下的这片沃原。

从远处，穿过树林，顺着田野里的绿色波涛，传来了华尔兹舞曲的回响。可怜的“小主教”的金饰的白色小船颠簸着前进，这舞曲将陪伴着他直到永生。短号吹奏出错综复杂的音阶，像魔鬼般跳跃，仿佛死神抱着“小主教”穿过原野上落日的余晖，渐渐远去时发出的金属的狂笑。

傍晚时分，送殡的人陆续回家了。

巴蒂斯特的两个小儿子，由于头天夜里死神拜访造成的折腾喧闹而缺觉，躺在椅子上就睡着了。特蕾莎和她女儿，由于那么多天不眠之夜，那么伤心痛哭，已经精疲力竭，又累又困，倒在那张还保留着可怜的孩子睡过的痕迹的床上动弹不得。小巴蒂斯特则在马厩里，在那匹病马身边睡得直打呼噜。

巴蒂斯特始终不言不语，木然地接待客人，和客人握手，只用点头来感谢人们的帮助和劝慰的话语，使他不寒而栗：。

当夜幕降临时，客人们全都走了。茅屋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从敞开着的乌黑的洞洞、阴郁凄凉的大门传出一家人困乏的咻咻呼吸声，犹如从远处传来的窃窃私语。全家人就像在同痛苦进行的搏斗中牺牲了一样，一个个都卧倒在疆场。

只有巴蒂斯特仍然一动不动，痴呆呆地仰望着暗蓝色的夜空中闪闪烁烁的繁星。

孤独使他恢复了神志，他开始确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原野的面貌一如既往，但他觉得今夜更美，更令人心情安宁，好似它一扫满面愁容，皱纹都已展开，绽出了微笑。

从远处传来在各家茅屋门口人们相互的招呼声，他们不再仇恨他，不再迫害他的家人。他们已经到过他家的屋檐下，用他们的脚步驱除了沉沉压在巴雷特大叔土地上的诅咒。一个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但是，为此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倏然间，他看清楚了他的不幸，想起了可怜的帕斯夸莱特，此时此刻，他已被压在一块湿漉漉、臭烘烘的泥土下，别人腐烂的尸体在蹭脏他洁白的衣裳，污秽不堪的蛆虫正伺机侵袭他，而他是那么俊美，他那皮肤是多么细嫩，光滑，巴蒂斯特长满趼子的双手摸上去都打滑，还有那他曾多少回爱抚过的一头金发。想到这儿，巴蒂斯特感到一块铅块从他胸口升起，升起，一直堵在喉咙口。

一声奇怪的抽噎划破夜的静谧，如同一头受伤垂危的野兽发出的鼾息在大半个沉沉黑夜中回响，惊吓得在附近堤埂上嚯嚯欢唱的蟋蟀，也戛然停止了鸣叫。

第九章

转眼已经到了圣胡安节[①]，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是五谷丰登的时光。

天上人间，五光十色，热浪滚滚。一轮非洲的骄阳向大地倾泻下万道金光，要以它滚烫的吻使大地裂纹。它一支支金色的箭穿过树木茂密的枝叶，穿透绿色的幔帐。在幔帐的绿阴下，原野庇护着流水淙淙的渠道和湿润的畦田，仿佛害怕那处处萌生生命的热力。

果树的枝头已挂满果子。枇杷树给一串串沉甸甸金黄色的果实压弯了腰，累累硕果上面遮盖着油光发亮的枇杷叶；杏子在浓密的枝叶间探露出似孩子的玫瑰红的脸颊；男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在搜寻肥硕的无花果，贪婪地一心要寻找头茬早熟的果子；在花园里茉莉花隔着围墙飘送出甜蜜醉人的芳香，玉兰花宛如象牙雕的香炉，在弥漫着成熟的庄稼香的灼热的空气中散发出强烈的芬芳。

闪闪发亮的镰刀在田野里风驰电掣般挥舞收割，金黄的

①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瓜果成熟丰收的季节。

麦子齐刷刷地一排排倒下，颗粒饱满的麦穗像得了中风病似地压在细细的麦秆上，垂下来要亲吻大地。

在晒场上，麦草堆成一座座金色的小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尘土飞扬间人们在扬净麦粒；在收割过的田地里，麻雀顺着麦茬儿跳东跳西，忙着寻找丢散的麦粒。

一派劳动的欢乐和繁忙的景象。路上大车嘎吱嘎吱在欢唱；成群的孩子们在田野里追逐奔跑，或者在晒场上翻筋斗戏耍，心里想着新麦面做的饼子，憧憬着粮食满仓后各自茅屋里开始过的喜气洋洋的富庶生活，甚至连辛苦的老马，眼睛里也流露出极大的欢乐，跑起路来也显得悠闲轻快，仿佛麦草垛扑鼻的香气给它们增强了体力，这些草垛犹如金色的长河将在一年之中缓慢地流进它们的饲槽。

一冬天积攒在卧室里的钱，或者藏在箱子里，或者藏在长统袜底的钱，开始在这片沃原流通。傍晚，那些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容光焕发的男人们，挤满了各家酒店。他们身上还穿着浸透汗水的粗布衬衫，谈论着收成，谈论着在圣胡安节必须交给地主的半年租子。

丰饶的收获使巴蒂斯特家重新产生了欢乐，劳动的收获使他们忘却了“小主教”。只是母亲突然间会落下眼泪，发出深深的叹息，流露出她闪念间又想起了她的小儿子的神情。

巴蒂斯特和他大儿子把一袋袋装得鼓鼓的麦子扛上顶楼粮仓，卸下肩时，震得地板都颤动，甚至震动了整个茅屋，这也正是全家老小的利害所系。

他们大家的好日子开始了。否极泰来，前不久是极端的不幸倒霉，现在又成了极端的幸运。日子一天天过得风平浪

静，多多地劳动，连轻微的不顺心的事也没来打扰那种单调、勤劳的生活。

四处邻里乡亲在为小不点儿送葬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爱怜亲情已有些冷却。随着对那不幸事件记忆的淡忘，人们似乎后悔他们一时柔情的冲动，重又回想起巴雷特大叔的灾难和外地人的闯入。

但是，还没有发展到扰乱在小不点儿的白色棺材面前自发调整好的和睦相处。大家有点冷淡和猜疑，这是确实的，但大家却仍然和巴蒂斯特一家人打招呼问好。他的子女可以到全区各地去而不会受到骚扰，甚至连比门托，当他碰到巴蒂斯特时，也友好地点点头，嘴里咕哝些什么表示向他回礼。总之，如果说大家不喜欢他们，但与他们相安无事，这也就是大家所能企求的。

在巴蒂斯特的茅屋里，多么丰裕！一派安祥！巴蒂斯特对他的丰收感到惊讶。这些田地，在长期闲置休耕之后，似乎把十年休养生息积聚蕴藏起来的全部生命力一下都释放了出来。麦子颗粒硕大又饱满，据本地区的消息，麦子可卖好价钱。而且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巴蒂斯特想到这一点不禁喜笑颜开）：他不必拿出部分收成去交地租，因为他可以免租两年。为了这点好处，他在漫长的好几个月里担惊受怕，以无畏的精神拼搏，甚至牺牲了可怜的帕斯夸莱特。

巴蒂斯特家的兴旺也反映在他家的茅屋，茅屋显得从未有过的洁净、亮丽。远远就可以看到，他的茅屋不同于周围邻居的房屋，透露出这个家更为富庶，谁也认不出这原是巴雷特大叔那座悲惨凄凉的茅屋。大门前铺的红砖由于天天冲刷磨擦而发亮；罗勒花和牵牛花的花坛及其他攀援的枝蔓组

成了绚丽的花亭。在这些亭台之上，以蓝天为映衬，凸显出巴蒂斯特茅屋那堵尖尖的、三角形的、洁白无瑕的正墙。一进屋，立刻可看到各间卧室门口挂着熨烫平整的门帘在飘动，靠墙放着餐具架，上面放着一摞摞盘碟，斜倚着深深的大汤盘，展示出盘底彩绘的传说中的大鸟和西红柿似的花朵。水罐架恰似瓷砖砌成的祭台，上面放着釉得光亮的大肚水罐，如同一尊尊抗旱止渴的神祇，沿墙一排钉子上整齐地挂着陶瓷的和玻璃的绿色单耳小罐。

那些令人永远想起昔日为逃避贫困的、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的破旧家具，开始一件件消失，空出地方让位给勤俭持家的特蕾莎多次去城里买回来的家具，生产收获得来的钱都用来添补在等待的日子里家中欠缺的衣物。

有时候巴蒂斯特一家人想起比门托威胁性的话都感到好笑。按这个勇敢分子说的，谁也别想收割那片地里的麦子，可这麦子已开始使他们一家人漂亮起来。罗塞塔添了两条裙子，小巴蒂斯特和那两个小弟每星期天总是洋洋得意，从头到脚一身新。

在烈日高照，空气似火烧火燎的时候，苍蝇和野蜂烦人地嗡嗡乱叫。此时，一个人如果穿过原野来到这座洁净、清新的茅屋前面，顿时会一种舒适的感觉。用泥巴和木桩做围墙的场院透出盎然生机：母鸡在咕咕叫，公鸡在喔喔啼，兔子在一大堆新树枝的木柴架起的曲曲折折的通道间欢蹦跳跃；鸭群在特蕾莎两个小儿子的看守下，浮游嬉戏在邻近的水渠中；一群群小鸡在麦茬间自由自在地游逛，不停地发出“啾啾”的叫声，愉快地摆动着柔毛还没长丰满的粉红色的小身子。

除此之外，特蕾莎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关在她的卧室里，拉开衣柜的一个抽屉，解开一层层包裹的手帕，自我陶醉在一小堆银币面前，这是她丈夫从这片土地上用汗水挣来的第一笔钱。凡事都有个开端，如果时运好的话，这钱会一笔又一笔积蓄起来，谁知道等孩子们到了应征入伍年龄，能不能靠她的积蓄免去他们去当兵效命国王！

母亲这种默默埋藏在心中的喜悦也可在巴蒂斯特身上看到。那必须在星期天下午，可以看到他嘴里衔着节日里才抽的一夸尔托一根的劣质雪茄烟，漫步在茅屋前，钟情地瞧着他的田地。就在两天前，他和许多邻居一样，给地里种上了玉米和豆角，因为土地是不该闲置不种庄稼的。

他几乎无力把他已经开垦和种上的两块地侍弄好。但是，他和已故的巴雷特大叔一样，对土地热爱得如醉如痴，总希望以他的劳动种下越来越多的地；虽然季节过了一点，但他还是想第二天把屋后那块未开垦的地翻耕一部分，种上西瓜，那收成一定好极了，他老婆像以往一样拿到巴伦西亚市场上去将会卖个好价钱。

应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赐给他最终在这块宝地安居乐业。这块平原的土地是多好的地呀！据历史记载，当摩尔人从这片土地上被撵走时，他们痛哭流涕并非无缘无故。

收割之前，连片的麦田夹杂着虞美人，如同金色的围墙阻挡各个角度的视线，现在收完麦子，景色豁亮了，沃原似乎更大、更辽阔无垠，一望无际，展现出被条条水渠分割的一幅幅巨大的红土地的画卷。

这里家家户户都严格遵守星期天过节的习俗，又由于刚刚喜获丰收，手中不少钱，因而谁也不想违背这种规矩。这

天看不到一个人在地里干活，也看不到一匹马在大路上拉车。老年妇女们披着盖到眼睛的闪闪发光的头巾，一只手拿着把小椅子，匆匆走在一条条小径上，仿佛从远处，很远处村里人家屋顶上空传来的钟声在催促她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一大群小孩在相互追逐游戏，发出尖利的叫喊声；在绿草茵茵的水渠斜坡地上，突现出几个穿着红裤子的小兵，他们是利用假日回家来欢聚个把小时的。在远处，划破静空，响起了阵阵猎枪声，有人在朝燕群开枪。此时，一群群燕子成双成对自由自在地、忽左忽右地飞舞，发出尖尖的唧唧声，仿佛它们的翅膀擦着了湛蓝晶莹的苍穹。在那些水渠上面，成群小得几乎看不见的蚊子在嗡嗡飞叫。在一座绿色的庄园内，在古老的葡萄架下，各色花裙子，艳丽夺目的头巾在翩翩舞动，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一只短号吹奏着巴伦西亚的霍塔舞曲，把摩尔人的乐章送向在阳光下沉睡的原野的四面八方，一组吉他弹出的睡意浓浓的旋律，似乎又把尖利刺耳的短号送入梦乡。

这种安乐的景象是理想化的勤劳、幸福的阿卡狄亚，那儿不可能有坏人。巴蒂斯特，在充满祥和的氛围中，惬意地伸伸懒腰，舒展舒展四肢。罗塞塔带了几个弟弟到那座庄园去跳舞了；巴蒂斯特老婆正在树阴下午睡，而他自己则正在从他家到大路间，沿着作为车辆人口的那块未开垦的地悠悠漫步。

在小桥旁，他不时地和邻居们打招呼问好，他们有说有笑地走过这儿，似去看一出十分滑稽可笑的演出。

他们都朝“干杯”酒店走去，要亲眼看看比门托跟托雷罗拉兄弟间闻名遐迩的一场“鏖战”。托雷罗拉两兄弟是两

个放荡不羁之徒，和佩佩塔的丈夫一样好逸恶劳，整天泡在酒店里。他们之间发生过无数次角逐竞争，逞能打赌，尤其在这种时候，当酒店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越来劲。这三个勇敢分子野蛮地进行恶赌，谁都想让自己的名声压倒别人。

巴蒂斯特曾经听说过这种打赌的事，现在它又吸引着人们如同去参加盛大的庆典，纷纷上远近闻名的酒店去。

这回是三个人坐在那儿玩纸牌，只喝白酒不喝任何别的饮料，看谁最后一个倒下。

他们仨是从星期五傍晚开始的，现在已经到了星期天下午，三个人仍然稳坐在他们的绳子编结的椅子上，正在玩第一百盘纸牌，一壶白酒放在白铁小桌上，只有等他们要吞食那美味的血肠时才把手中的牌放下。这种血肠使酒店老板“干杯”出了名，因为只有他知道如何把血肠放在橄榄油里浸泡得恰到好处。

这场打赌的消息在原野迅速传开，使方圆五公里内所有的人像赶庙会似的络绎不绝地赶来。这三个家伙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狂热的追随者，他们形成这场赌的第四方，即便夜幕降临，众多看客各回自己的茅屋，他们仍旧留下，观看这三人在悬挂在一棵杨树上的油灯下如何继续玩牌打赌。“干杯”是个火爆脾气的人，不能忍受这种单调沉闷的打赌；所以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他就关门打烊，给三个赌徒添足他们要的酒，让他们在门外小空地里继续夜战。

许多人对这场“鏖战”的荒唐性假意表示气愤，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为有这样的男子汉作为他们的乡亲而自豪。看

这果菜园区养出这么些铮铮铁汉子！对他们来说，喝白酒就像是喝进白开水一样从体内一溜而过。

四周的人们似乎都把目光盯着酒店，关于打赌进程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飞快传播。已经喝干两大罐了，仍然无事一样……他们三个人……仍然纹丝不动。“干杯”只管计他们喝酒的账。周围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就三个对手中的一个进行打赌。

这场延续了两昼夜的赌轰动了整个区域，看来还没有到它的结局。这消息也传到了巴蒂斯特的耳朵里。他，作为一个生活节制有度的人，不能喝白酒，一喝就恶心头痛，但是对这样荒唐野蛮的行径也不能不感到近乎钦佩的惊讶。据他猜测，这三人一定长着白铁皮做衬里的胃。

他继续以歆羡的眼光瞧着那些赶去酒店的过路人。为什么别人去得的地方，他去不得？他从来没去过作为昔日他敌人老巢的那个地方——“干杯”酒店；但是现在这事件非同一般，他有理由去看看……再说，见什么鬼！辛苦了大半年，收成又那么好，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也完全可以容许略微散散心。

他朝正在午睡的老婆喊了一声，告诉她他出去一趟，就走上了去酒店的路。

在“干杯”酒店门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熙熙攘攘像一群蚂蚁麇集在一起。周围的男人们都在那儿，上身只穿衬衫，下身穿灯心绒裤子，大肚子上围一根黑色腰带，头上系一块头巾，形状像主教的法冠。老年人拄着粗壮的利里亚木制作的拐杖，黄颜色，带着黑色的阿拉伯图案；年轻人卷着衣袖，露出肌肉发达红润的手臂，用他们巨大、粗糙的手指

在玩弄细细的白蜡树的枝条，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酒店周围高大的杨树给兴致勃勃的人群投下一片阴凉。

巴蒂斯特头一回仔细察看这享有盛名的酒店。酒店墙壁雪白，窗子漆着蓝色，窗框四周用色彩鲜艳的马尼塞斯瓷砖贴面。

酒店有两道门，一个是通酒窖的门，透过它敞开的两扇门，可以看到两排硕大的酒桶一直垒到天花板，一堆堆皱巴巴空的皮酒囊、大的漏斗和由于经常不断扛酒给染红了的白铁酒提子。在酒窖的后部，停放着一辆笨重的大车，它已走遍全省各个角落采购来葡萄酒。这间昏暗又潮湿的屋子既散发出酒精的气息，又散发出鲜葡萄汁的香味，让人闻了为之醉倒，视觉错乱，以为整个大地将被滔滔泛滥的葡萄酒所淹没。

那儿存放着“干杯”的珍宝，谈起这些珍宝，果菜园区的所有酒鬼都一片虔诚，怀有敬意。只有“干杯”一人知道他桶中的秘密：他能看透那些古老桶上的木板，鉴定桶里红色佳酿的质量；他是这座酒精的殿堂的主祭司；要是他愿意款待某人，他就舀出一碗犹如彩虹般、又如皇冠上镶嵌的钻石一样晶莹闪烁、色如黄玉的玉液琼浆，用双手如同捧着圣体匣一样虔诚地奉献给你。

另外一道门是酒店的大门，从东方发白前一小时到晚上十点都敞开着，柜台上方挂着一盏煤油灯，灯光在漆黑的路上照出一大片四四方方的红光。

墙壁的壁脚板有一人高，用上了釉的红砖砌成，边缘是彩色花瓷砖。由此到屋顶，四壁布满高雅的绘画艺术作品。因为“干杯”虽然看样子是个粗人，只关心他柜台的抽屉到

晚上是否装满钱，但他还真是个麦塞纳斯式[1]的人物。他曾邀来巴伦西亚的一位画家，供他在店里吃住一个多星期。据他自己讲，他这种伟大的艺术保护者的癖爱让他花掉了五个杜罗，而且这数目只会多不会少。

情况确是如此，任何人举目四顾，无处不看到一件件艺术杰作，画上强烈斑斓的色彩似在愉悦顾客们，鼓励他们开怀畅饮。深紫的田野上蓝色的树木，黄色的天际，比树更高大的房屋，比房屋还高大的人物；猎手们携带着扫帚一样的猎枪；安达卢西亚的小市民，把大口径火枪搁在腿上，骑着骠壮的骏马，可马的长相又像耗子。一种艺术独创的奇观在为酒客们助兴。在各间屋的门上方，艺术家机智地暗示这店的性质，画了几幅令人惊诧的食品静物画：像剖开血淋淋的心脏的石榴，像大辣椒一样的甜瓜，充做蜜桃的红色线球。

很多人认为这家酒店相对果菜园区其他酒店的优势就在于这些惊世骇俗的装饰品，而“干杯”则常咒骂那些苍蝇肆无忌惮地以它们的斑斑黑点玷污美不胜收的艺术品。

紧靠大门摆着脏兮兮黏糊糊满是油垢的柜台，柜台后面有三排小桶，上面如城堞般排列着装满本店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饮料的瓶子。从梁上幔帐般地挂着香肠和血肠或者一辫辫像魔鬼手指一样尖尖的小红辣椒，偶尔一两只红红的火腿和如威严的流苏般的腌肉香肠杂陈其间，打破那种单调乏味的布局。

①麦塞纳斯：古罗马政治家和诗人，是奥古斯都大帝的朋友，也是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的朋友。他曾利用他同奥古斯都的关系保护过许多文学艺术家。今引申为文学艺术家的保护者。

精美的口福之物都放在柜台边上一只模糊不清的玻璃柜子里，那里有星状的可口酥、葡萄干饼子、结着白白糖霜的糖卷、各色小点心，所有这些食品都色泽黯淡，带有暗示时间久远的可疑的斑点，还有切成面包片一样的洁白、新鲜、柔嫩的穆尔维德罗的奶酪依然在渗出乳清。

除此之外，“干杯”还有一间贮藏室，那里有几口纪念品似的大瓮，瓮里用橄榄油腌着切开的青橄榄和洋葱血肠。酒店的尽头开着通宽敞的大院的门，院子里有六七个煮什锦菜饭的灶台。几根白色的墙柱支撑着一棵古老的葡萄，葡萄蔓给偌大空地投下一片阴凉，沿着一边墙堆放着凳子和白铁的小桌子，其数量之多，仿佛“干杯”早就预见到整个果菜园区的人将蜂拥来到他的酒店。

巴蒂斯特在仔细察看了酒店之后，他注视起酒店老板。这个大汉光着膀子，但大伏天还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带帽耳的帽子，帽子下面长着一张胖乎乎的紫色大脸孔。他是他酒店的首席顾客，要是他一日三餐不喝上半罐子葡萄酒，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地上床的。

因此很自然，这场吸引了全果菜园区的乱哄哄的打赌几乎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的柜台是一座瞭望台，从这座高台上他作为一位行家里手，监视着主顾们的种种醉态。谁也别想在他店里吹牛逞好汉，因为不等他开口，“干杯”的手就绰起放在柜台下的一根大棒，这是一根棍棒之王，连比门托和所有远近的勇敢分子见了都会发抖……在他店里，绝不允许吵架斗殴。要打架杀人，到马路上去！当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有些人打开折刀，高举起凳子，“干杯”一句话不说，依然镇定沉着，

出现在那些打斗的人中间，抓住最挑头的几个人的胳膊，把他们一个个悬空提到了公路上，然后转身回到里面，把门关上，开始安安心心地清点他抽屉里的钱，一直到上床睡觉。而这时在店外，重又开始打架，打斗声和争吵声响成一片。这只不过是提早一小时关闭酒店门，但是在酒店里面，只要他在柜台后面，从来不会有司法机关的事。

巴蒂斯特悄悄地从门口看着，只见酒店老板在他老婆和一个伙计的帮助下，在招呼顾客们。之后，他又回到了小广场来、他加入了几个老人的小圈子，他们正在争论这三个打赌的人谁更沉着。

许多庄稼汉看腻了这三个家伙的玩艺儿，就自己赌了起来，或者就围在小桌子周围吃起午后点心。一只曲颈细长的酒壶在他们中间传递，一股红色的细流倒进他们张开的嘴巴，发出轻微的咕嘟咕嘟的声音；他们有的抓起一把花生米和白羽扁豆请对方吃。酒店的女侍者们用陶瓷深盘给送黑黑的油炸血肠、新鲜奶酪、去核的橄榄和上面漂浮着香味浓郁的香草的汤汁；在桌子上放着新麦做的面包，外皮金黄色的卷，透出里面是本地区产的营养丰富的棕黑色粗面粉做的面包心。

所有这些人或吃，或喝，或指手画脚，发出一片嘈杂声，恰似这片小广场成了个大马蜂窝；空气中飘浮着酒精的蒸气，令人窒息的油炸的油脂气，刺鼻的葡萄酒味，和邻近田野里的芳香混杂在一起。

巴蒂斯特最终走近了围在打赌人周围的一大群人。

开始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在他身后满怀好奇的人的推拥下，他慢慢地，在那些满身臭汗又靠得紧紧的人中间开

辟了一条道，一直挤到了第一排。有几个看客席地而坐，双手托着下巴颏儿，鼻子贴到了小桌子的边缘，眼睛紧紧盯着这三个赌徒，以免漏掉了这一引人注目事件的任何细节。这儿的酒气到了最难以忍受的程度，仿佛所有这些人呼出的气和身上的衣服都渗透了酒气。

巴蒂斯特看见比门托和他的对手坐在角豆树的硬木凳子上，眼前放着纸牌，烧酒罐就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桌子上还放着一小堆玉米粒，当做打牌计数的筹码。每打一局，三人中的一个就拿起酒罐，稳稳当当地喝酒，之后传给另外两个同伴，他们也一个个不失礼数地举罐豪饮。

离他们最近的看客们都隔着肩头瞧着他们每个人的牌，以确保每个人玩得规矩。其实，无需担心，他们的头脑结实得很，喝下去的似乎只是白水，谁也没疏忽大意过，也没有出过臭牌。

这场赌还在继续，但他们这三个打赌的伙计并不因此就不和朋友们聊天，照样对这场争斗的结局开玩笑。

比门托看见了巴蒂斯特，嘴里嘟囔了一声“好”，算是问候打招呼，之后眼睛又转到他的牌上。

他很冷静，可能很冷静，但是他的眼睛已经充血，眼珠子放出飘忽不定的蓝光，恰似酒精燃烧的火焰，他的脸色一会儿比一会儿变得苍白带灰。另外两个也不比他好，但是大家都嘻嘻哈哈在笑。看客们受这几个赌徒的感染，相互把分摊付款的酒罐从这个人手中递到那个人手中，那真成了烧酒如洪水泛滥，这洪灾从酒店溢出，又像火的浪涛，落进了所有人的肚里。

甚至巴蒂斯特，在周围众人的催促下也不得不喝了酒，

他不喜欢酒，但是一个男人什么东西都该尝试尝试，把他带到酒店来的那些想法又在鼓励他。作为一家之主，经过辛勤劳动，半年的收成已经进了粮仓之后，他完全可以允许自己稍稍放肆一回。

他感到胃里热辣辣地冒火，头脑恍惚又十分惬意。他开始习惯酒店的气氛，越来越觉得这场“鏖战”好玩。

甚至对比门托这人，他也觉得像他那样……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三个赌徒打完了一局（谁也不清楚他们已经打了多少局），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商量下一顿晚饭吃什么。特雷罗拉两兄弟中的一个明显地头重脚轻了。两天无节制地灌下去的烧酒，两夜的胡闹，开始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两眼要闭下来，头沉沉地靠在他哥哥的身上，而他哥哥则从桌子底下偷偷地使劲儿捶他的胁部，竭力让他重新鼓起劲儿来。

比门托面对这胜利奸诈地微笑着。已经有一个不行了。他和他的崇拜者商讨晚餐，这一定得极致丰盛，不怕花钱；因为无论如何，他不必付账。要办一顿无愧于这一壮举结局的晚餐，因为就在当天晚上这场赌局一定将以他战胜另一个特雷罗拉兄弟而告终。

小特雷罗拉开始发出粗重的鼾声，好似吹起光荣的号角，预告胜利属于比门托。他趴倒在桌上，整个身子即将从椅子上滑下，似乎他肚子里灌满的全部烧酒，由于地心吸力，都在寻找地面向大地下沉。

他哥哥说要揍小弟的嘴巴子把他打醒，但比门托俨然是个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好心地进行了干预，说到吃晚饭的时候让他们把他弄醒。他装做对这场持久战斗和对他自己的体

力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到自己经过两整天在那儿大吃大喝之后，他已经缺少胃口，真是极大的不幸。

一个朋友跑进酒店去拿来了一长挂尖辣椒，说这东西能使他恢复胃口。这一恶作剧的行动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而比门托，为了让他的崇拜者更为惊讶，把这种阴曹地府的菜肴送给了那个仍然坚持没倒下的特雷罗拉，而这个特雷罗拉则若无其事地大口吞嚼起来，仿佛是在吃面包。

人群中响起一片啧啧的赞扬声。大特雷罗拉每吃下一只辣椒，佩佩塔的丈夫就往嘴里塞进三只，就这样他们消灭了这一大挂真可谓红色魔鬼的念珠。这个蛮汉的胃大概一定长有铁甲层。

比门托仍然坚定不移，若无其事，但脸色越来越苍白，两眼红红的，眼光木然，还在问“干杯”是不是已经宰好晚饭用的两只鸡，并指示这鸡该怎么做。

巴蒂斯特惊讶地瞧着他，同时心里隐隐感到好笑。想离开这儿回家去。这时天色已经近傍晚，小广场上人们说话都提高了嗓门；每星期天夜里的丑闻要上演了。此外，比门托过分频繁地看看他，露出老醉鬼令人不舒服的异样的目光。但是巴蒂斯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留在那里不走，仿佛对他来说这场面是如此新鲜，胜过了他自己的意志。

勇敢分子比门托的朋友们见他吃完辣椒之后，又一口一口喝酒而不管他的敌手是否会学他的样，他们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该喝那么多了，那样你会输的，输了你没有钱来还账。现在你不像前些年那么有钱，那时候你的女地主同意不收你的租子。”

一个冒失鬼说出这些话也没意识到他这些话的分量，说

完后引起一片痛苦的沉默，如同在一个病人的病房里揭了病人的伤疤。

在主角和观众都已经喝下了一罐又一罐老白干的时候，在那种场合他竟提起地租和付租子来！

巴蒂斯特心里感到很不自在。他觉得在周围倏然发生了某种敌视和威胁性的气息。他本来不用费太大劲儿就可以跑走，但是他没有动窝，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在偷偷地瞧着他。他担心，如果他逃跑，反会先挑起攻击，自己反会遭到侮辱，被拦住；他抱着事情不被察觉就过去的希望，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似乎要给人一个印象，他不是由于畏惧，而是出于较为谨慎的缘故才不走开。

比门托的崇拜者要他再说说他过去年年不给他土地的女主人交租这一手，他们为这件事非常得意，发出一阵阵狂笑，笑声中带着恶意的欢乐，恰如奴隶们为他们主子遭殃而幸灾乐祸。

比门托这勇敢分子谦虚地叙述了他的光荣事迹。每年圣诞节和圣胡安节，他都要赶去巴伦西亚，他空着双手走呀走呀，去见他土地的女业主。而别的人都带了好些东西，几只肥鸡，一篮子点心，一大筐水果去感动他们的主人，求他们同意先收下部分租子，哭哭啼啼，保证以后补齐，只有他只带去几句话，而且不多几句话。

他的女主人，一位神气活现的阔太太，在她家的餐厅接见他。在她身边是她的几个女儿，几个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娇小姐。

堂娜曼努埃拉随手拿起账本，查看比门托已经拖欠的几个季节的地租，“你是来交租了，嗯?”而喜欢捉弄人的比门

托听了帕恰雷斯夫人的问话，总是老样子回答说："不是，太太，我交不了，因为我身上连一夸尔托也没有。"他知道这么说他会得个"无赖"的骂名，因为他祖先是个很了解世故的人，早就跟他说过："那些镣铐是给谁造的？是给那些汉子们造的。你要是交租，那你是好人。你不交？那你是个无赖。"

比门托在作了以上村野哲学的简短陈述之后，就采取第二手，那就是从他的腰袋里取出一张黑黑的劣质雪茄烟叶和一把大折刀，开始切碎烟叶卷一支烟。

看到折刀，那位太太就浑身战栗，神经紧张，正因为这样，这个刁钻的家伙慢慢腾腾地切烟叶，拖延时间不把折刀收起来，同时总是来回重复他祖父用来解释迟交租那老一套理由。

那几个头带蝴蝶结的姑娘给他起个外号，叫他"带镣铐的人"，她们的母亲在这个名声不好的没教养的人面前感到焦躁不安，这家伙身上有一股酒气，在她面前说话时还摆弄折刀；最后，她确信从他身上肯定捞不到任何东西，就让他回去。但是他为自己成了让人讨厌的人而感到满心高兴，就竭力延长这次会见，一直到他们对他说既然他交不了租，可以省去一次次造访。那位太太以后就忘了她还有这些地。喔，不，堂娜曼努埃拉！比门托是不折不扣欠债还钱的人，作为一个佃户，应该在圣诞节和圣胡安节拜访他的女主人，向她表明如果他不交租，也并不因此不是她谦卑的奴仆。

从此他一年去两回，用他沾满泥巴的麻鞋弄脏那地面，重复说一遍镣铐是为汉子们准备的，摆弄摆弄折刀。这是一个奴隶的报复方式，犹如一个乞丐穿着他散发恶臭的破烂衣

衫出席有钱人的节日盛宴是一种苦中作乐。

所有的庄稼汉都喜笑颜开，评说比门托对待他女主人的所作所为。

勇敢分子比门托还摆出理由来支持他的作为，他为什么一定得交租？咱们来说说：为什么？他的那些地是从他祖父就种上了的，在他父亲死去时，他们几个兄弟按他们的心意把地分了，根据果菜园区的习俗，丝毫不用征询业主的意见。是他们在种这些地，是他们让土地生产出东西，也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地留在了他们这些块田地里。

比门托热情洋溢地谈论他的辛勤劳动，显出他是多么厚颜无耻，惹得有些人在暗暗好笑。行了！他劳动并不多，因为他聪明，他早看透了生活这出把戏。不过有时候也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地干活，单凭这一点这些土地也该更公正地对待他，而不该偏袒那个巴伦西亚肥胖的阔太太。要是让她来种种地，让她用她那浑身的肥肉来扶住犁头，让那两个带着蝴蝶结的姑娘套上犁拉一拉，那样才能算是土地的合法主人。

这勇敢分子的粗野的打趣引得周围爆发出哄然大笑。对于所有这些在圣胡安节交租仍然怀有苦涩味的人来说，看到他们的主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也是一大乐趣。好呀！拉犁这点说得妙趣横生，每个人都想象着看到他那个大腹便便、抠门吃租的主人或者那个高傲的老太婆，套上铧犁拉呀，拉呀去开一畦地，而他们这些下等人，这些庄稼汉则在旁边甩得鞭子噼啪响。

大家微笑着，相互挤眉弄眼，拍拍肩膀来表达了他们的高兴。真棒！在“干杯”酒店里听听这个人侃大山太好了！

这些事情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但是佩佩塔的丈夫却阴沉下脸，许多人从他身上察觉到他侧目而视的眼光，这是他们在酒店里过去就熟悉的杀气腾腾的眼光，这是立刻要发起攻击的明白无误的信号。他的声音变得阴沉可怕，仿佛他胀满肚子的全部烈性酒已如炽热的涌浪冲到了他的喉咙口。

他的朋友们可以笑，甚至可以笑破肚皮，但是这样的笑将是最后一次了。果菜园区已经不是过去十年间的老样子了。那些地主们，胆小的兔子，现在已经变成了难以对付的豺狼，又像往日那样露出了锋利的牙齿，甚至他的女主人也胆敢冒犯他，冒犯他这个使全区所有的地主都恐惧的人。在他圣胡安节登门拜访时，女主人竟然嘲笑关于镣铐的说法，甚至嘲笑那把折刀，向他宣布，让他去准备好，要么交出土地要么交租，而且别忘了那些拖欠的租子。

为什么他们胆量变得那么大？因为他们不再怕他们……那为什么不怕他们了？天呀！就因为巴雷特种的那片地，那片使地主们恐惧、使他们温顺妥协的荒芜的田地，已经不再撂荒无人耕种。那神秘的魅力已被打破。自从一个要饿死的强盗得以压倒了他们大家，财主们笑了，为了报十年强迫温顺忍让的仇，他们变得比臭名昭著的萨尔瓦多老爷更坏。

“对，对。”大家异口同声说，愤怒地点头表示支持比门托说的道理。

大家回忆起最近和他们的主人见面的详细情景，他们认识到地主们变了；他们威胁要辞退佃户，拒不接收不交齐的租，以讥讽的神气和他们谈到巴雷特大叔的地，说那些地又种上了，即便招来全果菜园区的仇恨也没用。现今在取得胜

利十年，让地主们服服帖帖拜倒在他们脚下，显出温和又软弱十年之后，突然间他们给狠狠地揪了一下，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想到在这可诅咒的半年中，他们发现面包变苦了，葡萄酒更酸涩了，而这一切都要怪一个外来人，这个满身虱子的小人，他根本不是生在果菜区，却出人意外地闯入他们中间、搅乱他们事业，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那个无赖还生活在这儿？难道果菜园区没有人了？

永别了，随同可怜孩子的棺材刚才萌生的友情和敬意！由不幸灾难缔造的一切关心、尊重如同建在沙滩上的楼阁都倒塌了，如同一片缥缈的云雾已云消雾散，一下子旧日的仇恨、整个园区团结一致为保卫他们自身的生存同外来人进行的斗争又卷土重来。

这种敌视竟在这个时候重又爆发？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闪闪发出仇恨的火焰；被烈性酒烧昏的脑袋似乎感到仇杀的意图在骚动；大家下意识地都向巴蒂斯特走去，而巴蒂斯特开始感到四面八方的人在向他挤压过来，似乎这个包围圈越来越收紧要把他吞没掉。

他后悔跟这些赌徒待在一起。他并不害怕，他怨自己阴错阳差怎么这个时候想到走进酒店，这地方很奇怪似乎能夺走他的力量。在这地方他已经失去了当他感到自己脚下踩的是以那么多牺牲耕种的土地时所具有的那种坚毅和镇定。那种坚毅和镇定鼓舞他为了保卫他的土地准备随时牺牲他的生命。

比门托怒火中烧，感到两天喝下去的酒一时间全都涌上了他的头脑。他已经失去了他喝醉酒也能始终保持的清醒，他站起来，摇摇晃晃，费好大劲儿才让两条腿站稳，他两眼

在燃烧，仿佛要流出血来；他的嗓子毛烘烘，好像什么东西牵着它，不让烈酒和怒火喷发出来。

“滚你的！”他专横地对巴蒂斯特说，同时威胁性地伸出一只手，差一点擦着巴蒂斯特的脸。“滚开，要不我宰了你！”

走开！这正是巴蒂斯特本来想做的，他脸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后悔来到这儿。但是他完全明白这个勇敢分子在大家赞同的神情支持下发出的那声专横的“滚开！”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只是要他离开酒店，让可恨的他不在他们眼前；他们是以死亡相威胁，命令他离开与他血肉相连的他的土地，让他永远失去他的小不点儿死在那儿的那所茅屋，这茅屋的每个角落都保存着全家人向贫困开战而进行的斗争和获得的喜悦的回忆。他将立刻再一次用大车装着他所有的家具，在路上四处流浪，寻找陌生的地方去创造别样的生活，那难堪的饥饿如同阴郁凄惨的随从将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他，不！他会避免发生问题，但他们别触动他一家人的面包。

他已经不再感到不安。他一家人挨饿和无家可归的情景使他狂怒，具有攻击性。他甚至想到只要他们向他提出了如此荒唐残忍的要求，他就要进攻那些人。

“你走不走？走不走？”比门托问他，脸色越来越阴沉和带有威胁性。

不，他不走，他摇摇头这么表示，脸上露出蔑视的微笑，以坚定和挑战的眼光瞧着周围的人群。

“流氓！”一向恃强凌弱的比门托怒吼一声，同时他的一只手落在了巴蒂斯特脸上，响起一声恶狠狠的耳光声。

所有在场的人群在这种进攻的鼓舞下，都趋前扑向这个可恨的外地人，但一只青筋直暴的手臂开始在众人的头顶上舞动，手里抓了一把带着茅草藤坐垫的椅子，也许就是一会儿前比门托一直坐着的那把椅子。

这把横档坚实、凳脚粗顸、棱角给用得光滑的角豆树椅子，握在身强力壮的巴蒂斯特手里，就是一件可怕武器。

酒罐和小桌子滚倒在地，这个一向心气平和的人，现在由于暴怒似乎成了个巨人，人们被他的攻击行动所吓住，下意识地往后退，但是在大家还没能后退第二步的时候，“啪！”响起了一声沙锅爆裂的声音，比门托的头给椅子打破，倒了下去。

在小广场上顿时一片难以描述的混乱。

“干杯”在他的窝里似乎心不在焉，但就是他第一个嗅出有人要打架斗殴。他一看到椅子在空中挥动，立即抄起藏在柜台下那根王牌木棍，就靠这棒轰赶，转眼间把顾客们都赶出了酒店，并且按他的好习惯，立马关上店门。

小广场上的人还在混乱之中，桌子滚翻在地，人们高举起木棍和大棒，人人戒备着这位邻居，以防可能发生什么事；与此同时，这一场器闹的肇事者巴蒂斯特，给刚才干的事吓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手下垂，手里还抓住那把血迹斑斑的椅子。

比门托趴倒在地上，躺在那里发出好似呼噜的呻吟声，鲜血从他头部砸破的地方汩汩地往外冒。

出于酒友的交情，大特罗雷拉挺身而出，来帮他的对手，敌意地看着巴蒂斯特。他臭骂巴蒂斯特，同时想在自己的腰带里找一件武器来伤害他。

那些最不爱闹事的人沿着小路四处逃散，一边怀着不健康的好奇心不时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人仍然没有动，准备着进行自卫，每个人都能把这邻居打得粉身碎骨，但是不知为什么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来发起进攻。棍棒依然高高举着，人群中的折刀闪闪发出寒光，但没有任何人向巴蒂斯特靠近；巴蒂斯特缓慢地背着身子往后退，手里高举着那把染上鲜血的椅子。

他就这样退出了小广场，用挑战的眼光瞧着那些围在倒在地上的比门托周围的人群。他们都是些胆大勇猛的人，但是似乎被巴蒂斯特这个人的威力慑服了。

巴蒂斯特到了离酒店不远的大路上，他拔腿跑了起来，在接近他家茅屋的地方，他把笨重的椅子扔进了一条水渠，恐惧地看着那已经干了的黑糊糊的斑斑血迹。

第十章

巴蒂斯特失去了在他的土地上平静生活下去的一切希望。

整个果菜园区重又起来反对他。他重又不得不把自己和他的家人关闭在茅屋里，如同一个得了瘟疫的人生活在永恒的隔离中，如同一头被关在笼里的野兽，所有的人都远远地向他扬起拳头。

第二天他老婆给他讲了受伤的勇敢分子比门托是怎么给送回他的茅屋的。他自己从他屋里也听到了所有关切地陪伴着重伤中的比门托的人们发出的呵斥声和威胁声……那是一次真正的示威游行。由于果菜园区传递消息惊人地快捷，那些妇女们知道了发生的事，都走出家门，要亲自去看望佩佩塔勇敢的丈夫，如同对一位为了大伙儿的利益作出牺牲的英雄一样向他表示慰问。

就是这些妇女，几个小时前给比门托喝酒打赌的丑闻气得不能容忍，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现在却来慰问他，打听他的伤是否严重，要求对那个“饿死鬼”，那个强盗报仇，那个强盗霸占了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还不满足，居然企图用恐

怖手段压服别人，居然攻击这些善良的好人。

比门托表现得非常出色。据那些义愤填膺的妇女们讲，他给打得很痛，靠他的朋友们扶着走路，头上包扎了绷带，像个头戴荆冠的耶稣；但是他尽力做出微笑，每当人们激动地呼喊要报仇，他都以昂然的姿态说由他来惩罚那个敌人。

巴蒂斯特毫不怀疑那些人要进行报复：他熟悉果菜园区常用的手段。在这片土地上，不曾实施过城里的司法。只要能满足出一口气，囚禁苦役是小事一桩。一个人只要有好眼力，在他茅屋里有一枝猎枪，他还需要法官、宪警来干什么？男子汉的事情就该由男子汉自己来解决。

由于整个果菜园区都是这么想的，发生打架的第二天，两个头戴三角帽的宪警从“干杯”酒店到比门托的茅屋，在各条小路上来回奔走，向在地里干活的人提些诱供性的问题，但他们都白忙活。谁也没有看见什么，谁都一无所知。比门托自己则以粗犷的笑声讲述他怎么在从酒店回家的路上自己弄破了头，他因为喝酒打赌走路脚步不稳，撞在了路边的树上；而那两个宪警只得一无所获地返回他们在阿尔博拉亚的兵营，对于他们听到的有关这场打架流血事件的众说纷纭的传闻没有理出任何头绪。

受害者和他朋友们这种宽宏大量向巴蒂斯特发出了警告，使他在永远的防备中过日子。

全家人如同惊恐的蜗牛退缩在家里，避免接触果菜园区的人。

小孩子们已经不去上学，罗塞塔不再去工厂上班，小巴蒂斯特不走出他们的田地一步。父亲是惟一外出的人，既显示对自身的安全有信心和放心，也是他对妻儿老小自己一家

人的照顾关心和谨慎小心。

但是他要是去巴伦西亚，没有一回不随身带上猎枪，到了郊区他把猎枪托一个朋友保管。在他生活中，他的武器和他常相随相伴，这是他家中最现代化的东西，总是擦得干干净净、锃光发亮，他怀着巴伦西亚农民对猎枪那种摩尔人的亲切感经常去抚摸它。

特蕾莎就像小不点儿刚死的时候那么伤心。每当她看见她丈夫擦拭他的双筒猎枪，换上弹药，或者试试枪栓，看看是否开关灵活好使，这时她头脑里就闪过监禁服苦役的形象和巴雷特大叔可怕的故事。她看到了鲜血，怨他们怎么阴错阳差想到定居在这片可诅咒的土地上。之后，又是好几个小时为她丈夫不在家心绪不宁，有几回在漫长的下午，忧心忡忡地等着她似乎永远不会回来的男人，走出茅屋的大门到大路上去察看，每回听到远处响起一声打燕子的猎手们的枪响，她也浑身发抖，以为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这一枪打开了他们一家之主的脑袋，或者为她丈夫打开了牢狱之门。当巴蒂斯特终于出现的时候，小孩子们高兴得叫喊起来，特蕾莎绽开了微笑，抹去她眼中的泪水；女儿跑出去拥抱她老爸，甚至那条狗在他边上，欢蹦乱跳，不安地嗅嗅他，仿佛要从他身上嗅出他刚才经历的危险。

巴蒂斯特则很有信心，坚定不移，不亢不卑，笑他一家人那样忐忑不安，自从那次出了名的打架斗殴以来，随着时间的过去，他显得越来越胆大了。

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只要他手臂上背着他称之为出色的“双响鸟”的猎枪，他可以放心地在全果菜园区走动。他带着猎枪这个好伙计出去，他的敌人们装做不认识他。甚至

有几次他远远地看到比门托，他在园子里散步，头上还包扎着作为复仇的旗帜的绷带。这个勇敢分子，虽然伤口已经复原，但还是躲开，或许他比巴蒂斯特更怕两人见面。

所有的人对巴蒂斯特都侧目而视，但是从附近的田地到大路上他从没有听到过一句辱骂他的话。他们往往轻蔑地转过身去，背对他，俯身在自己的土地上，拼命地干活，直到看不见时为止。

惟一和他说话的人是彤巴大叔这个疯疯癫癫的牧羊人，他用他没有光泽的眼睛也能认出巴蒂斯特，仿佛在巴蒂斯特的周围他闻到了灾难的气息。他总是说那句老话……还不肯舍弃这片可诅咒的土地？

“你做错了，我的孩子；这些地会给你带来灾难。”

巴蒂斯特听了老人的老生常谈，微微一笑了之。

他对危险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他现在比过去更不怕危险，甚至对挑衅危险还暗暗感到某种乐趣，他径直迎着危险上。他在酒店的英雄壮举已经改变了他过去那种平和、忍受的性格，激起了他内心进攻性的莽撞。他要向所有的人表明他不怕他们，而且正如他已经砸破了比门托的脑袋，他可以在整个果菜园区向任何人开枪。既然他们把他逼到这份儿上，要是不能让他们对他肃然起敬，而后让他太平过日子，那他就不是个勇敢分子，吹大牛。

他如此沉湎于危险的事业，甚至荒弃他的田地，成天在园区的羊肠小道上转悠，借口是打猎，但实际上要显示他的猎枪和孤家寡人的姿态。

一天下午，他在卡拉克塞特山谷打燕子，直打到太阳都落山了。

鸟群在急匆匆飞归，编织成变幻莫测的双人舞，舞姿倒映在周边灯心草丛环绕的静谧的湖泊中。这山谷像一道幽邃的裂隙横亘在菜园区，把它切割开。山谷阴郁，谷底有一片片腐水阻滞其间的水洼，边缘多淤泥，偶尔可见一条半腐烂的独木船摇曳水上，山谷呈现出荒凉的景象。谁也想不到，在这些高峻的陡坡后面，在灯心草和芦苇丛的那一边，竟是一片沃原，景色迷人，郁郁葱葱。在谷底，甚至连阳光也因为透过浓密的树木而显得阴森凄楚，苍白无力地反映在一潭潭死水之中。

巴蒂斯特一个下午都在放枪。他的腰带上已剩下不多的弹药，而他的脚边已经有二十多只羽毛上染满鲜血的鸟禽，堆成一个小山包。晚上可以美餐一顿！他的家人该多高兴！

在幽深的山谷，天色已经开始黑下来了；从一个个水塘里冒出恶臭的蒸汽，呼吸了这种毒气会得疟疾。无数的青蛙在歌唱，仿佛在问候最初显露的星星，原先一声声枪声打断它们的大合唱，迫使它们胆怯地一头跳入水中，打破了腐臭的池塘平静如镜的水面，此刻它们为再听不到这些枪声而兴高采烈。

巴蒂斯特收拾起几扎鸟，挂在他的腰带上，三蹦两蹦就爬上了陡坡，开始沿着小路走上回他茅屋的路。

天空依然映满日暮淡淡的阳光，带有一种柔和的紫色调；星星在闪烁，在开阔的果菜园区响起了在黑夜到来人们歇息前，千百种农家生活的声息。从城里回来的姑娘们，从地里回家的男人们，拉了一天沉重的车辆疲惫不堪的马匹，都行走在各条小道上，巴蒂斯特对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回礼问他们“晚安！”他们是些阿尔博拉亚不认识巴蒂斯特的人，

或者是没有像他的近邻们那样仇恨他的人。

小镇已在他后面，随着巴蒂斯特越走近他的茅屋，敌视的情绪也越加明显。在小道上碰到他的人，没有一个向他道晚安的。

巴蒂斯特已经进入了异国他乡，他如同刚越过敌人边境准备战斗的战士，在他的腰带上寻找作战的弹药，两发他自己制造的有弹头和霰弹的枪弹，并把它们装进了他的猎枪。

这个大汉做好这准备后笑了笑。谁要企图挡他的道谁就将饱尝一阵铅的弹雨。

他不急不忙放心地走着，尽情地呼吸着那天夏夜清新凉爽的空气。但是这种镇静并不妨碍他想到他有许多敌人，此时此刻他行走在这园区多么冒险。

他农民的敏锐的听觉感到背后有一种声响，他很快转过身去，借着闪烁散漫的星光他相信他看见一个黑影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大路，藏到了一个陡坡后面。

巴蒂斯特查看了一下他的猎枪，打开保险，小心翼翼地朝那地方靠近。没有任何人。惟有在一定距离远的地方，他觉得草丛在黑暗中起伏摆动，似乎有一个躯体匍匐着在草丛中爬行。

他们在跟踪他，有人企图从背后暗算他。但这种猜疑不一会儿就过去了。也许有条野狗发觉他走近而逃跑了。

总之，不管是什么人，有人从他身边逃跑了，这是确确实实的，他平白无故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继续沿着漆黑的路往前走。即使闭着眼睛也熟悉这地方，但出于小心谨慎，他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悄无声息地走。越走近他的茅屋，他越感到不安，虽说这是他的地

方，但是他那些最顽固的敌人也在这地方。

在离他家只有几分钟路的地方，也就在每逢星期天姑娘们去跳舞的那座蓝色庄园附近，道路弯曲狭窄，又曲来折去，形成好几道弯，路的一边在一个高高的陡坡上矗立着两排老桑树，另一边陡坡，是一条宽宽的水渠，水渠两岸斜坡上长着高高、密匝匝的芦苇丛。

这一片芦苇丛在黑暗中恰似一片印第安的密林，恰似竹子搭起的拱顶在漆黑的道路上空袅娜摆动。在黑夜的微风吹拂下，芦苇丛发出凄楚的低吟。白天，烈日高照时，这个如此凉爽宜人的地方，似乎也可闻出险恶的阴谋。

巴蒂斯特嘲笑自己的忐忑不安，思想上过分夸大了危险，要稳稳当当地向他开枪，这地方是再好不过的了！要是比门托来到这里，他决不会忽视如此良机。

他话音未落，从芦苇丛中直喷出一条转瞬即逝的火舌，这一枝红色的箭在消失时发出一声爆炸，有什么东西擦着巴蒂斯特的一只耳朵呼啸而过——有人冲他开了枪。他本能地弯下腰，尽量贴近地面，隐没在地面的黑暗中，不给敌人提供目标。说时迟那时快，又闪亮起了第二次火光，响起了又一次枪声，这枪声和尚未消失的第一次爆炸的回声汇合在一起，巴蒂斯特感到左肩一阵撕裂的疼痛，如同一只钢爪抓着了他身上的表皮。

对此他几乎没有给予注意，他感到一种野蛮的喜悦，打了两枪……敌人已经没有弹药了。

“上帝呀！现在看我逮住你！”

他扑向芦苇丛，几乎从水渠一个岸边的斜坡滚下去，他下到齐腰深的水中，脚下踩着淤泥，手臂高高地，尽量高高

地举起，不让他的猎枪弄湿，他吝啬地保存好他的两枪弹药，要到万无一失的时候才打出去。

在他眼前，芦苇相互交错，形成了几乎贴着水面的浓密的拱顶，在他的前方，在一片黑魆魆的地方响起哗哗激荡的拨击水的声音，好似一条狗沿着水渠往下逃窜。敌人就在那里，抓住他！

在深深的河床里展开了一场疯狂的赛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麻草鞋掉在河床的稀泥浆里，裤子紧贴着身子，裹得紧紧的，沉沉的，使行动十分困难，脸上还被折断的芦苇搂刮，给坚硬锋利的芦苇叶划出道道血痕。

有一会，巴蒂斯特相信他看见一个黑影抓住芦苇，拼命想爬上陡坡。他可能逃跑，开火！他的双手感到仇杀的瘙痒，他举起猎枪，扣动扳机，一声枪响，这个硕大的东西，夹在被打断纷纷落下的芦苇秆子和叶子中，一起掉进了水渠。

追上他！追上他！巴蒂斯特又听到了逃窜的狗一样的扑水声，只是现在更用力，仿佛在绝望的刺激下拼了命也要逃走。

这场在黑暗中，穿过草丛芦苇的涉水赛跑令人头晕目眩。两个人由于不肯撂掉猎枪，无法抓住芦苇，都一再在软蒲蒲的渠底滑倒；水被他们疯狂的追逐搅起一个个漩涡，巴蒂斯特好几回跪倒在水里，但他一心只想伸长他的双臂把他的武器举过水面，以确保他还留存的一枪。

就是这样，这场猎人的行动，在深深的黑暗中继续在摸索着进行，直到在水渠的一个转弯处，他们出了水渠来到一处开阔的空地，在这儿两边斜坡已没有芦苇。

巴蒂斯特已经习惯于芦苇拱顶下黑暗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个人，他拄着猎枪，摇摇晃晃离开了水渠，双腿沾满了淤泥，步履艰难地走动着。

是他，就是他！绝对是他！

“强盗……强盗……你逃不了啦！”巴蒂斯特怒吼着，从水渠底下开了第二枪，他以一个善于瞄准和捕获猎物的射手的把握放了这第二枪。

他看见他重重地脸朝下趴倒在斜坡上，之后为了不滚下水去，他在斜坡上爬行。巴蒂斯特想追上他，但是他太心急了，反而是他自己一脚踩空，一个跟头整个身子都摔到了渠底。

他的头陷进了淤泥，喝了口发红的泥浆水，他以为自己会死去，被埋葬在那沼泽般的渠底，最后，他极力挣扎一下，终于坐直起来，被烂泥糊住的眼挣出水面，他的嘴如饥似渴地呼吸那夜晚的微风。

他一睁开眼睛，就急着找他的敌人，但敌人已经不见了。

他身上往下流着泥浆和水，离开了水渠，就在他的对手上岸的同一个地方他走上了斜坡；但是到了上面还是没有见到他。

在干干的地上留下了几个黑糊糊的斑点，他用手摸了摸，闻闻有血腥味。巴蒂斯特很清楚他的枪没有脱靶。他很想看看他敌人的尸体，但他徒劳地没找到。

那个比门托命硬，他也许正流着血，拖着一身污泥爬回他茅屋去。巴蒂斯特相信自己听到了在附近田地里隐隐约约的沙沙声，因此全果菜园区的狗都拼命地狂吠乱叫。一刻钟

之前，巴蒂斯特曾经听到过同样的爬行的声响，那时肯定是比门托企图从背后杀害他，当他发现自己暴露以后，就手脚并用爬着逃离大路到远一点的地方，埋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暗中窥伺又不冒风险。

巴蒂斯特突然感到害怕起来。他孤身一人在这旷野的沃原之中，完全解除了武装：他的猎枪没有了弹药，只不过是一根不顶用的木棒。虽说比门托是不可能回来对付他了，但他有许多朋友。在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支配下，他拔腿飞跑，穿过田野寻找通向他家茅屋的路。

整个沃原惊恐万状。半夜里四声枪响震惊了四周地方。狗叫得越来越凶狂，农庄和茅屋都半开了门，闪出一条条黑影，他们出来时肯定不会是赤手空拳。

乡亲们隔得远的就以口哨声和呼喊声相互招呼。半夜的枪声可能是失火和被盗的信号，谁知道是什么事！男人们离开家门，他们以生活在田野乡村的人所具有的休戚相关的精神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一行动使巴蒂斯特着实吃了一惊，他飞快地跑向他的茅屋，很多情况他是猫着腰，靠着斜坡或大草堆作掩护才不被人觉察跑掉的。

他已经看到他的茅屋，大门开着，屋里亮着灯，在灯光照射出的一个红色的方框中可看到他家人的几个黑影。

他家的狗嗅到了他的气息，第一个来欢迎他。特蕾莎和罗塞塔发出了一声欢欣的呼叫。

“巴蒂斯特，是你?”

“爸爸！爸爸!”

大家一起向他扑过去，冲到了茅屋大门口，冲到了老朽

的葡萄蔓架下，天上的繁星透过葡萄叶宛如萤火虫闪烁发光

特蕾莎怀着对丈夫迟迟不归的惊慌不安的心情，以她女人的敏锐的听觉，早已听到了远处的四声枪响，正如她自己说的，一下她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全家人冲到大门口，焦急地凝视着昏暗的天际，他们都确信这震惊沃原的爆炸声一定和父亲没回家有些关系。

现在看见了他，而且听见他说话，大家都欣喜若狂，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脸上泥点斑斑，脚上没有穿鞋，衣服都弄脏了，还往下滴着泥浆水。

大家把他拥进屋里。罗塞塔搂着他的脖子，两眼仍然潮润润，满怀深情，亲热地呼叫着："爸爸！爸爸！……"

但是，爸爸再也控制不住忍受的痛苦，"啊哟"发出一声沉闷和令人痛心的叫喊。罗塞塔的一只胳臂正好搭在他的左肩，正是他被钢爪撕裂，现在感到越来越如千斤沉重的地方。

他们进了茅屋，用小油灯的灯光照着一看，女人和孩子们都发出一声惊讶的叫声。他们看见了被鲜血浸得殷红的衬衫，而且他的脸色那么难看，像个逃犯，就像刚从污水坑越狱逃跑出来似的。

罗塞塔和她母亲失声哭泣起来："至圣的圣母呀！至高无上的圣母呀！他们要杀死你？"

但是巴蒂斯特感到他肩头的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制止了她们的悲恸埋怨，以阴沉的脸色叫她们赶紧看看他的肩膀怎么样了。

罗塞塔较为胆大一点，撕开了那件又粗又结实的衬衫，

直到露出肩膀。那么多血！姑娘的脸一下变得惨白，费了好大劲儿才没有晕倒。小巴蒂斯特和两个小弟弟开始哭了起来，特蕾莎继续不断地哀哭叫苦，仿佛她丈夫已经到了临终的时刻。

但是受伤的巴蒂斯特受不了听他们悲恸痛哭，他粗暴地表示抗议：少哭哭吧，那没有什么，明摆着他手臂还能动，尽管他越来越感到肩膀沉重。只是抓破点皮，子弹擦了一下，没有别的。他感到自己身体很强壮，即使是重伤也受得了。快！去拿水、纱布、绷带，还有特蕾莎当做仙丹妙药放在她卧室的那瓶山金车花酊也拿来。快去！大家待在那儿，张大了嘴巴看着他有什么用！

特蕾莎在她房里满屋子地翻，在各个箱子底里找，撕了些布条，打开绷带，女儿则一遍又一遍清洗肌肉丰满的肩头像给马刀砍伤的血淋淋的伤口。

两个女人尽一切可能给他止血，包扎伤口，巴蒂斯特满意地舒了几口气，似乎他的伤已经治好了。在他一生中他曾经承受过比这更重的打击。

他转而谆谆告诫几个男孩子要小心谨慎。刚才他们看到的事，一个字也不给任何人讲。这种事最好忘掉它。这番话他也对他老婆重复了一遍，因为他老婆讲到要请医生。请医生等于去引起司法机关的注意。他自己会好的，他的身子骨会创造奇迹。要紧的是不让任何人掺和进在那边发生的事。谁知道此时此刻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巴蒂斯特乘他老婆帮他换衣服铺床的时候，给她讲了全部经过。这个善良的女人以惊恐的表情睁大了眼睛，想到她丈夫经历的危险她只有唉声叹息，多少次用不安的目光看看

茅屋紧闭的大门，仿佛宪警会穿过大门到屋里来。

与此同时，小巴蒂斯特以一种早熟的谨慎，拿起猎枪在油灯下把枪擦干，又擦去刚才使用过的一切痕迹，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

这一夜对全家人来说都是难熬的一夜。巴蒂斯特躺在他卧室的大床上梦呓，发烧，剧烈地翻身，似乎仍在水渠里奔跑追赶那个人，他的叫喊声吓得孩子们和两个女人彻夜未眠。两个女人一直坐在床边上，每隔一会儿给巴蒂斯特喂点糖水，这也是她们惟一能制作的家产药品。

翌日，整个上午茅屋的门一直虚掩着。受伤的巴蒂斯特似乎好些了；几个男孩子由于一夜未睡眼睛都熬红了，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圈里，坐在粪堆上，傻乎乎地注意看着关在圈里牲畜的一切动作。

特蕾莎通过半开的门观察着果菜园区的动静，然后又回到巴蒂斯特边上……好多好多人呀！附近周边所有的人都沿着大路朝比门托的茅屋走去。在茅屋的四周熙熙攘攘有一大群人，个个都阴沉着脸，大声说话，间或做出有力的手势，也许远远地向原先巴雷特的茅屋投去仇恨的目光。

她丈夫听着这些消息，嘴里喝了几声。有些事在他心中翻腾，很不是滋味，使他深为痛苦。果菜园区的人都上他敌人的茅屋去，这证明了比门托情况很严重，也许他会死去。他敢肯定他猎枪的两发子弹还在比门托的身体里。

那么现在，情况会怎么样？他也会像可怜的巴雷特大叔一样死在牢房里？不会；他们会继续按果菜园区的习惯办事，他们要亲手执法讨回公道。那个奄奄一息的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留待他的朋友们，特雷罗拉兄弟和别的人负责给

他报仇雪恨。而此时巴蒂斯特也不知道，在城里的执法和果菜园区的执法之间他更怕哪一种。

天色已快到黄昏，受伤的巴蒂斯特不顾妻子和女儿的反对和恳求，他跳下了床。

他要憋死了；他惯于劳累的运动员式的体魄不能忍受那么多小时待着不动，肩头的沉重感驱使他要改变姿势，似乎这可以给他解除疼痛。

由于长久不动他的脚发麻，他步履踉跄地走出茅屋，坐到葡萄架下的一张砖凳上。

这天傍晚的天气烦人；这季节不该刮那么大的风，深紫色的乌云密布，遮蔽了太阳，在云脚下倾泻出一道阳光，照得天际如一道淡淡的金色天幕。

巴蒂斯特漫不经心地朝城市的方向瞧着，背对着比门托的茅屋。在收割前有层层庄稼的幕帐遮挡的田野如今一望无际，比门托的茅屋清楚地呈现在眼前。

这个受伤的人既感到好奇心的驱使要观看，又怕看见太多的事情；但最终他还是把目光慢慢地转向他对头的房子。

真的有许多人聚集在他家门口，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整个果菜园区都焦急地跑来探望他们被打败的救星。

那些人一定恨透他了！他们离得很远，但巴蒂斯特猜想他们大家嘴里都在说到他的名字。在他的耳鸣声中，在他由于发烧而炽热的太阳穴怦怦跳动中，他相信他感到了那一大群人威胁性的议论。

但是，天晓得呀，他仅是进行了自卫，他只是想养活他自己的人，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同这些人，正如华金老夫子所说的，他们是些很好但是很粗野的人，同他们发生冲突，

他巴蒂斯特又何罪之有？

已过黄昏，暮色给沃原披上一片灰蒙蒙哀伤的光辉，风越刮越紧，越猛，把远处悲恸和愤怒吼叫的回声带到了他的茅屋。

巴蒂斯特看见人群拥挤在远处茅屋的门口，随后，许多人痛苦地高举起手臂，许多只青筋暴起的手抓下裹在头上的头巾，愤怒地掷在了地上。

受伤的巴蒂斯特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流向心脏，他的心脏仿佛停止跳动了一会儿，然后又更剧烈地跳动起来，把一股红色的滚烫的热浪涌上他的面孔。

他猜测到在远处发生的事情，他的心在对自己说：比门托刚才死了。

巴蒂斯特由于害怕感到一阵寒战，这是一种软弱的感觉，仿佛倏忽间他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就进了茅屋，直到眼看大门已上闩关好和油灯已经点亮，他才恢复了正常呼吸。

那不眠之夜是阴郁凄楚的。由于头天夜里警惕守夜，一家人都累得疲惫不堪，大家都困倦难忍。他们一吃过晚饭，九点前大家都上了床。

巴蒂斯特的伤口感到好多了，肩膀的沉重感已经减轻，热度也不高了，但是现在他内心一种奇怪的痛苦在折磨着他。

在黑暗的卧室中，他还醒着，他看见冒出一个淡淡的人影，模糊不清，渐渐地现出其轮廓和颜色，直到显现出是比门托，还像前几天他看见的那样，头上包着绷带，一脸顽固的复仇者威胁性的表情。

他讨厌这样的幻觉，就闭上眼睛想睡着，一片漆黑；睡意渐渐将要征服他。但是他闭上的眼睛开始看到在沉沉的一片漆黑中布满点点火星，这些火点在扩大，形成五颜六色的斑点，这些斑点在肆意飘浮之后，又相互追逐聚集在一起，他再一次看到了比门托缓慢地向他走近，像一头凶恶的野兽在迷惑它的牺牲品，凶残又狡诈。

巴蒂斯特拼命想摆脱这种梦魇。

他并没有睡着，他睡不着；他听着睡在他身边的老婆和困倦不堪的儿子们的阵阵鼾声；但他听到这鼾声越来越深沉，仿佛一种神秘力量把茅屋带到了远方，带到遥远的地方，可是他却仍然留在原地，全身失去活力，无论他如何使劲也不能动弹，他看见比门托的脸在贴近他的脸，甚至感到敌人呼出热气。

难道他没有死？他迟钝的思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费了好大劲又自己回答自己，比门托已经死了。但他不是原先脑袋给打破的样子，现在他显露出身上两处给撕裂的伤口，巴蒂斯特不能确定伤在什么位置，但是两处伤口翻开青紫色的裂口，两股流不尽的鲜血在往外流淌。毋庸置疑，这是两猎枪打的。他是个弹无虚发的射手。

而这幽灵以他呼出的热气包围着巴蒂斯特，向他投下了似会穿透他双眼并一直向下甚至搔挠他五脏六腑的目光。

“原谅我，比门托！”受伤的巴蒂斯特被噩梦惊吓着了，用天真的童声呻吟着。

对呀，应该原谅他。是他杀死了比门托，这是事实；但是，是比门托先去找的他。行了，是男子汉的男人，就应该讲道理！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在他。

但是，死人是不通情理的，那个鬼魂如同盗匪露出狰狞的微笑，一跳就上了床，坐在他身上，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肩膀的伤口。

巴蒂斯特痛得呻吟起来，无法动弹去推开这巨大的躯体。他试图软化他，感动他，亲切地叫他的名字托尼，而不用他的外号。

“托尼，你弄伤我了。”

这正是幽灵所希望的：伤害他，而且似乎这还远远不够，幽灵只用他的目光，就揭去了他伤口的纱布和绷带，这些纱布和绷带又四散飞去。然后，他又残酷地把他的指甲伸进去、撕碎他的肉，连边缘的皮肉一起拽下来，痛得巴蒂斯特号叫起来：

“哎哟！哎哟！比门托，请原谅我！”

他痛得那么厉害，一阵阵战栗沿着脊背一直上升到头部，使他剃短的头发也根根直立，长长，又由于痛苦而收缩蜷曲，最后变成一堆可怕的纠缠在一起的长蛇。

于是发生了一件可怖的事情：这幽灵抓住了他稀奇古怪的头发，终于说话了：

“来，来。”幽灵说着话，一边拉着他走。

幽灵以超凡的轻松劲拖着他，带着他乘着一件很轻很滑的物体飞呀或者游呀——他也不确切知道是飞还是游，这样他们俩令人头晕目眩地在黑暗中滑行，一直滑向远处，很远的地方，明显突出的一个红色的斑点。

这斑点渐渐扩大，直至有点像他卧室房门的形状，通过这门冲进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烟，一股烧焦的稻草令人窒息的臭气。

这一定是地狱的入口：比门托将把他扔在那儿，抛进一团硕大无朋的火焰中，这火焰已经点燃了房门。惧怕战胜了他的麻木。他发出一声惊叫，他终于能活动他的手臂，他猛地把手一击，把比门托和他的古怪的头发抛到很远的地方。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再也不见那幽灵。他做了一个梦；这无疑是因为发烧做的梦魇；现在他又看到和可怜的特蕾莎一起在床上，她还穿着衣服，疲劳得在他旁边打呼噜。

但是不对，梦中的混乱还在继续。是什么耀眼的光照亮了他们的卧室？他仍然看见那个和他们房门一样的地狱的入口，冒着浓烟，喷出红色的火焰。他还睡在梦里？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动了动手臂，从床上欠身坐了起来……不，他醒着，很清醒。

门越来越红，烟越来越浓。他听见像木柴被火舌燎着爆裂时发出的低闷的噼啪声，他甚至看见了火星飞舞，像火花一样燎着了挂在房门口的印花门帘。响起了一阵不断的绝望的狗叫声，恰似敲响了警钟。

老天哪！突然他产生了现实感，现实使他快要发疯了。

“特蕾莎！特蕾莎！快起来！”

他先用力一推，把她推下了床，随后跑到他孩子们的房间，又是喊着又是敲打，他们穿着衬衣就被轰起来。他们像一群给吓懵又害怕的羊羔，被羊鞭赶着在前面跑，也不知往哪儿跑才好。巴蒂斯特房间的屋顶给烧着了，往床上掉下一团团火球。

巴蒂斯特给烟雾迷住了眼睛，他计算着每一分钟犹如一个世纪那么长，他打开了门，全家人被吓疯了似的从大门口逃了出来，一个个穿着内衣跑到了大路上。

在那儿，他们稍稍镇静一点儿，坐了下来。

大家都在，连那条可怜的狗也在，它瞧着那正在燃烧的茅屋，凄厉地吠叫。

特蕾莎拥抱着她女儿，罗塞塔发现自己在这田野中只穿着衬衣，忘掉了危险，而害羞得直发抖。她坐在一个斜坡上，羞怯得缩成一团，下巴颏儿紧靠在膝盖上，使劲儿拽她白色的衣角想盖住自己的双腿。

两个小小子惊慌失措地躲伏在他们大哥的胳膊下。父亲就像个精神失常的人躁动不停，吼叫着，咒骂着：

他妈的！他们真能干！他们从四个角点着放火，烧他的茅屋，整个茅屋一下就燃烧起来，甚至牲口圈连同马厩和凉棚都给熊熊烈火烧到了顶。

从畜栏里传来了马绝望的嘶鸣，鸡禽惊慌的咯咯啼叫声，猪狂野的哼哼声，但是茅屋对它的内脏被烧灼的悲号声无动于衷，继续从门窗喷出飘忽弯曲的火舌。从它烧着的屋顶升起一股巨大的白色烟柱，螺旋形升腾而上。在这场大火的照映下，烟柱呈透明的玫瑰色。

天气也变了；黑夜静悄悄，连一丝风息都没有，蓝蓝的天空被烟柱所玷污，星星好奇地探露在缕缕白烟之间。

特蕾莎和她丈夫发生了争斗。巴蒂斯特从突如其来的痛苦中回过神来之后，在利益的驱使下要做出傻事，他要钻进那个地狱。只要一会儿工夫，进卧室去抢出那劳动收获的一小口袋钱！

啊，好特蕾莎！不要阻拦你的丈夫了，他在遭受猛烈严酷的打击。一幢茅屋突然起火；茅草和芦苇点火就着。屋顶，那个被邻居们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的高耸屹立的屋顶在

轰隆巨响中倒塌了。从这巨大的火盆中升起了一股吓人的火柱，那摇摆不停、来回晃动的火光，犹如果菜园区做出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模样。

饲养场四周的围墙在无声地颤动，仿佛墙内有一支魔鬼的军团在敲击推撞。家禽像一团团火球跳跃而起，试图在活活烧死前飞逃出来。

用泥巴和木桩筑起的一段矮墙倒塌了，从这黑黑的缺口如闪电般冲出一只可怕的怪物，鼻孔里喷着烟，摇动着它火星飞溅的鬃毛，死命地挥打它如同一把火扫帚的尾巴，散发出皮毛烧焦的臭气。

这是那匹老马。它奇迹般纵身一跃，从这一家人头上跳过，越过田野，疯狂地奔驰。它本能地去寻找水渠，它跌进水渠，哧的一声，发出铁器淬火的声音。

在马之后，另一个火烧着的怪物，那只猪，犹如喝醉酒的魔鬼在地上连滚带爬，发出可怕的哼叫声。这猪在一块地的中央倒下了，像一把油脂的火炬在燃烧。

只有围墙和葡萄架还矗立着，但葡萄藤已被大火烤得干枯萎缩，墙上的壁柱突现出如同红色背景上的几根墨条。

小巴蒂斯特焦急地总想抢救出点东西，没命地沿着各条小路奔跑，呼喊着，猛烈地敲打附近茅屋的大门，但这些茅屋似乎在大火的照映下只作出火光闪动的回应。

“救命呀！救命呀！救火！救火！”

他的呼救声消失了，只引起废墟和墓地无用的回声。

他父亲冷酷地微微一笑。他的呼救徒劳无用，果菜园区对他的呼救只是充耳不闻。在那些白色的茅屋，有些眼睛出于好奇透过缝隙在窥视着，也许有人正以顽童捉弄人的开心

在放声大笑，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声："我来了！"

面包！为了挣得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又使人变得多坏！

在一所茅屋里亮着一盏灯，灯光灰白，苍黄，悲伤。特蕾莎被危险吓得茫然不知所措，她想去那所茅屋求救，希望它能救助他人，幻想着出现人们在灾难中渴求的某种奇迹。

她的丈夫以恐怖的表情拦住了她。不行；那儿不能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那儿不能去。

他如同一个重重摔倒的人，摔得很重很重以至没有内疚感的人，把目光从火灾场移开而锁定在那黯淡忧郁的灯光，这是只燃烧而不照亮的蜡烛光，仿佛这些蜡烛是靠着仍然可感到的死神在其中飘舞盘旋的空气所点燃。

永别了，比门托！你远离人间，你走好。你所憎恨的外来人的茅屋和他的财产燃烧起的火焰，比起悲痛欲绝的佩佩塔买来的蜡烛流下淡黄的烛泪发出的光，更能照亮你的遗体。

小巴蒂斯东奔西跑，一无所获，失望地回来了。没有任何人搭理他。

原野，寂静无声，紧锁双眉，在最后永远地送别他们。

他们孤零零待在那儿，仿佛置身于荒漠之中；仇恨留下的空廓比起大自然的空廓要可恶千百倍。

他们将逃离这儿去开始另一种生活，因为他们感到饥饿寸步不离地紧跟在他们后面；在他们身后他们将留下他们劳动变成的废墟以及他们中的一个亲人幼小的尸体。可怜的"小主教"作为一场严酷无情的战斗的无辜的牺牲品，他幼小的尸体将在这片土地底下腐烂。

他们大家以东方人的逆来顺受，在斜坡上坐下，在那里守候黎明的到来。他们的背受着寒冷的侵袭，面前受着火盆的熏烤，染得他们一脸血红。这火盆循着被动的宿命论，随着烈火燃烧的过程，渐渐吞没了他们全部艰苦努力，并把它们变成点点火星，这火星如同他们早先对和平和劳动的憧憬一样脆弱，稍纵即逝。

一八九八年十月到十二月于巴伦西亚

译 后 记

一

《茅屋》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早期代表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之作，正如他在本书《致读者》一文中叙述的，经历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过程。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毕生为自己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而奋斗。就是在紧张繁重的斗争生活中，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茅屋》就是一例证。一八九五年，布拉斯科·伊巴涅斯领导巴伦西亚人民示威抗议西班牙政府出兵镇压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与军警发生冲突，受到通缉，不得不隐藏起来，准备逃亡意大利。在避难期间，他匆匆写成了一篇巴伦西亚的乡村故事——《摩尔人式的复仇》。流亡回国后，他被判刑入狱，到一八九八年他被巴伦西亚人民推选为国会议员时，才得以获释。这时他重又得到了《摩

尔人式的复仇》的原稿，经充实改写，才成了《茅屋》这部小说。从一篇乡村故事到改成小说出版，中间隔了三年时间。

《茅屋》是以巴伦西亚农村为背景，写出了封建土地制度下发生的一个悲剧，有力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小说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小说实际写了两个悲剧故事：一个是农民巴雷特杀死地主萨尔瓦多以致家破人亡；另一个是以比门托为代表的农民把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报复在一个和他们同样可怜的外来农民巴蒂斯特身上，酿成更大的悲剧，更深刻地揭露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它要告诉读者：土地只应该属于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所有，应该实行耕者有其田。因此，有的文艺评论家称《茅屋》是一首“歌颂人们用自己的汗水来浇灌，又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土地的诗歌”。

二

我还想说点翻译中的问题。

首先，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都有外号，甚至取代了他们的大名。所谓外号，是别人根据一个人的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字，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但小说中作者用巴伦西亚语起的一些外号，如 Barret（“小帽子”），Pimentó（“小辣椒”），若译文通篇都用“小帽子”，“小辣椒”，中文读起来不见得有良好的效果。所以，我就用音译，适当加注，以便中国读者知道点原文这些名字的意思。

其次，小说中把比门托这样的人物称之为“valentón”，

这字在西文原意是“逞强的人，逞勇好斗的人”。一九五五年，我有机会去湖南浏阳参加“四清”，听到当地老百姓把一些游手好闲、逞强好斗、目无法令的人叫做“勇敢分子”。我觉得这和小说中比门托一类人很吻合，而且从语言上讲，虽然我并没有做词源学的研究，但从表面看，valentón似同valiente（勇敢的）和 valentía（勇敢）很接近，所以我就大胆地把“勇敢分子”这词借用到译文中来了。

其三，翻译过程中，我有一点感受，觉得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一些用词很讲究，而且往往充分发挥西语中一些多义词的特点，尤其是一些形容词，作者似不但用这个词表达一层意思，而且是双层或多层意思，译文中我就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一个词的双层或多层含义也译出来。

我把翻译中的一点体会也写在这里，愿和同行们探讨，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最后，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得到了何力鸥和巴勃罗·比拉迪乌·伊利亚内斯两位专家的耐心帮助，在这里我特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译　者

二〇〇一年六月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茅屋
作者＝林一安主编　　汤柏生译
页数＝１８９
ＳＳ号＝１１２９５８２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